

媚遊閣文娛



28
19



媚幽閣文娛

明鄭元勳選



第一輯
第二十五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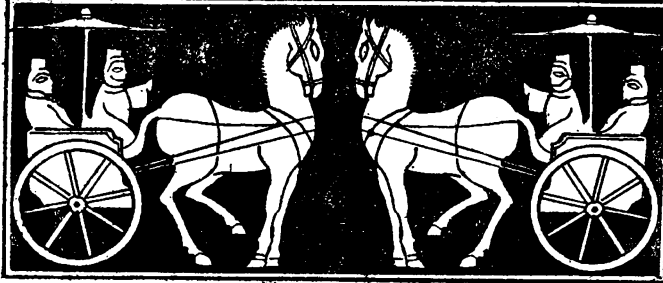
據明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五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媚幽閣文娛

普及本實價四角
 特印本實價五角五分

著者 鄭元
 撰者 阿蠶
 編者 施蠶
 點者 張靜
 入者 盧存英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大平路二一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文娛敘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擊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輿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之袁氏，思出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韃而擘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杜下之五千言，毗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而况吾輩乎？嘗反覆諸賢文，一讀之獨愁，再讀之釋涕，三讀之不觉呻吟疾痛之去體也。其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畫鬼神於東都天宮壁，以旻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縷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

媚幽閣文娛 序

二

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鑿。選爲文集。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雲間陳眉公。

文娛敘

文古無選。自昭明始。而後世因有選體。蓋諸家之心力。以選者之眼光注焉。正如月輝星燦。水止而咸歸。紅豔綠濃。鏡開而俱受。卽謂廣吳靡繫。厚地鮮葩可也。故選之難倍於作。雖然。作自難言。之矣。涉於江海。則沼沚斷流。登於泰華。則崑崙絕峙。孟堅以博瞻踞壇。長卿以富麗執耳。而義真新語。輒以隻句單詞。上奪班馬之席。何也。樂廣人之水鏡。見之瑩然。如披雲霧而見青天。王衍與人言最簡。及與廣言。便覺已之爲煩。文與可曰。吾篋村所聚。在箕營谷。可逞求之。他日持一幅以示大蘇。寸數尺耳。而有千尺之勢。文有小品。將無是耶。以索解人。恐未易得。邇來邗上識鄭超宗。超宗之言曰。小品一派。感於昭代。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野鷲孤唳。羣雞禁聲。寒瓊獨朵。衆卉避色。是以一字可師之語。可棧與於斯文。樂曷其極。唐子曰。洵如是也。飛燕輕盈。仙乎仙乎。太真豐豔。妙在阿堵。百尺竿頭。和盤托出矣。昭明而沒。嗣之其誰。請於超宗此選卜之。

古閩唐顯悅題

文娛自序

讀書不求解。猶嘗食不肥體也。不如勿讀。卽解以求得。已不勝不解之苦。何如不假鑽味。美好盈眸。聽樂聞香。朦人亦知稱善。斯爲快事。予少時。好妙賞文。惟此專嗜。進以沉博。大章心。非不敬。如對端方之士。峨冠鐵面。愛不敵畏矣。丁卯秋。失怙以來。形神放廢。并是文。困瓊粒。亦穉稗棄之。不惜抱影銜思。忽忽不知所屬。偶于數見不鮮之外。采新獲秘。令我初覽陶縱。竟讀笑啼。不啻飲神漿。聆天樂。于渴且倦之時也。絃結頓解。回視曩辰所賞。又復聽而欲臥。夫人情喜新厭故。喜慧厭拙。率爲其常。而新與慧之中。何必非至道所寓。晏子東方生以諧戲行其諷諫。誰謂其功在碎首剖心之下。文以適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俠客忠臣。騷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顯據之。故能談歡笑。并語怨泣。儻彼有隱約含之不易見者。進則爲聖爲佛。退則一頑鈍者之不及情而已。吾以爲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詭。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則天地產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悅人者。則何益而並育之。以爲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悅則生亦槁。故兩者衡立而不偏絀。然六經不可加。而諸文可加。猶花鳥非必日用不

文娛自序

二

離。而但取怡悅。不無今昔開落之異。若以代開代落之物。必勿許薦新而去陳。則亦幽滯者之大惑。已。爰擿其尤。彙爲茲集。密爾怡悅。初不以持贈人。但念昔人放浪之際。每著文章自娛。余愧不能著。聊借是以收其放廢。則亦宜以娛名。戊辰冬過雲間。私視眉公先生。若有甚獲其心者。愛而欲傳。援牘爲序。曰。人之娛此。當有什伯于子之自娛者。神漿天樂。而子是私之。毋乃不祥乎。余弟然其言。乃次第訂梓。閱二歲庚午。初夏工始竣。鄭超宗。

跋

余兄宅憂以來。避俗入山。漁獵經史。多所纂輯。乃余獨梓其小品。譬啖菖蒲者。時易龍肝之味。聽山鳥者。或勝絲竹之鳴。從其好也。雖然。味甘其鮮。響悅其異。寧獨余然哉。昔殷仲文愛誦小品。日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辯之。甚矣幽滯者之不可與言小品也。故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懷之際。麝香品泉。臥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若僅置之寒糴。措大間。以當攢眉呶舌之一洵。不足報五經四書之效也。然豈可爲茲集咎耶。

庚午清和月暇園主人元化書

媚幽閣文娛目錄

賦（附歌行篇）

燈花賦

平夷賦

狀元紅賦

山居賦

君山方竹杖賦

春山曉烟賦

柳賦

別淚賦

情賦

慘賦

小嬌賦

鍾 惺

黃道周

蔣德璟

徐世溥

徐世溥

何偉然

徐世溥

張明弼

徐世溥

沈 承

張明弼

憎畜犬賦

鄴中歌

荔支行

蛾眉行

燈市篇

文

矯輕警惰文

逐蠹魚文

餽目文

戲題酒社移黃生文

祭倪武雙太史文

祭張睢陽文

祭震女文

書

徐世溥

鍾惺

俞彥附宋

陳繼儒

倪啓祚

黃道周

黃虞龍

沈承

馬之駿

李柄

倪元璐

沈承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擬西子恨范蠡書

訴父冤書

與錢御冷

東李衷一

序（附跋）

庶常進學箴序

奇女子傳序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序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會試錄後序（代）

江西鄉試錄序

祁止祥稿序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

續幽閣文類 目錄

鍾 惺

李之椿

魏學洵

方應祥

方應祥

黃道周

陳繼儒

方應祥

黃道周

倪元璐

倪元璐

倪元璐

倪元璐

淇園序

喜鄒愚谷至白門賦詩序

閩中荔支通譜序

選丁卯江西墨序

郭蝶公五先稿序

沈君烈遺稿序

史記序

二續古文奇賞序

李岡甫制義序

秋閨夢戍詩序

白香集序

洞庭游記序

關壯繆定本序

張茂仲新藝序

四

王思任

鍾惺

沈長卿

倪元璐

艾南英

周鍾

陳仁錫

陳仁錫

黃道周

譚元春

沈春澤

文震孟

姚希孟

倪元璐

甲子行卷序

簡遠堂近詩序

紀修蒼浦園序

玉茗堂全集序

花蕊夫人宮詞序

補孤山種梅序

名山小論序

贈偶伯瑞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玉駕閣詩集序

放卷幘序

英雄概序

孟子若桃花劇序

壽董思白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朱灝

鍾惺

王思任

韓敬

陳繼儒

張鼎

沈承

沈承

王思任

陳繼儒

沈承

王納諫

倪元璐

陳繼儒

花筵賺序

前歷試卷自序

次韻落花詩引

偓引

夷光野乘引

王季重悔謔抄引

陳季慈爽閣圖題辭

臥遊題詞

跋西蜀尹西有圖卷

跋董玄宰書冊子

制辭（附奏疏議策）

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誥命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誥命

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誥命

范文若

艾南英

倪啓祚

王納諫

朱灝

倪元璐

李柄

陳繼儒

倪元璐

倪元璐

黃景防

倪元璐

倪元璐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誥命

南京國子監司業王安之勅命

太常寺少卿沈惟炳誥命

刑科都給事中王繼廉勅命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如蛟勅命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勅命

南京大理寺卿徐良彥勅命

擬汰冗濫軍需疏

毀三朝要典疏

辨東林疏

守覺華島機宜議

蒐逸才議

泰交策

文體策

倪元璐

倪元璐

倪元璐

倪元璐

倪元璐

繆昌期

姚希孟

黃道周

倪元璐

倪元璐

黃道周

朱廷旦

方逢年

沈承

傳

潔潭翁傳

李公子傳

雲棲蓮池祖師傳

白雲先生傳

陳松傳

李謫仙逸傳

楊幽妍別傳

愚公傳

小青傳

小青傳

後白采林傳

黃山人小傳

懺母傳

陳繼儒

陳繼儒

虞淳熙

鍾惺

馬之駿

蔣德璟

陳繼儒

虞淳熙

支如璿

陳翼飛

陳惟恭

朱國禎

朱國禎

李金兒小傳
博鷄者小傳

記

鴈蕩記

玄嶽記

南明記

天台記

仙都記

浣沙碑記

小洋記

螢芝齋記

半樵山房記

太華山記

虎丘三泉亭記

媚幽閣文娛 目錄

九

朱國禎
朱國禎

王思任

袁中道

王思任

王思任

王思任

唐顯悅

王思任

張明弼

唐顯悅

李之椿

陳繼儒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游五洩記

王思任

遊洞庭諸刹記

姚希孟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登縹緲峯記

姚希孟

游勺園記

孫國光

游苧蘿山記

王思任

睡香菴記

孫國光

核舟記

魏學洵

姚太史風樹堂記

陳繼儒

雪鷗閣記

魏學洵

雨中初遊西湖記

朱之俊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朱之俊

發昭慶宿嵌光菴記

朱之俊

發敬光宿法相寺記

遊洪崖記

橘狂國記

顧龍前山記

聽竹樓記

橫山記

秦淮戲鱗記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淑女記

再復石佛寺碑記

雜文（附贊說頌評募疏語）

代石言

香眉小案

毀鹿椅判

朱之俊

徐世溥

張明弼

張明弼

錢應金

馬之駿

傅汝舟

王思任

何偉然

姚希孟

虞淳熙

沈顯

虞淳熙

閉窗論畫

臨雲樓雅集詩紀事

錢晉

雲湖釋壽鄒徵六表

原詩

彈陶

讀誕

同學請檄

文心外符

青和氏璧

花樓薦牘

魁星贊

有稱留侯以贊志景仰云

古硯說

董其昌

李 貞

失 名

眭 石

蔣德璟

黃道周

倪元璐

倪元璐

黃道周

黃道周

李元介

沈 承

項 煜

許 澥

制毒龍說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雙鶴頌

天台評

命谷序蘭亭記評

翠林菴募緣疏

募裝佛像疏

普陀寺募化觀音殿疏

修痘司神殿脊疏

重修鶴林寺疏

普同塔募造疏

自述

駢語

媚幽閣文娛目錄終

虞淳熙

姚希孟

王納諫

王思任

項煜

馬之駿

倪元璐

沈承

沈承

陳其志

沈承

朱國禎

雜集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光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光化贊可訂

燈花賦

鍾惺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盞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藁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困以象華萃。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藥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譴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懸鬢條而落英。背樞隙之商颺兮。慮乍定而忽驚。俄睨眊而哉生兮。終然華燗燗以敷榮。懸彼寒蛾之貪明而寧芳兮。戰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

虧若離若續。疑喬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灑夫若木。散幽花而結孤秀兮。宛翠旆與金支。綴春光於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獨胡悲而淚滋。真曰微輝吐欬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兮。曰有遠期。晤言逾兮。

類編灑灑鮮秀欲流。

平夷賦

黃道周

洌風舉而螟螣枯。黃星曙而鋒距息。聖人有道。藪清波伏。以理揆之。不其然乎。方顯皇之初載。天下多賴。命鉞三出。薄震四屆。蠻夷稽首。齧膝罔外。迨於末年。澤廣膏深。柯稠灌密。屬甲勦於緹魚。蕭斧依於麤室。天下熙熙。雕衣鏤食。匪茹之民。日步作之。而忘帝德。東西蠢爾。釐趨見戒。雖壤腐而就隄。亦忘戰之害也。觀夫董旭既瘞。果兇再發。科勺之檻已送。仰逞之魂重奪。酌醴而注脛唇。炳蕭而薰辨髮。於斯時也。先丁三日。顯皇方升。蓋甫在旒冕之齡也。維貽謀之夙張。故赫怒而可繼。肆於我皇。懲愆用興。殷髮乃啓。思武丁之濬發。感干羊之未替。洒掃戒剔。克誥揚厲。騶虞張目而威楔獠。鷓鴣動翮以鼓鷹鷂。招搖所歸。靈竦電掣。跛者爲之驟奮。眇者爲之壁眎。東試而徐賊殲。西試而水蘭殪。蟲落之首。聯於蟪珠。防風之脛。結於象齒。髓腦余吾。

之勢。炙口成炊。盾鼻崖顏之文。逢足而足。天子曰。嗚呼。此其小小者。烏足以媿我顯祖東討之
事乎。昔我皇祖。沈幾睿照。武無臣而不勝。文無微而得貌。仁涵日斧之威。義滿月弧之殼。罔寺
之馴。養其黃金。束帶之儒。縈其白豹。動則衽席行師。居則旨酒長道。是以雲無礮車。風稀箠築。
圖列九五。星陳四七。不勞組纓。而海西送逆。大咤則阿台糜尸。小叱則兀堂喪魄。既又十年。英
風益上。嶽頓五指。海平一掌。甫鼓而清靈州。再鼓而匡平壤。接轂而龍圍土崩。還棹則日嗣稽
顛。陳穉不缺於倉。水流不絕其鏗。於郡赫哉。維二祖之威靈。故假溢而遐暢。疇師武之不力。乃
東顧而多讓。於斯時也。幡灌充庭。迪爽溢署。人筮寶龜。家籌匕箸。醫巫閭之殺氣。將蘇。修哈赤
之囑強何慮。大司馬若念虎螭不懋。熊羆逸制。則或告以簡士致日。立表騰誓。三千之試方叔。
二廣之掖楚子。越踐臨期。而三汰其卒。魯起焚和。而再致其死。大司農若念轉輸不繼。泉貨纒
竭。則或告以營屯因地。微草就水。公劉以三單徹田。元老以畜畬采芑。聚杜之謀。臧霸世。充國
之言。熟入耳。黃扉之內。若念鼎不易舉。材不再借。既禮樂而未遑。何樽俎之多暇。則或告以南
仲之城朔方。吉甫之歸自鎬。周且隴嶄石之山。召爽界盧龍之道。異弩之驅羣羊。雄風而嘯塵
掃。我皇上憑軾而聽之。以爲洵如是。吾可謝拊髀之憂。受求寧之報也。於是玄冬十月。草枯霜
結。木弧折於嚴飄。馬酪漬於積雪。袴畫龜文。帳飛綿叢。山白義厲之魂。海青胡兒之血。蠢爾東

夷將斂樺皮。灼羊骨。搗鷄兀。反菟髓。延頸靡耳。糜聚於巢穴之下。蓋亦恫於我武。將暫徙而避野。七萃之士。目射意跨。坐舞不禁。呼勇欲賈。以爲是螭螭之林。可投炬而赭也。然且天子愀然思肅慎之誰庭。誥有苗之昌格。旣同德以均施。何豚魚之異責。爾詩書所陳。固得無長者而稱之乎。於是元宰獻臣。格人碩輔。咸誦江漢。綴常武。詠雨雪之風。按六月之譜。合進而敵曰。夫古之繩武躋聖。揚休有光者。豈必棘信宿之烈哉。蚩尤鬼方之師。亦或三四年矣。所貴於治天下者。明刑而刑不干。明賞而賞不僭。禁削炎帝之桐。誠佩秦昭之劍。釀區中以流和。總八荒而恫念。非獨遺禽之失。不誠於前。亦龍蛇之奮。時圖其漸也。昔者借堯養稟。而貽帝舜。父命紺澤。以賦胤征。漢文大畜而貽景武。景武勸力以燕元成。雖惠敏之殊致。各因時而同經。豈謂前積者。功收於善藏。嗣振者。德分於後競乎。故夫聞等而思聚者。鳩民之厲也。鑿門而蹈凶者。從戎之督也。反身而修文者。主相之服也。鳩民而聚不疑。故有兩造之縣入金矢十家之戶賦鼓粟。從戎而凶。凶不愕。故有顛頡之項借以威。曼子之頭報以福。主相而修文。文不朒。故有霸王登頽於勝人。士燮捧心於伐國。信三事之分趨。良何苦於越畔。苟憂之未除。又何果於殄愠。今方皇靈旁敷。天膺無艾。師錫駢蕃。多士克配。宵衣之哀鴻。鴈葆旅之獨狙。獯老成焦思。弼謨於內。樞輔枯髯。襄略於外。丙魏合謀於丹宮。楊僕潑刺於下瀨。辛趙分奏於金城。韓李明徵於遠塞。

况又挹婁山頰。鬢頭星渺。貂噉屍而垂盡。金易粒而絕少。老愁之才既竭。歹杪之部欲撿。扇頰未以鼓斷絲。發號猿而臨驚鳥。故陳傅之鋒。可以不削。而月支之頭。可以坐矐也。天子維曰。郗哉。允塞克壯。其是之謂乎。吾今乃知七旬三年之異効。而同質也。於是玄昊感禋。神物游錫。白狼去而銜鉤。玄菟來而貢職。廟卻渥洼之歌。夷翻海宴之譯。蓋不踰年而西賊殪。東奴服。戶咸自在。城皆安樂。邊劉之頌興。太平之舞作。重爲歌曰。天甲昭旋。明堂開兮。義馭殷中。憐何來兮。巨骨長顛。揚以灰兮。尺咫之磐。焉足材兮。後夫逢凶。天所擢兮。梟美無音。不可懷兮。虎虺扔執。殲渠魁兮。爾亦吾民。無所猜兮。宇宙翟清。纖絕埃兮。皇帝功高。尙懋哉兮。

沈博絕麗之文。于雲殆指是歟。○斬溫禹以豐鼓。血尸逐以染鏹。文實有此壯氣。

狀元紅賦（荔中名品也）

蔣德璟

若夫金樓栗玉。鼈卵龍牙。麝囊椰鍾。黑葉綠紗。蚶殼朱梯。星毳鷄肝。霞墩松蕾。金線冰團。牛心鵝卵。淨瓶蜜丸。夫固亞僕乎滬粵。然猶閩圍之下丹也。選者忠惠之書。譴于方氏。橋二百而爲讖。竟淪掩於鐸里。維鐸及奔。誕降嘉蕤。延壽是孳。祥井是沈。移紫度緋。法藍心恥。流觀夫伏燿秋回。百荔垂讖。黛葆扈雲。彤實射暹。夜星晝燭。圓蓋方陣。譬若火峯。其木不燼。又若琅玕。萬斛鳳丸。離離芸風。氣間千步。又若洛媛。含辭未吐。寒泉三尺。溌浴天芳。又若合德。初出蘭湯。

廣上圓下，皓肪中沒。又若宜主，柔溫無骨。霧綃半劈，體津斯臚。龍漿斯落，又若吉雲。露珠一勺，昶膜醲英。又若水晶，檟核焦封。又若丁香，應啜灰滅。又若甜雪，留芬射越。弛服墜裾，又若茵墀。流汁入渠，故其冬青春榮之性。絳襦玉膚之狀，駁孽辯艷之糝，獨渴補髓之瀉，亮羣族之所伏。嗟難得之覩况，是以釵頭盛鬢，雙髻奉禱。王娘郭袂，將軍攤鐸。服其實者，挹膏漱瓢。爲荔羨僮，昔扶荔之宮。積草之池，金明搖風，十不一易。若乃雒陽置於嶺南，長安盡於巴蜀。法部初哇，明駝暗翻。撫酸苞而虛憐，悵珠罄之已禿。惺嬌環之解笑，固以瑛玢爲結珠。忠惠之書，摺二產汰。閩江之賦，醜末若茲。種釋歷乎三十二之外，重曰：震氣五滋，狎獵的纒。生代巧兮，答選蚌胎。誰其冠者，緊延壽兮。元鼎風埃，宣和航瓦。珍非質兮，皇罕連賓。願登上林，比禹橘兮。

奇珍異卉，誰能一名之，要不能不欽其寶。

山居賦

徐世溥

出自西門，言涉江許。背遠城郭，依于山阻。負巖爲檻，因麓開宇。山中有入，來叩余戶。公子胡爲，山居良苦。春畏出蛟，冬畏伏虎。虎谷躡以生風，蛟天飛而挾雨。是以居人春戒于雷陰，行者夜號以求伍。爾乃凄飈恆秋，寒日不午。峻隱霄而難旭，幽含嵐而易暮。見瘴雲以生悲，復狂風之常怒。迴阿激峭，崩松飛栝。悄愴寂歷，恍惚驚懼。魍舍睇以媚人，援擲果而相侮。斑蛟蠹毒。

玄蟻蠅巨。宵眠輾轉。閑居錯迕。且今守令失政。氓不安堵。稻稼鮮收。盜賊時舉。嗟短垣之易超。諒非薄墉之可禦。公子何不斂跡深閨。安神邃宇。春盼陽景。冬避嚴苦。秋衣納清。夏簟却暑。或意至而遊嬉。維傷時而慕古。對酒當歌。停觴看舞。友朋相存。從容燕語。承色笑之康怡。倚綺紈而延佇。孰與夫離遠親賓。羸權爲侶哉。答曰。噫。山中人未之知也。厭枯槁者。夸朝市爲榮華。好寂寞者。慕山林之翛逸。居陋逐紛。苦喧慕寂。性各有安。趣各有適。子之所言。匪余之所則也。今夫倚崖爲壁。鑿岫爲宮。陵薄相帶。丘麓相縈。前則紆阡廣陌。背則嶺複岡重。啓南戶而眺遠碧。俯北窻而瞰懸紅。朱霞界天。峯初醅而繼赤。斜暉半視。壑含黃而曠曠。奇石碯碯。怒峙相向。雪膚鐵色。是不一狀。或獸而蹲。或人以望。欲墜復倚。傾撐橫嶂。背登高岡。羣峯嵯峨。川原在目。高下交過。古道曲直。新阪陂陁。其雲生也。荏苒龍嵒。蒙茸婆娑。儻儻相逐。若期于阿。橫嶽無缺。出谷有波。奔紫崖而黑掩。映綠樹而白多。爾乃彌天垂雨。通畦溢澗。飄颻翕忽。不知所散。其風生也。輕盈漂渺。清和寒涼。搖青蕩綠。振柯鳴篔。出自幽谷。來集衣裳。爾適季秋。玄冬。凜冽勃蓬。迴薄衝激。汎呼洶湧。若長江之澎湃。林壑爲之震動。逮其狂闌怒緩。樹定草靡。千山倏靜。不知所止。木則叢灌茂林。蔚然四植。柯葉交加。枝幹相直。橘柚千章。杉松百尺。蒼皮兕形。碧鱗虬色。甘受霜而秋黃。苦凌寒而冬碧。或懸垂于傾岩。亦橫生于絕壁。繡天餘影。透日有隙。靈卉奇藥。雜

產其中。女羅薜荔，繚繞其側。蒼蔚芬芳，難以殫記。卉木藥芝，不可備識。鳴禽不一，睨睨參差。飛翔林中，往來投擲。赤白異彩，糾綬備色。長尾宜照，文羽如織。高冠長距，好音連翼。飛不避人，呼而就食。鳩獨鳴而知雨，烏羣栖而知夕。魏兔得霜以桀驕，鸞震避雪而遂馴。騰武者逞氣，藏跡者養文。往來狃狃，相從踈踈。見援錄之懼木，思有巢之遺民。嗟玄風之既邈，孰反朴而含淳。其爲俗也，禮簡人情，樸而閒閒。戶不盈五，室不連三。素布裹首，居者不冠。散處谿谷，佃于壁間。旬日浹辰，無人往還。有客至止，駭而出觀。當慈母之操箠，稚子則走乎山巔。遠村舉火，而烟裊裊。鷄栖于堦，而牛歸阡。獸不網罟，鳥無驚喧。維斯人之易與，將逍遙兮永年。且其連山隱伏，平曠相翼。塍埒縱橫，水木明瑟。面畦枕硯，流泉在北。下有澗水，上有磐石。喬木來風，夏可偃息。流觴從杯，浮瓜沉李。濯纓濯足，惟吾所適。晝遊遨以眺望，夜歸休乎巖室。孰與紛紛歸市之人，擾擾趨關之客哉。然則公子何不擇勝區，開名園，道枉渚，引清澗，植嘉卉，育飛輪，招走屬，致淵潛，構台榭，啓亭軒，披圖史，繹靈篇，闔房窈窕，遠近芊綿，與良朋達士論說乎其中。暇則盤桓乎其間，縱觀乎其前。斯亦人間之至樂，足以自怡其天者也。曰未也。苑囿之觀，沼池之樂，象鵠鷗，養飴鱣，環以長堤，灌以清渠。種以楊楸，植以芙蕖。對客鼓琴，呼童吹竿。酌芳醴，歌猷趨，攜手而遊。接袂連裙，皆富貴之侈淫。匪達者之歡娛，若乃峭峯萬尋，去天四五。構室其下，離羣絕侶。日暮登

高以望大荒。見千里之楚楚。哀慙憐兮威遲。岡阜莽兮迴互。平沙曠兮蒼黃。曲陵繆兮紆組。耽
峯嶸之綺望。感蘭菊之蕪終古。兼葭蒼蒼而思秦。木葉落而傷楚。或悲起乎秋天。或思同乎春女。
感興懷于丘陵。仍遺情乎島嶼。嘉危峯與明壑。將飄飄兮輕舉。苟余情其信樂。又何戀乎金閨。
之與玉宇。高山兮峨峨。會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蒼蔚。清風兮振柯。猗猗兮夜鳴。禽翔飛兮暮
過。陟崔嵬兮四望。青山纍兮若螺。幽人兮空谷。羌獨處兮浩歌。目極千里兮曠莽。思美人兮傷
如之何。

情深于騷。材兼乎選。遂爲絕唱。古豔極矣。却無一字堆疊。所以過乎六朝也。

君山方竹杖賦

徐世溥

仙人方瞳。遐處雲中。來遊下土。策杖如龍。有跪而獻者曰。臣有異竹。可以爲杖。骨法實奇。
應君之相。仙人乃受而植之于洞庭之極浦。君山之孤嶼。宵眇蒼鬱。此焉是居。客有自楚來者。
爰將之以示余。爾乃披渭圖于漢志。歌淇澳于衛風。訪篠簜于震澤。徵篔簹于洋中。會稽則幹。
傅白羽之飾。嶰谷則律中黃鍾之官。蓋竹之爲德也。武備甲鏃。文含毫毛。巨容舟筮。細度笙簫。
至迺嬰兒。駕之以遊嬉。父老曳之以逍遙。是偕適野。未宜入朝。則有寄匡廬之石虎。號羅浮之
鍾龍。曲根產粵。勁節來印。比靈壽以扶老。代白鳩而相從。若夫雲夢菌露之資。巫峽篔簹之器。

山阿悽幽篁之曲。九嶷挺兩岐之瑞。蛻薄無殊。圓柯靡二。信楚國之多材也。未若斯之洵美且異。乃爲頌曰。弗如圭兮。弗如璧。象坤儀兮。應地德。規兮規兮。羌弗爲兮。觚兮觚兮。君子扶兮。山有竹兮。竹圓澤。戎獨有兮。東西南北。永終古兮。爲司直。客乃倚而歌曰。洞庭春兮。湘水秋。帝子泣兮。雲悠悠。怨江濱兮。班班歸來。君山兮。聊淹留。又歌曰。洞庭風兮。君山雨。夜寂歷兮。似太古。願爲龍兮。逝葛陂。懼多讒兮。逢君怒。重曰。洞庭且兮。君山晚。烟冥冥兮。波澹澹。遊子來兮。勿余眇。斲爲杖兮。諒誰怨。無貽余甘露兮。悲大宛。有遷客聞而歎曰。圓竹千畝。蔚爲茂林。方竹一株。尙尋斧斤。不遇知己。漆而爲圓。竹猶如此。人何以堪。

感慨係之。我心孔悲。

春山曉煙賦

何偉然

春山冶媚。敷粧吐鮮。酒醒曙色。淚蒙罩煙。隱曉粧而蘊黛。籠翠微而連嬋。維煙雲之逸性。原與山而爲便。乍媚鬢之亂風。復仙繭之抽月。乍文縠之霧捲。復冰綃之市揭。忽悠悠。非粘非曳。若山靈春睡未覺。而素幃尙垂。野鶴夜唳。而羽衣猶刷。草木無香入薰。野燎不焚。爛發。寒江之水面飛至。神丘之火穴分來。迷花抱石。春艷朝頰。屯巒冒岫。嶮巖欲埋。類愁人之眉鎖。顏鬱結而不開。山圖巖畫。李夫人簾內朦朧。幻魄游魂。楚襄王夢中彷彿。何綿茫盤礴之難狀。而

迴散縈積之無夜也。豈中有異人焉。如介子者。天啓其逸。欲燻之而出谷。有異珍焉。如和璞者。天愛其寶。故暗之而蠶采。有清臞之骨焉。翳被之而留其瘦影。有幽潛之姿焉。沈冥之而養其龍德。不則憐山屐之方縣。未許青鞵踏破。侈修工之淫佚。不嫌粉翠太盈。問蜿蜒之奚從。莫披根而躡影。嘆譎起而橫出。予適悲夫人情。既見世態之如曉煙。誠藏山之惟恐不深。

金粉迷人。

柳賦

徐世溥

溪頭柳發。江上春歸。有美一人。傷心緒絲。閑行煙暮。折而賦之。竊聞園中鬱鬱。漢南依依。章臺綠早。薊北青遲。白門則啼鳥爭宿。灞陵則班馬常嘶。勞勞亭畔。若耶水西。所以笛聲恨別。瑟調傷離。至如託根擗側。移植殿頭。翠袍夾乎馳道。青瑣垂乎邗溝。深宮長樂。別館忘憂。吳娃恆歎。梁王每遊。發枚乘之麗藻。憶張緒之風流。斯則柳之榮遇也。爾迺淵明荒宅。叔夜山庭。先生表姓。中散匿名。暗度杖履之跡。遙聞鍛瑟之聲。斯則柳之高隱也。及夫軍屯細柳。衛宿長楊。旌旂十萬。羽獵輝光。但識亞父。詎問劉郎。叛兒以白花遁禍。季跖以柳下稱強。斯則柳之武俠也。若乃深藏朱戶。淺映清池。垂露光濕。挂月星稀。暮春脩楔。枝滿門楣。蟬抱柱而不脫。魚驚縵之不移。樓上之素手遙出。常壇之秀肩近齊。羽舞楚國之腰。鸞畫秦宮之眉。隨風暫舉。向人復

低。遂使情鍾美人。心悲蕩子。夢繞大堤。魂搖江沚。嫺暮暝兮千條。漾春光于萬里。不比拙于松柏。詎爭妍乎桃李哉。

灑灑娟娟。恁地明娟。

別淚賦

張明漪

白雲在天。黃花滿枝。與子一別。相見何時。况燕婉兮情纏。乍荆吳兮路隔。天一碧而愁長。野四青而怨積。風遷嶺而殊音。雲換川而同色。川多去棹。嶺有還鑣。別衫齊挽。離目雙挑。零花戀葉。斷梗懷條。攀鮮頰兮潤落。傷綠鬢兮朱銷。摻子之衿。搯子之心。子何爲兮煩忡。君奚事兮沉吟。水深深兮可涉。山高高兮可越。袂一判兮萬里。盼暫回兮千日。哀緣心兮忽來。淚向君兮難絕。乃其雙眉全下。半臉微迎。鬢低黛接。面轉紅生。黛隨恨滴。紅入啼明。珠光流而粉破。玉艷發而筋橫。爾復弱腕難加。苦言欲語。似蝶影之縈絲。恍鶯聲之雜雨。指渺渺之雲天。顧茫茫之煙樹。予從何去。君向何迴。雲天誰辨。煙樹空猜。願征筵兮合怨。畏岐路兮分哀。引目幾傳。含聲一咽。睒死青停。唇融朱結。燭溜未枯。線痕如接。拭絳綃而化殷。落素盤而成血。著闌竹而文生。捻盆枝而癩出。影入境而雙啼。露將花而竝泣。既而淒雨初微。慘雲猶漬。悴色交頤。媚光染臂。倦臉滅紅。慚眉罷翠。念有遷延。日無餘晷。殘陽一樹。斷煙半山。咽聲何處。山深月寒。蛩割憎而

響徹。雁分悲而音墜。木念美而黃痴。草憐人而碧瘁。盼素月兮長暉。鬱青霞兮奇意。欲寄愁兮天高。將埋憂兮地圯。悲乎哉。卿懷落我心。卿淚沾吾手。宛泣玉兮留膺。惜怨香兮辭袖。知子有念。何人蔑懷。高丘非夢。勾金有台。儻丹心之不變。睇青鳥之頻來。

江文通曰。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可謂情至極矣。而猶云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未能摹寫。若此篇可謂暢所難言。無復餘緒。豈生花之筆。遙相授耶。抑文通再世補其缺略耶。

情賦

徐世溥

情賦者。溥所爲也。昔衡作定情賦。邕作靜情。潛作閉情。咸假美號。抒厥鬱陶。名則閑定。實多情矣。僕質陋而善懷。意有所極。不欲自諱。乃假女詞。抒我士心。豈敢希美聊用遺志云爾。

爰有良士。築居丘園。簷不妨帽。墻伊及肩。旁引還渚。而帶清川。春日載陽。伏乎曲欄。條風始至。吟鳥參差。長堤短柳。古木新籬。波蕩文縠。煙網游絲。嘉魴躍乎中沚。翡翠嬉乎水湄。見柔條之始綠。感春氣以相思。若夫弱顏惠質。垂髮接眉。輕盈小袖。美靜深閨。沐餘櫛初。闌夜花時。私心洗澆。忽如有思。色溫辭減。匪悅匪悲。未成佳人。尙稱孺子。忽持鏡以心傷。乍粧成而自喜。情想迷離。不知所以。似天誘其美懷。咸氣感于荃芷。至若容華盛茂。性資沈詳。豔光四照。移步

生香吐辭婉約。妙解文章。鎖脩眉于金闕。束細腰于曲房。闌干十二。學巫山之峯。行館三五。應
 明月之望。乃遠離公子。希見君王。閒室閒鸞。空帷宿鳳。丁緩之爐不燕。趙女之瑟誰張。聞鬱香
 色。淒其蕙芳。點黝墨而歎髮。泣瓊研以愬腸。絢扇虛掩。彤管自涼。乃有東門幽遠。溱洧清澗。和
 風貽蕩。駕言出遊。秦氏好女。自名羅敷。盧家少婦。共說莫愁。遵汀旁兮。舉杜若。步陌上兮。採桑
 柔。紛如邂逅。私皆有求。女多竊眄。士無正眸。欲言未敢。將行且留。冀摻祛以適願。懼感悅而含
 羞。貌懷慚其若醜。譬泛流而無舟。亦有溪名柳葉。巷字桃花。徑迴深里。路入狹斜。隨母游綉。從
 姬浣紗。長袖善舞。清歌共誇。獨引意于篋篋。間度曲以琵琶。鬢尾號燕。鬢鬢疑鴉。幾來茂陵之
 聘。屢枉河陽之車。頻滅燭而不應。終對燈以自嗟。意寡所願。心兮匪他。想公子于雲中。慕名人
 于天涯。又若秦宮帝子。貴主嬌嬈。不效挾瑟。雅好吹簫。御風翱翔。乘雲逍遙。遠覽八極。輕舉重
 霄。忽反顧兮。咸陽渭水生兮。春草亦復。心懷儻侶。情悲寂寥。難割情于夫君。終驂鳳以偕飄。咸
 時顧物。惜影矜容。比日共波。連理同風。安得所思。相依西東。願與子爲一身兮。慰中心之忡忡。
 嗟目短于自見兮。慨離境而不逢。懼宵夢之善遊兮。魂飄飄而難從。何芳草之善綠。怨新英之
 早紅。波東流而無語。雲南征以滅踪。願訴意于蒼天兮。庶皎月之鑒余衷。惟女子之善懷兮。諒
 吉士之有同。

巨源翻翻。孟年卽能。憶亡書三。閱其爲賦。走筆萬言。轉體而出。胸不及停。視彼鍊京十年。研部一紀。實大過之。顧繼切。樛梅之感。吾不能不爲衡才者羞。

慘賦

沈承

青青子衿。秋風失利。敵裘裹怨。枯毫湧涕。情景至斯。乾坤欲碎。顧厄惟一。局慘有萬種。閉日抽詞。酸流骨孔。若夫吾伊。鴉士。編研鉅儒。寒影弔兮。一燈火。雄才鞭兮。萬卷書。文齊山斗兮。騁韓愈。策貫天人兮。擬仲舒。詎期懷珍。犯別操。瑟招疑。慚謝主人。泣歸故廬。乃若夙負穎鋒。早鬚英價。唾賈誼於脣。矚子奇於睫下。指白璧兮。在立談。誇青雲兮。如取芥。一朝沮喪。顏色都夜。奚囊不前兮。鼻嘶。詩草徒存兮。背挂。至如錦障。使流錢山。豪雋。視名如珍。視珍如糞。白馬贈君。黃金揮盡。赤手而旋。蝸蠅雙遁。御歌舞以豈。權賈伎叟而不問。或乃室家累大。歲月困長。壯心銷腐。顛毛點霜。家在棘圍。三月不知何處。他鄉從此一融。鐘鳴漏火。稚子之笑。迎足懷。老妻之慰語。尤傷。亦有史雲之。饑廬。長卿之壁立。家倚捷而舉火。身覬售而歸國。時折途窮。剪肝伐魄。冒星宮其奈何。焚殘編而無益。長天杳杳兮。誰措驅。江水茫茫兮。欲投骨。衫何味兮。粘肩。冠奚仇兮。戀額。籬前草兮。秋凋。竈下蟲兮。宵泣。祖餞之報。曷伸。挺脯之謀。孔急。儻有白髮望兒。紅顏望夫。堂滿悲啼。戶滿追呼。季子見嘲於兄嫂。賈臣請絕於妻孥。風雨三更。淚落模糊。又或屈

日鷓。冤霜烈。庭中人。袖中鐵。英雄有恨。三年不雪。裂舊氈而矢志。嚙痛指而灑血。夫何誤項羽。於江東。哭祖生於擊楫。在旁之孽鬼笑人。半夜之夢魂貼月。遂使衆人疑敵。帝之必不靈。狂夫侮措大之終非傑。對濁酒而悲來。將狂吟而聲噎。寐刺促而恆驚。坐徬徨而忽熱。天下事不敢復談。丈夫眉蹙爲百結。及夫雲泥頃判。涼暄互戰。西家之輕騎。闖風東舍之巍標。燦電紫虹。奪燄富貴者賢。白日沉光。幽奇者賤。親朋從此脣肥。僮僕因而掩面。五行勞碌。賺盡田園。八股蕭條。不如膏椽。令人怒逐。霞飛。悶連飢嚙。又如怒濺。膺潰。陰陽氣沮。憶功名而內焦。臥貧病而不起。此時但聞。淬颺剝枝。殘烏流語。無不塊壘皆劇。筋痕如雨。湯藥孤擁。骨肉心死。况復雨雪霏。今臘色催。歲當較。兮聲如雷。註不註兮。門薄熟。不熟兮。臥碑。啾啾傳命。嬰宮開。可憐心膽墮。茂才。昔儼春官兮。速上。今祝督學兮。緩來。嗟乎哉。書生弱兮。天不愛。積書愆兮。負書債。恨繞兮。桃葉度。旁魂銷兮。燕子磯外。於是不得已而爲之歌曰。年光疾跳丸。自古多云然。惟有登科心。度日如度年。又歌曰。宵淪淵上浮。眼見小兒遊。厚顏窘北窗。輕身誑商丘。饒君胸有珠。無那褐蒙頭。掃淚復何言。執鞭不可求。

慘賦奏成當使淚如雨頭如雪

小嬌賦

張明弼

天茫茫兮無縫。地悠悠兮少罅。鬼既死兮難語言。人徒生兮不靈化。抱慍論以莫申。獨潺湲而涕下。若乃前生琪葉。今世瓊枝。千靈作性。百韻爲姿。出秦宮而蕭是。入漢殿而董非。字櫻桃而守禮。題芍藥以能詩。珊瑚落而爲棘。玉榮敗而爲泥。當日清門。此時朱閣。身墮繡階。影依珠箔。捧結綠以常琴。拚團紅而薦索。靈竚一飛。活花四舞。嬌逐聲流。媚隨面吐。接幽意於長絃。屬微懷於柔縷。庭無司馬兮。音未揚。座少周郎兮。曲偏誤。菖蒲花兮。有時榮。明月光兮。有時傾。誰家才子無春思。何處佳人少麗情。况復宮中誦句。日下知名。添瑤雲以裁賦。扣璧月以尋盟。儂奚爲而受帶。君奚事而未鳴。芝欲銷而蕙泣。玉將折而珠驚。判千秋兮雙恨。詎百年兮孤生。紅廳西兮畫樓角。上客散兮朱顏渥。簾簷鶻低。地衣獅弱。銀缸背屏。薰籠橫幄。捫魚鑰以無聲。敲獸鑲而有諾。帶解葡萄。籊鬆杜若。夢涉笑兮。鬢微開。眠正沉兮。鬢未約。遂乃旌心白水。鏤意青天。魚非情釣。袖以意鑄。衾稠淚兮。劍鋒血。士女誓兮。英雄言。劉黃夔兮。染蠶絲。結青麻兮。擘鶯肌。除天上兮。無合離。信人間兮。多是非。儂帶誰門。君遊何許。歡緒未裁。離目先舉。月新生而眉愁。山晚才而黛苦。雖畏衆而禁啼。時避人而洒雨。岐亭燭澹。別幌琴寒。密約誤來易。私書寄去難。蛾長嘯而翠損。雁無燥而碧闌。腸千迴而牽直。珠萬顆而滴乾。絮皎淚於君衫。書蠅頭於君珮。心已拔而葉存。神旣離而蛻在。檀槽擲而音移。研席虛而蹟沫。乃有客工調達。主好摧殘。

護花莫執。蔓草誰刪。苔痕在背。銘血留肝。河水深而路澀。白日皎而心寒。明知麻葛之疎。莫解蘭金之戀。甯受儂以多言。勿期君而不見。任致命於九原。終不移其一念。告靈祇兮。鑒此心。央日月兮。相照臨。願爲破竹合。不作連枝分。願爲井底花。不作陌上塵。願接翼於衡岫。願差鱗於湘澤。願比目而充膳。願雙絲以製襟。願雲衣以同駕。願桑環以再尋。自是氣誼重。非關情好深。重曰。欲采芙蓉兮。憚水蛟。將拾麝蕪兮。畏山兕。人生有情兮。山水可徒。願倩黃鶴兮。以報彼美。

五光徘徊。十色陸離。世有此尤物耶。公寔深于情而濫于選。得無不虞之響。然存此可爲按圖索駿。

憎畜犬賦

徐世溥

鄰邑有公子者。便辟修潔。容止閑都。寄跡城市。游意詩書。雅飲浮白。善博呼盧。澹然于聲色之好。獨耽乎狗馬之娛。于犬尤癖。珍受特殊。象以美芻。鈴以金珠。豐毛利齒。高頰嶽顛。青紆白旒。班楔黔榆。牙喙之猛。畢聚其居。客有至者。魚然奮攫。羣來奔趨。大者穿足。斷脛。小者毀衣。噬膚。僕嘗出行。過于主人。主人他出。有犬在門。方幸其假寐。喜其尚蹲。既而驚覺。乃怒黃腫。裂蒼背。吠聲如豹。幾將齧之。僕迺掩耳疾走。憤恚而歸。嗟狂童之好犬。俾愧汗之紛披。嗚呼。棄人用犬。率獸食人。盧之令令。其人匪仁。古稱韓盧。昔美宋鵠。相彼兔免。時亦搏獲。厥或好之情志。酒惑匪敗。匪獵愛而弗釋。彼何爲斯。懼亂斯作。昔者仲尼辱于東門。華子敗于鄭澤。布易緡而

吁。嘆。率。賈。而。斯。歎。息。太。保。之。明。訓。却。賈。于。西。姑。胥。之。妖。夢。有。嗔。以。北。猖。獗。兮。阻。夫。帝。關。踟。躕。兮。據。于。后。掖。嗾。肩。諂。靈。吠。彘。助。跖。衣。釐。帶。于。衰。朝。冠。方。山。于。昌。邑。酸。主。人。之。酒。以。喪。其。家。拒。國。君。之。士。而。亡。其。國。先。王。肆。賤。之。以。名。戎。鄉。人。徒。用。之。以。禦。賊。焚。不。若。羊。裘。執。輿。務。音。無。足。以。聽。聞。毛。奚。有。乎。文。澤。居。蜀。而。吠。月。之。光。經。燕。而。象。雲。之。色。茲。謂。在。地。之。祿。是。爲。背。天。之。德。子。不。居。乎。僻。遠。未。從。事。乎。田。獵。奚。爲。置。之。庭。側。哉。且。家。非。有。千。溢。慢。藏。之。寶。室。無。紅。綰。冶。容。之。姬。閨。門。清。肅。畜。亦。何。爲。公。子。默。然。不。應。顧。其。左。右。而。嘻。鞠。摩。撫。愛。彌。老。不。衰。自。是。賓。客。不。至。其。門。親。戚。不。窺。其。帷。

昔人作犬吠以微擗。但爵讀此文百遍。

鄴中歌

鍾惺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塵。橫流築台拒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朋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譏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次。雖百歲亦天。予謂快心之事。庸衆不能爲。聖賢不肯爲。只索讓與大好雄耳。鍾子早已覩破。

荔支行

俞彥

嘗見荔支圖。不見荔支樹。荔支生閩海。無事等閒去。忽作幻化想。想爲禁近吏。上書冒權要。夕貶遠惡地。地是楓亭驛。官乃驛丞是。驛丞旣捧檄。結束去受事。中堂設公座。三四皂衣隸。亦有城旦髡。殷實養馬戶。驛丞大氣勢。今與若等期。晨夕卯酉簿。呼名爾當趨。撥薪復汲水。騎馬先後隨。怠慢不時至。折荆鞭笞之。馬戶咸失色。匍匐前致辭。驛丞勿鞭笞。家有好荔支。一樹結千子。正當子熟時。驛丞乃微笑。爾速賫持來。一飽三百顆。傲語舍中兒。是我稽古力。不爾安致之。仕宦得如許。勝作帝者師。

子通譜中見俞容自少卿荔支行走筆戲作五十四韻東之并呈同好 宋 珏

俞公晚好事。垂涎及荔支。願貶楓亭驛。甘作驛丞卑。妄意荔熟日。端坐飽噉之。事有謬不然。傾耳聽我詞。楓亭閩孔道。迎送無停時。漳泉貴官多。暑行喜夜馳。東迎接不及。南送已嫌遲。炎天失馬缺。每被豪奴笞。此亦丞常分。受辱其所宜。及至荔支熟。苦情公不知。驛庭只四樹。樹古半枯枝。每歲貢上官。皆派丞往齎。歲有熟不熟。上官循舊規。十萬獻撫按。百萬分三司。四郡

大鄉官。例亦有餽遺。張家除數担。李家乞那移。封緘青籠內。渡江敢辭危。伺候烈日中。喝死敢
言疲。門吏急使用。乃得進丹墀。不然香氣變。色味復差池。小則受箠楚。大則冠袍褫。上官幸色
喜。歸見妻孥悲。張三昨索價。李四又忙追。門前遞罵呼。簪珥典償伊。衣衫準子錢。反言伊受虧。
妻孥交口罵。驛使兩耳垂。荔支有此苦。誰說甜如飴。公思噉尤物。一事頗燥脾。莆多荔支園。園
丁儘可爲。五月六月交。朱實已纍纍。販子未採摘。園丁不暫離。中搭四柱樓。夜以防偷兒。園丁
臥樓中。兩手如懸槌。珊瑚爲我幄。碧玉爲我帷。園林悄無人。惟有涼月窺。伸手即可摘。摘食復
奚疑。口吮荔支汁。指剝荔支皮。皮核卸樓下。堆積如城脾。飽卽捫腹臥。恬若陳希夷。既不費銀
錢。又無人把持。清福如此享。神仙亦妬其。我家亦有園。宋香品最奇。崔亭與鬯山。霞墩及東陂。
陳紫比毛嬙。江綠匹西施。年年皆遍嘗。題味壁淋漓。自署荔仙人。不羨加太師。無端客鍾陵。十
載滯歸期。荔熟必入夢。醒來空嗟咨。無罪坐自囚。無官反自羈。言梅甯止渴。說餅豈充飢。清福
不得享。作計無乃癡。昨爲人寫生。費墨及臙脂。今復弄紙筆。渾汗作此詩。詩以嘲俞公。因之以
自噓。

峨眉行（并跋）

陳繼儒

峨眉高。無尺幅。穿夷界。走入蜀。雷洞腥。龍所族。投彝履。霹靂逐。兜羅綿雲洞裏生。勃勃蓬

蓬布巖谷。雜花異色。非人間。數丈蒼苔。挂松竹。八十四盤。到大峨。峨頂僧居。木皮屋。窻中遠鷺。雪不消。指點分明。是西竺。須臾變幻。攝身光。五采重輪。內如玉。峯巒草樹。增鮮妍。對影隨形。照眉目。風吹露散。一光圓。清現最奇。逢者福。六月嚴寒。擁毳裘。老冰凍。汗炊難熟。忽見孫思邈。又見普賢。辟支兩尊。宿摩我頂。捫我腹。招我鐵臼。旁邊煮黃獨。覺來暑氣。殊可憎。空憶峨眉。夢中緣。萬丈雪。千年冰。恨不且嚼。日歌。遠且浴。

丁卯六月。關中。寒世。蜀中。屢正。訪余白石山中。熱知炊甗。厓公極談三峨之勝。不覺倚枕假寐。夢遊大峨頂。奇寒入骨。有唐孫真人與兩尊者。煮黃獨。糜余。而夢已覺矣。急起作歌。詔之。筆底淒清。似尙有冰雪在。

澄市篇

倪啓祚

律轉嘉辰。屬春序。長安作市。連燈聚。五脚三條。結陣來。衆口喧騰。祝晴曙。廓市開。塵詢稅息。一椽一屋。紛蟻密。越羅楚練。麗新輝。周鼎商彝。騰舊色。百貨交重。列兩邊。南北奇珍。次鱗集。貴者踊價。千金賤。以銖兩爭。微直。咸里連鑣。至候門。步履過。綠幘張雲。織金貂。盛綺羅。手擲蚨錢。無吝惜。追陪左右。人肩摩。原涉庭中。豪客滿。田文門下。盜雄多。復有少年。輕薄兒。纏絲結。伴隨所之。等閑游戲。無一事。前于後唱。如有期。蹀戲飄塵。看絡繹。妖童冶女。闌街立。羣兒又賀太平年。搥鼓喧闐。無到隙。俄見頽陽。入西暮。家家宴息。燃燈燭。銅芝。藕吐晶光。葵煌炫轉。彌

幽曲。燕地龍膏。耀百里。紫焰丹塵。布霞綺。寶騎香輪。何處來。儻個細認。朱門裏。朱門連錦幕。複
閣承雲起。玉案薦琅玕。銀嬰列雕几。窮眸一顧。氣芬郁。鼎燕都梁。發奇馥。兩街臨望。未分明。但
見珠簾映青玉。處處歌筵調部律。雕桐寶瑟和笙笛。一曲峴崙轉六么。東樓妙韻。西無敵。龍香
板。鶻筋絃。抽撥悽鏘。更可憐。憑將舞袖。翻新劇。教坊纔授李龜年。炮花齊發。吐朱絲。金菊葡萄
滿樹梨。好事多方。搆奇製。幻作浮圖燈百枝。此時見燈不見市。嘈嘈失聽聲。音碎。狂客使酒似
穎川。醉奴狼籍。當墟睡。一年良夜能幾時。明日陰晴。迥未知。玉缸倒盡紅螺觥。帝里春光醉莫
辭。春浮帝里。異鄉俗。士民同奏昇平曲。願祈歲歲樂如斯。君王常賜光明燭。

輝煥層翻恍似玉石奢麗於今不減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光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光化贊可訂

矯輕警惰文

黃道周

萃尹不作。禹氏逝矣。疵德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輜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髓。各有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靜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躁鄰。惰爲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爲備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道不濟其身。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衆人。意止意馳。物歆物傾。是不中於人。相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修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共鯨多能。以銳死野。羲和怠荒。乃絕有夏。商子比德於行舟。康母興衰於六馬。或才具而滅身。或過小而不悟。是豈生與禍選哉。則亦維輕惰之故也。夫水揚則不生珠。

玉土窳則不長松柏。鳥驟足而肉腴。馬薄蹄而弊策。處父以歎充凶終。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
 不鎮器。則器爲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爲尸灑。知道之士。不以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道而廢
 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旦赴善。仲子聞喜。夜有懸
 席。晝無輟軌。或一諾而遂往。或再積而十起。聞者不嘗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
 子齋居。息形若燼。不遠如愚。或墮體而黜聰。或由由而自如。業不降於端閱。聲不下於虞朱。彼
 數賢之動息。曾何苦於泮渙。想夫蹶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弛擔。要宿者。坐
 無廢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孫十齡而蚤愆。衛武大耋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遽玉
 中身而飾佩。或悼螫於莽蜂。或號呶於既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日邁。彼豈進之有壯趾
 之差。退之有碎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就典刑而問重根。詢矇瞍而懲
 太息也。嗚呼。道不天齊。咎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耀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
 清晏。夫鴻鵠聳體。飛翔於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葉。動不與鵲鴿共搖。靜不與蚯蚓爭溼。縱
 翹舉其焉譏。雖優游而何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觀魚龍之變形。睇鵝鶴之殊狀。駕必凌
 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凝魂。腕弱則體有巨創。必易則蛟客登舟。力嫵則厲瘍扶仗。雖交睫
 而不遑。矧須臾之敢放。由斯而觀。疆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閹豎。而談者移咎

於氣節。西晉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玄談。氣節非鼓輕之桴。玄談非勸惰之鐸也。而雖黃一唱。則翹招爭歸。麕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葛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唯諾之士。既公詆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瓦礫。肥皮厚貌。以爲之雍容。承唾折枝。以爲之勸勸。拔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鷄鳴而持刺。號途夜分而奉匕。跪客猶且重價。比於鍾鏞。委肉生其羽翮。嗚呼。人無譽咎。知敗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譽者。謂之小人。麝裘螿尾。何損丘僑之聲。標榜清虛。已墜孔墨之實。諒心性之未綱。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競端。怨者修其隙隙。是以君子始物。則託之剛馬。終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固大易之所稱。豫怠而謙輕。亦聖人所自救也。若夫博弈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栩栩之衣。蜉蝣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翻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木。此中士所不醫。胡爲乎進無妄之藥哉。

逐蠹魚文

黃虞龍

時維蕤賓。寅旭馭晨。自超主人。靜點墳典。愴然懷神。顧謂客曰。家世鄴架。匪朝伊夕。縹緗浩麗。牙籤展帙。五車埒富。四庫減色。奈茲藐醜。肆彼凶愆。萃籍爲糧。整賊非一。恣厥椎餐。如虎斯翼。縱橫弱軸。肌分理辨。是何禽斯。稔惡罔極。爾罪難追。爾刑速卽。於是聲其辜而壘之曰。茲

爾盡魚日飽羣書。易手奚目。寓簡編居。質異脈望。博同陸廚。用媿中山揮灑之免。廉謝飲河滿腹之麗。尚返爾宅。勿邇吾廬。不然。吾將挈咸陽一炬。投爾烈燄。與帙偕無。盡聞斯語。忽作人言。啾啾其響。仰天延首。若有所訴。俛而陳辭曰。嗟乎。吾子故弗反躬自咎。而顧責予。予自有書契以來。有是汗青。卽有是蠅蛆。子六經粗曉。諸史漫摹。申旦鼯睡。眇聆呶唔。子殖將落。子才已疎。予伺子瑕。爰啓貪圖。子高文典冊。不懸諸國門。而束諸專車。經年弗訂。改歲嬾舒。子迺伸喙。聊食子餘。子獨何見。欲殺予軀。於是自超主人。驟然而起。輾然笑曰。咨爾蠅輩。敢抒雄詞。爾本陰物。詎謁炎曦。赤月布令。萬蟻爲糜。置爾陽谷。爾狂安施。爾倘訟過。請從此辭。阿蠹欲往。告我錢之子。因贈之曰。利齒伶牙。是爾長技。食言而肥。厥毒麥矣。服爾常討。洵當赤族。閱爾無知。但示放逐。爾毋囂囂然曰。以子療飢之文史。猶勝夫不學之視肉。

藏目文

沈承

癸亥之春。沈子迎暄。立於庭前。是日風作。有聲翼然。觸處而門。撲於睫間。初滅沒而無端。漸猙獰而活焉。啄睛欲破。摩眶欲穿。瞬如窗電。淚如乳泉。垢蒙敗棘之絮。氣吐濕突之煙。凡旬有五日。而不得愈。沈子乃爲文而告之於天。其辭曰。臣目無良。游於臣面。目罪山積。臣實不見。荷降之罰。省其一線。比日以來。偶觀房稿。畢竟以此。開罪不小。臣今求哀懺悔。數其罪而請禱。

房稿之中。皆新貴名。臣目何爲。輒敢注睛。房稿之文。紙皆五色。臣目何爲。輒分青白。其有崑科。卓冠羣雄。目或鄙夷。不抵技葱。其有虛譽。盛傳俗下。目或嬉笑。酷於怒罵。出子入史。錢所萬選。目或裂眦。斥爲花臉。離經叛註。犬所吠日。目或刮膜。揖爲上客。長才累牘。目送而去。或疵其篇。或駁其句。高言其賞。目攝而忘。或棄爲灰。或淡爲湯。或按書旨。抹筆如矢。或按題神。惜圈如珍。或所看法。但法先輩。不知變通。與時俱醉。或所識字。但識古初。不知權宜。依樣葫蘆。或信耳鼻。應作是觀。目乃擅權。自用自專。或相皮毛。旣竭爾力。目乃遁精。別目一隻。諸如此類。不可擢髮。無光不出。無釘不拔。此皆臣有以養成其驕氣。而目亦無以解免於薄罰。自今懺悔而後。願一心皈命於遮眼之菩薩。誓不敢較長量短。激濁揚清。惟國門一字之爲貴。而名經千佛之爲尊。抑或不然。將起而誅其生平。紅粉之粧。靚衽之飾。有目以來。未蒙拂拭也。或於夢遊。稍感其魄。曲檻之迷。珠簾之暎。有目以來。未蒙申敬也。或於憑高。稍蕩其性。青銅之腥。黃金之氣。有目以來。未經受記也。或於市廛。稍薰其涕。名山異水之觀。奇花珍木之蓄。有目以來。未經干瀆也。或於卷編。稍消其福。苟其以此而坐。目以罪狀。求目以深文。臣固知天之不忍也。臣之目。亦且泣下如雨。而不知所云。

以嬉笑爲怒罵。目旣懺矣。尤宜懺舌。

戲題酒社移黃生文

馬之駿

精丘之神。酒泉之伯。旁拉杜康。上邀儀狄。時援情以定辜。遂聲罪而馳檄。粵自孔稱百榼。堯號千鍾。一石妙傳於齊費。八斗密益於山公。鄭泉則爲壺而願往。伯倫將餉荷以知終。莫不留名于飲社。垂譽于談宗。蓋親故相逢。觥籌迭主。絳燭高燒。翠眉低嫵。挹爽氣以怡魂。接微旨而沁腑。在有歡以畢陳。亦無驚而不吐。長鯨之吸川。遡遲羣豕之接波。堪伍。或已去而復延。在將疲而忽鼓。易不速以善交。詩無歸而屢譜。較往賢。庶足無慚。在吾黨之所必許。乃有思和黃生者。宛具鬚眉。早耽麴蘖。壯年微過于陸機。鬚鼻頗同于蔡澤。因嘗竊負大戶之稱。妄與入林之列。寧知其鬣鼠之飲無多。溝澮之盈易竭。望尊輒倦。把盞俄醺。秩秩初筵。尙勉看其撐拄。沉沉良夜。遂漸至於紛紜。味寧別于從事。令不聽乎將軍。初狂花而病葉。邁露齒以張齟。寄汪洋于肴核。沾浙瀝于衣裙。雖行行忿爭。幸免灌夫之過。乃傴僂屣舞。有同衛武之云。甚至卽坐欹傾。沿門丐貨。匿影而立市中。抱頭而逃戶外。喉嚨嚙以難吞。氣岔湧而欲敗。腹同怒竈。豈勇夫之式。遇越王。聲比哇鵝。若廉士之歸從。兄戴烏鳶。望而欲爭。蚊蚋集而羣嘍。乃行矣。復有後言。且叩之。必以詭對。蓋技止此耳。卽坐忘以奚加。夫召豈徒哉。鼃肉食之是快。於是珠榨蒙羞。銀髻獻詛。紅友矢謀。黃流作語。泥一丸而閉關。法三章而罔圍。爲屈子任其獨醒。惟公榮可以不

輿請自今束身榻席。絕口栢觴。或侶巢父。酌清冷之水。或隨桑門。餐般若之湯。免呼劉毅之雉。永捐景山之鎗。字曰逋臣。效北山之移孔。班於俗物。類尉氏之嗤王。庶幾麴部員清。醉鄉俗正。在勉強以猶賢。可醅醕而中聖。平原之期續展。高陽之侶交慶。卽此崩摧受款。業可比于前禽。倘其奮迅贖愆。尙有須于後命。

觀北山移文更趣。

祭倪武雙太史文

李柄

嗚呼。士有一旦之遭。可以躋華臚。躡崔嵬。若旣遇而旋殞。則毫傑之所深悲。士有千秋之業。可以垂鴻名。流景耀。倘方吐而輒祕。尤英雄之所同悼。况乎署登金馬。名在木天。香披玉皇之案。藜燃太乙之烟。出入旃廈。時覲天顏。俄晉列於宮筵。蚤需次於台垣。抑且纂修伊始。史局宏開。紀載待董佚之筆。網羅需班馬之才。一時盛事。千古鴻裁。業已塵綸扉之勸駕。奈何方嚮用而忽摧。嗚呼。公學如海。宏深浩衍。綜惠子之五車。抽鄴侯之萬卷。公筆如花。鮮新藻潤。謝輶華於已披。啓夕秀之未振。公才如鋒。銛利迅速。文捷成於倚馬。句蚤賡於刻燭。公器如璞。匿采韜光。甯韞美於在匱。恥躍冶之不祥。公懷如谷。冲兮不盈。遵上善以若水。獨抱雌而守清。公名如揭。無翼無脛。走高價於五都。名流于焉聲應。若乃坦衷直腸。磊磊落落。仁可捐金義。無負諾。

時高視而闊步。鄙曲謹之醜醜。契同心以蘭茝。更無疑於簪盍。命謫仙之斗酒。縱嘯歌以斟酌。鯨吸百川。談該九略。脫軒冕之羈縲。軼塵世之埃壘。曠達似晉。而跬步在名教之中。逍遙似莊。而道術融君子之駁。猥瑣者遜其高明。任誕者服其檢括。洵海內之人豪。亦朝紳之槩籬。渣焉長逝。天意何若。豈真白玉之樓成。遂令遊岱之魂奪。淮海忽黯其無色。詞苑胥慘而不樂。吁嗟乎。吾儕兄弟。能無惜同志之湮沉。而痛斯文之摧落。嗚呼。已焉哉。公既逝矣。天不可問。公自達者。計無遺悶。憶公未第之日。曾預以祿命而自信。何季主之有權。倏龍蛇之在運。電光石火。俄焉一瞬。雖顏跖不可以並衡。而延促同歸於一盡。如公才美。清華早奮。固已名顯而身榮。而吾儕終不能少解於悲恨。嗚呼。萱堂未老。玉樹盈庭。已疏恩於北闕。將濟美於南征。報劬勞而烏弈。開象賢以崢嶸。公方且俯仰無欲。含笑九京。同羽化以自適。騎辰尾而霄行。而吾儕乃追思惋惜。生死摻情。安知公不笑吾儕之束於見。而不達於生。舉酒一奠。潸然涕零。

武雙先生文章肝膽。酒隱詩狂。俱堪排突。一世人琴之感。每勞夢魂。讀此文。暖焉如見。令人迴翔披誦。而不能已。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鵠拳恢奇。駿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鬚。其義在齒。姬人雀鼠。盡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掖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曩讀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

有額有詔。長春寓宮。吳昌別俎。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叛人。怒鬚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圍。並施神鞭。以襄國斧。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卒於雷鼓。

讀武侯黃陵廟記。而知有平蜀之功。讀先生此文。而知有黜奸之烈。

祭震女文

沈承

萬曆己未年冬。下浣之三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不發而殤。藁葬北邙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其冥福。復促作一疏詞。筆不忍下也。於其三。七當薦熟食。乃爲文哭之。焚於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痛哉。汝名阿震。生於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之初。我實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迨汝末期。汝即可憐。以額招汝。汝笑啞然。當此之時。周嫗裸汝。衣不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嫗眠。飢就母乳。嫗因汝故。亦幾委曲。移濕就乾。補瘡剜肉。煩則母瞋。省則汝哭。昨歲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嫗既死。試又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齒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誰何。我任來時。汝呼曰哥。戲擺汝物。汝竄而波。我舅來時。汝以衣拖。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主陪。擊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不直。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未曾。問客何方。卽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凡三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玩。五更索果。父母留汝。

汝反不可。願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癩災。我特往蘇，挈汝歸來。摩娑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不該。每持果餌，必窺意旨，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所玩弄，誤有損傷，小目怒之。歛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櫛束，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何知。且隨其欲。汝昔在蘇，父母歸，妻問汝何依，欲去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怖汝，假面作癩。小筐提棗，矮座設糜，口誦大學，手拜阿彌，握枚賭勝，透屋爭馳，哈哈拍掌，自喜爲奇。不勾半月，卽汝死期。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癩子，風不可必，癩似有理。至今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語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而已。環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斐，少汝二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當與妹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携手，相好無競。若逢汝嫗，可更一問。父有室顧，父有妣閱，但往依之。必汝提引，所以權厝，亦近顧側。妹小汝携，汝小顧掖。他年卜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若有知，常入夢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誦金剛，併諸經咒，設羹爇錢，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叩，儂實不壽。儂實無咎，儂生貧家，儂甘龕陋，糝粒必拾，以畏雷吼。襦履必惜，以爬微垢。神有誅求，儂年實幼。鬼有陵轢，望神爲佑。但可如是，莫啼莫譁。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文，汝

不識字。但呼阿震。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次。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光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光化贊可訂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鍾惺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駭耳。然其效猶未能逮。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是。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權。氣介堪重。豈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恥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

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籟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繚纏之上。罔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駭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矣。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亦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念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門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且粲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千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於有識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罪戾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遣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

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敵。丈夫舉事。從古如此。况衡之不
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彌衡。所謂虎如食人。不避豪賢。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瞽輩。又當別論。此正文寫出一段橫閭之氣。其可恨
又甚於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青蓮詩云。魏武營八極。蟻視一彌衡。議從此出。然必如是。方見奸雄膽智耳。

擬西子恨范蠡書

李之椿

嗟乎范大夫。今乃成吳越耶。吳越銜仇有日矣。我兩人何不幸而居吳越間也。越幸而有
大夫。吳不幸而有大夫。妾幸而逢大夫。妾不幸而逢大夫。居吳越大夫幸而遇越大夫。不幸而
遇吳越仇。然則大夫之不幸。越之幸也。越之幸。吳之不幸也。吳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妾身吳。宜
作吳吟。第不能不念大夫。不能不恨大夫。大夫以妾報國。妾何恨。大夫何恨。惟妾何以遂成吳
越也。恨相逢不在大夫。沼吳之後。更恨相逢不在大夫。仕越之前耳。大夫身爲楚人。氣吞七澤。
才吐三湘。容與鸚鵡之洲。逍遙鳳凰之山。身楚。卽當仕楚。妾與大夫宿有初姻。雖身在越。安知
不天作其合。縮地至楚。觸緣會大夫。大夫之忠于楚。必不減忠于越。顧楚雄甲天下。其報吳仇
也。何難。大夫身輕志淡。或借妾老洞庭之波。豈不稱良邁哉。大夫何一代舍楚而越也。使妾亦

生在楚。奇緣逼合。預期面結。大夫必不遊越。縱遊越。妾必偕。方將老于苧蘿。奈何苧蘿先爲妾恨藪也。越王曾稱伯而吞吳。至今吳宮人能言之。若能永守此雄風。寧至請行成而自辱。大夫方與大夫種位相爵侯。高歌廣譙。妾獲備箕帚以終身。越王夫人亦無會稽之恥矣。會稽之恥。妾恥也。丈夫以二君爲大辱。女子以二夫爲大辱。妾自浣紗歸後。夫非大夫夫而妾哉。今乃作吳宮人。何異泉下人子。意者大夫翻恨妾不蚤一死。其不死者。大夫故也。愛大夫。遂以身歸大夫。以身歸大夫。遂以死許大夫。以死許大夫。遂以辱謝大夫。以辱謝大夫。又安得不以恨貽大夫。大夫知妾在吳宮之怨乎。含怨而不敢言。積怨而無可訴。百花洲上。花愴神也。香水溪邊。水流淚也。錦帆溼裏。帆斷腸也。銷夏灣頭。夏焚心也。妾步不驚塵。動無履迹。昨者偶去靈巖。忽憶大夫甚。益恨甚。趾重成痕。回顧動成悲咽。故時時欲死。時時不敢死。既不死於當日。又何死於今日。逐隊歌舞之場。勉爲煽惑。以圖一嘗。以洗會稽之恥。以報大夫。而幽獨無語之時。大夫魂橫妾目。身橫妾心。天乎。大夫。大夫。今遂成吳越耶。夫差溺伯嚭。而憎子胥。此必亡之道。何必以妾爲餌。用妾而吳亡。不用妾而吳亦亡。用妾吳亡。而妾失身。不用妾吳亡。而妾得所天。大夫何計不出此。天乎。命哉。命哉。設當日姑緩其面。俟大夫指日沼吳。功成身退。而後妾以浣紗逢大夫。夫未始不忠于君。妾未始不忠于大夫。苧蘿村外。何煩築歌舞之城。而今終成吳越耶。古今以

色亡人國者。間亦有之。如盡以色亡。今天下銜仇飲報者。徧羣雄而是。妾輦車載斗量。選一二餌之足矣。何以十年樹蓄。十年教訓。蚤朝晏罷。臥薪嘗胆爲。妾思及此。欲不恨大夫而不可得。大夫其謂之何。吳江夢冷。越水雲深。生不能爲大夫儻。死不能爲大夫雌。捧心永訣。復何可言。其不容不言者。恨相逢兩不及時。而大夫之計左也。非久。越王夫人邀宗社之靈。大夫大夫種。盡臣民之願。吳亡矣。仇報矣。妾歸矣。越王夫人感大夫之忠。憐妾之辱。詔大夫種爲之媒。而賜老子苧蘿。任我兩人所之。未必無銷恨之年。嗟乎。卽至此。妾恥矣。妾恥矣。珍重大夫。大夫珍重。姻圖再世。緣結三生。因辱成忠。緣忠忘辱。相思有恨。白日無情。

眉公欲擬少伯。報書恐難伸喙。

新父冤書

魏學伊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姦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扭則受拶。弛錄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載錄。扭受棍。纍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撻。掠藥裹爲棍。搗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塔墀者。塊如碗。當此時。甯特無力。生。蓋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殷雷。旨故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

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泚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權也。而長安故舊。自二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闖人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夜匍匐。惴惴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矚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贖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昧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伊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伊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鑿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

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淨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大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儻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輿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投匭而告之哀。

聞黨敗。聲罪時。尙有持勿爲己甚之戒者。惜彼未身其慘耳。

與錢御冷（略）

方應祥

朋友之間。性命倚毗。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灑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求之古人所謂道義之交。侃侃瞞世。性命之際。或難言之。今夫飢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毗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毗其性命于飢渴。飢渴飲食分爲四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太毗。于茲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柬李衷一（略）

方應祥

角曰和來。拜讀教言。冷風襲人。如暫披侍。片言之得。收爲吾黨。不類私心所欣附也。過情稱引。何以當之。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踰踰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

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烏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晬晬。晝夜僅爲司而無當於普照者哉。

張茂仲新藝序

倪元璐

凡人福根深厚。於文字中卽得福無盡。文字之福。集於數種之人。其人不餐食。則得之。引醜歎泚。陳羶唱旨。箸落風飛。卒澤厥體。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藁不再易。其靈臺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握固。則亦得之。拘銅約爐。衡斤量銖。鍾亦此鑄。銑亦此模。此人享定福。其目不東西視。其相題如孿子。其行墨胤縮可循。其於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也。其人酒勇則亦得之。罵坐乘禮。發言猶矢。斬頭穴胸。何知程李。此人享浪福。其手足穴革出。其頭不狼顧。其架不畜箋傳。其爲文。有與而無思。不求其文之用。而甚自喜也。夫此三者。枕鉛席觚。

未嘗嬰患。而由其道。則皆可以得富貴。蓋其夙世嘗有造書制契之功於天下者。故獲果於此也。今天下之劇鉢其志意。而憂乎示難者。固皆根薄走苦之人矣。夫其於文揮肉取瑤。排菹選蕘。滅已爇之竈。擘未離之山。我法自擅。而猶裾裾。左持聖燈。右操王鉢。如是爲之。性命將失。得何福乎。自吾友張茂仲之於公車。垂二十年。而其文精奇宏深。無不有者。觀茂仲之文。亦可以知神無廢取。理無塗遇。犯其劍閣。褰陰平之勝旗。造於具茨。振襄陽之迷駕。故避福而趨艱危。莫甚茂仲也。茂仲告我曰。吾分不得福。是吾夙世當有焚書之孽於天下者。吾苟探手而得珠。一曲再鼓之。則面熱病發。苟狂走而叛聖人之情。則夢驚壓。中風慙。夫茂仲之言。以爲他人之福。使在於己。則禍也已。然以茂仲之不爲是三者。將亦有享焉。今使茂仲提肝出喉。落紙可見。入則我自西嚮。出則人爲尹泣。而詔捕發塚斬關之盜。卽不我及也。如此豈又非福乎。舉世之於文。皆好爲其安。而處福者。不爲其危。而造福者。妬九五曰。含章有隕。自天言無所盡力於其文。而文適逢之。如天降然者。蒙安而多倖也。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言有所盡力於其文。而文終應之。若被召而來歸者。終譽而無凶也。今時當艱危之際。固取胆薪見功。不取裘帶鳴福。苟或有以司勳之律命文者。曰。入虜地。生致虜者。上功。次多誠虜。次身負創數十。其諸握矛不刺。刺不深。不見虜邊。野戰斃者。殉諸壘。卽不知彼三子者。安歸乎。然則艱危果福。而福果禍。

也已。

吾師論文實難而賤易。蓋以惜天下之才士。務爲苟就。不盡其才。至盛心也。其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郭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果乾綠崖。以趙劍閣。流人之歸。不改其流。郭艾則縣之以取天下。即使縣流。入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嚮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懸出。畫師貌人者。實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顛面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之口目。而施襖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人矣。又云。天下之才。極其火與鑑。火附薪爲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背人面。而不爲人面。有守器之誠。

甲子行卷序

朱灝

文章之變如星。降墜者。或爲蟲鳥草木。人龍沙石。金鉄種種互異。而光跡相連。絕跡相去。見遁俱漉漫。星與土精氣相屬。若文與人。本不有問。客星居五。周伯見爲兵。文之橫挑強角。以譎以攘是也。老子見爲飢。文之枵腹瘠腸。乞腐掇剩是也。蓬絮見爲喪。文之皇遽哀颯。纒纒總總是也。溫星見爲水。文之滔莽汨涌。如馳如徊是也。國皇見爲難。文之齟齬凌軋。時仄時欹是也。星之若族不齊。有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擯之西南不得與中者。惟恐以陰氣食魁也。又有光如火。聲如雷。號發首者。以其氣之揚厲。降而爲放士。以與破女相仇。然攻圍生尅。不能定於一。

者。以剛主柔。客互侵也。帖括之伎。以利用全在聲焰。而侂子常怖攝異光。見者輒驚叱爲狂。幸性慧。至於受役。賁媚之陰翳。莫不指爲瑞氣。黜陟位置。旣多紕舛。則曰流曰飛曰奔。每窺易不得休。吾友介生。以健閉爲腹。捲舌爲口。吐納盡藥。故如星非星。乍沒乍現。上銳下圓。左移右墮。殘賊瑞福。蒼赤黃白。俱能以一手摘。自安分野而星聚焉。於是九魁射精。熒惑正色。辰星歛媚。凡蟲鳥草木人龍沙石金鐵。各得認取面目。而一切金穰木飢。水毀火旱之道。均得循此測識焉。或曰心者。文之社。目者。文之日。假令以陰貨陽。以賤履尊。則土敗而物不孕。朔合而光自背。則介生丹鉛之筆。一以當鳴鼓攻社。一以當朱絲救日。

宗遠傲骨嶙峋。吾黨許爲奇男子。甲子歲。璫禍方萌。已色然有憂。見之乎辭。幾羅不測。世知有陸萬齡。而不知有宗遠。指此以爲靈間士類洗浼。

簡遠堂近詩序

鍾 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

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帛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情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案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勦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予嘗云。名欲留于世後身。勿落乎世中。即簡遠之旨歟。

紀修蒼浦園序

王思任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貽尙已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俠節仁。遺黃金數籊。慮子孫單蒙窮餓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有口。有目。有福。有緣。何必當單蒙窮餓也。是故黃金可得。宅田可買。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山水秀妙。區地扼勝。沒在倉右心欲有之。則悲曰。祖父不力。得區地矣。見山水矣。桐梓拱把。竹樹枯癩。侈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悲曰。祖父不力。如此而能於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徊其下。再三唏歎。以爲安得老吾老。一觴酬之。此真韻祖父也。而其慈也爲甚大。予游賞園林。半天下。弇州名甚。雲間費甚。布置總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嘉之陽湖。錫山之愚谷。次甯瀨水之鼓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襄子。過我而言曰。子天之中人也。不腆敝壤。處在光黃界。吳鄰楚。雨餘山黛如抹。有徑一隅。幽蒨而邃。山名五龍。長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萬箇。花稱是。藤蘿蛇綰。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庶幾袁北山之江鷗海鶴。孕產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屋之。大父伯仲又克爲之。荷薪佚老者以懼。講業者以奮。顏之曰蒼浦。亦旣聞於汝南矣。先君子囊藪孤蚤。墓檀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戶庭。旣得寧而後。奉遺箒一糞除之也。用是疏瀦扶頽。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遠公。或摹張緒。或閉子猶。或臨摩詰。或一局踈簾。或雙柑巧語。或瓦藥翻書。或扶筇蠟屐。有舟鷁如。有蹇駘如。

有酒澗如。有歌管如。庶幾哉。二三大夫。變世以來之素也。王子曰。予聞之長公。汝南風氣。適宜。魚米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天中之美。又在於蒼浦。水光接漢。木氣蔽雲。赤汗交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予當從襄子去。願署掃葉使。安用此數峯青哉。而襄子猶曉曉山陰道上也。文饒之囑。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爲高官。守京溷。若檀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憂天憫人矣。卽日對烏魚。不似其車塵驟渤之樂也。或者求問生端。侵擴無已。園日涉而趣少。門屢飾而關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王定者爲是。松惡其多號。蘭怒其當戶。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膏諸斧。由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於子孫之求祖父。與其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襄子還矣。寄語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世臣。是劉氏之祖父。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似。請以是言。不爲記而爲記之引。以俟海內之韻合者。襄子肯諸。

玉茗堂全集序

韓敬

臨川先生生應廬岳之霄鈴。骨灑紅泉之靈灑。遐清高厲。少振發乎純英。醞醴玄齊。總味滋於氣母。極命草木。掀探苞符。鮑參軍鶴翥文場。尤資健翮。陸平原龍鶩學海。不假崩雲。旣體會夫風騷。自妙諧夫鍾律。三都誠麗。猶徵夏熟於上林。九辨已闕。肯涵春歌於下里。觀其史玄。

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光。觸石隨山而注。委磻磻羽獵之盛。顧盼駉娑之雅。斯亦擲地爲鏘。雕章成虞矣。若乃通語國體。刺達樞宜。屬詞興事之有端。覈實契本之多致。直氣兼包乎古義。峻標亦削於濡籤。故能仁愛智興。足言足志。斂還奔放。解釋牽拘。由八觀以證一匡。卽十難而淹七略。舍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藻火紛披。不關補綴。車攻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申言。雖肆滑稽而皆道。時復金椀度雁。玉茗流鶯。句開芍藥之花。思掛葡萄之樹。笑聞電女。適報驍投。淚滴泉姬。微看珠暈。莫不樓迎長祐。橋記李暮。忽從鬢俗狂醒之中。醒以警枕清冰之法。萬千說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接盱江。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柏。超三乘以安禪。故覃恩不數王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齊視。暄涼等情。閱世觀生。守雌知白。陵祠蕭淡。忘興嘆於北門。嶺嶺流離。反寄懷於南郭。貴生院裏。變鳩舌爲好音。君子亭前。植蒿蓬爲美箭。歸來柳色。依然槐棘春風。老去荷衣。更喜爛斑朝舞。迨孺慕極於死孝。而歸全不失達生。栩栩騎蝴蝶以飛。朗朗還星辰之位。重泉可作。九派難追。輟斤慟如莊生。聞笛哀如向氏。惟幸音徽如在。矧復縑素頻通。靡娑吉光之裘。片羽亦祕。飢渴縑紉之襲。連城未償。猶子於茲。頗崑夙好。逖搜近採。短什長行。勒成琬琰之章。庶復雅頌之所。猶願羽陵小西之策。盡出人間。將以山木澧蘭之思。告諸公子。務使經緯昭回。光岳肆奠。豈止懸金秦市。刻石漢京。是非未定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哉。

花蕊夫人宮詞敘

陳繼儒

昔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翽，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人作司度。古掖門南臨水，爲昶治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銜壁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宋祖惑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氏，秦氏、楚氏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蕊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于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於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豔，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可謂巧手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遊。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河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詞，最好房中容城之術。多采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鉄如意，領二三萬雛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一乳臭兒耳，輦愛姬伶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昶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鬪草采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昶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昶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

人齒一劍以報昶。豈非粉黛中真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陵仙。南唐有宮嬈。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妓。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蕊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此。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蕊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尙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

補孤山種梅敘

張 翥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繫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於瀛嶼栽梅。偃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峻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烟。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度嶺之春久寂。浮蘿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鬧前堤之景色。奈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於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疊潤涓而棲白鳳。布置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冷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鬥春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

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子好事云爾。

齋中。有冰雪氣。

名山小論序

沈承

一日坐妨帽山中。忽有一陣怪風。從西北起。有無數三寸鬼騰躍而來。皆銳首長鬣。戴竹冠。騎東郭靛。執綠沉槍。槍大如椽形。其後又有無數八脚小鬼。描頭畫角。尾之而至。若相迫狀。三寸者以好語謝遣曰。方今弓燥手柔。與諸侯會獵名山。君等可暫避。八脚者有慚色。遽驅蠅集其端。三寸者意不能平。身自奮擲投地。八脚又陰教蛇喻之。於是三寸者乃大怒。卽日治兵相攻。旁復有白面烏欄號。懶先生者。扣壁門求謁曰。竊聞倍時者不章。功高者不賞。八脚意良厚。願老平章熟管而書諸紳。所謂合從爲楚。非爲趙也。三寸者笑曰。卿故遨遊四友間。爲八郎作說客耶。乃引之周視牕几。墻壁藩溷。訖還飲譙。因從容謂曰。丈夫舉事。上自東壁府。下自家墳。遠自頤誦。近自裨家。雜說莫不收保有年。得天下勁敵。與權所長。有一居先。當伏死墨池耳。能效女曹兒。咕囁乎。歸語八郎。有斷頭中書。無降中書也。吾計決矣。懶先生唯唯出。當下八脚立陣甚堅。用葛藤爲城。用黑漆鎧爲旗號甲仗。各帶酒。煮皮鞭。蓐食。各帶腐湯。望見三寸軍中。

背紫石潭而陳皆大笑。俄三寸者登壇部署。聞其稱中軍。曰鋒都稱。稱偏將軍曰穎司馬。先鋒曰鷄距將軍。後曰五花校尉。兩翼夾擊。有曰彤駙馬。有曰錐虞侯。巡徼者。有曰鼠鬚郎騎。策應者。有曰削荆中郎將。參軍事者。有曰碧鑲常侍。處分略定。鼓譟勒兵。檐瓦盡震。未接戰頃。數有險太守傳詔止之。輒引兩虎不得私鬥。爲諭。鋒都尉亦引成語對曰。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遂頓左右急擊。時三寸之士振臂一呼。而八脚之師皆敗走。屬鄉之轎先生。險太守來賀。觀其戰處。入木者七分。咸共嗟異。遜不及也。已而三寸諸將吏班軍行賞。置酒高會。而我坊帽軒中。有一二禿髮鬼。驚瘳可憎。亦復躍出相就。竟不知何者是客。余不覺失聲大叱之。羣鬼駭散。掣光如電。化爲一物。如斗忽墮案間。取而視之。乃是金沙友人周介生遺我名山小論一冊。

其才近於鬼矣。安得長年。君烈曰。吾寧爲此。

贈傅伯瑞叙

沈承

嘗博考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某某。字某某。而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朴略。里中三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間厲行執友。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爲字。字非正嫡矣。而不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間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於近古。有別號者。不過畸人韻士。實實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作美題目。以擬話耳。卽不

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城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爲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得噉得也。未葉浮薄。始成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闌闌。而自扭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爲財虜金夫。而僑粧遨遊五嶽之勝概。逞逞竈下斷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擊拳鬪齒。曰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以逃名避世。掉頭而不顧。真有激乎。余不幸。誤以名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痴聾家翁法。應世大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者。伯瑞似字。而客曰號誠字也。綽有古人風。卽號亦不至學樓橋松竹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叙

王思任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鑊。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頰糟粉肉。響屨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粟。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

其款置數人笑者真笑。笑卽有聲。啼者真啼。啼卽有淚。歎者真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瞑。療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心。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斷。拾得珠還。蔗不陪。驛社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况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縹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峭打世邊。鼓搗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粟。雖爲妬語。大覺癩心。而若士會語。盧

氏李恆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扳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士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縷。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天下護之也。

以大易爲情種奇奇。○牡丹亭前。非此香豔之筆。那堪佛頭着糞。

玉駕閣詩集序

陳繼儒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台之明鏡猶懸。西廓煙消。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蛾。祕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廣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啣幽夢。遠只在數尺紗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直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祕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墮。傷心哉。梭化龍而奮飛。栢子爐寒。荼萸佩冷。秦簾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尙

鑿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於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補遺風塵。堪與玉臺新詠序並絕。

考卷幟序

沈承

窗下命。場中文。自是閒花草。不消十分認真。從今論。則窗下文。場中命。亦是冷鼓板。不消十分按定。只如開口時。闌瑠瑤。若箇不了事。下手時。黑漆漆。又若箇了事來。讀書時。悠悠汎汎。若箇不一味靠天。奔競時。波波喳喳。又若箇肯靠天來。故酸子談文。政如盲子談命。會排八字。自然猜着兩句。會學八股。自然逗着兩篇。世人不知命造文章。而妄意文章造命。抵死將葫蘆樣看。做定盤星。則是以酸子談命。又如以盲子談文。可謂癡絕。然科策一出。四方畢竟灸手。又何曰。文壇闕市也。遇合之文。狂泉也。但稍落魄。奇字卽怪魁。佳話卽笑柄。卽回頭自檢一番。頗亦自疑。但稍戰勝。憎者亦首點。忌者亦神伏。卽回頭自讀。頗亦自喜。且勿論此種奴態。真有平時扣鉢。就而一夕髻枯。平時擁被。踢壁不休。而一日長廊可掃。仔細思量。是誰調弄人端的小小得失。各有一小勢利之鬼。牽人之肘。而集人之鼻端。此乃所謂命乎。僕於虎鼠滋味。險些嘗透。初似苦海。久之。直作逍遙游矣。急爲傳語世曰。文耶。命耶。兩枝皮燈。一條錢限。迨不遇。

皆須撞破。不然不被悶殺。恐被瞞殺也。

嘗盡秀才滋味言之。可啼可笑。亦復啼笑俱窮。

英雄概序（卽人物覽尙未發序）

王納諫

始吾微作英雄概。自昔帝王將相。與夫豪逸之士。人摘一二事以概其餘。流賞嘯匹。致足樂也。旣哀合浸廣。因更曰人物覽。都爲五部。以博其類。原夫造物無全用人。人世無全入。特達之解。要在於駁中觀粹。訛中求正。必曰秦漢以下。俱未聞道。道固載之。彼不自知。或厝意造事。精烟鬻露。天之所與。不可誣也。但有通蔽。不容泯絕。譬如糜金之工。清雜鉛錫。入僞日至。金未嘗亡。將有明眼。卽見金於鉛錫。更須敏手。剔刮出之。若人物之林。駁者都棄。兼恐造物應受賈金之罰。且道之所取尊者。非仲尼乎。仲尼乃罕言性命。而由賜以下諸賢。稍驚於智矣。因而就之。其於管夷吾晏嬰。亦置之且黜。且收。若褒若惜之間。嗟乎。仲尼之不盡黜竊有以也。以爲自非大正。皆有所倚。使夫功業沮喪。物情落莫。將惟逃虛之務。入不見夫。今之談道者。皆知斥竊。競以趨禪。吾則以爲與其禪也。寧竊。塵爵虛壘。甯注村醪。此又吾救世激切之熱中也。若夫長世役物。左右而使之。無違其性。只家人僕隸部署得所。皆濟時需。不然何以豐碭之產。佐命汾陽之隸將才也哉。至如人物自砥。則以氣合。以恥勝。是編所集。多闕佚不次者。氣類相召。事不必

備。間嘗於一二事率爾感激。不覺渙然自歸。翩然自舞。方將伸偃起翬。發髻披鬢。激濯精魄。以致於用。剪拂羽毛。以儀於世。流賞嘯匹。致足樂也。余少而志之。今且老而弗衰。敢告同懷。以矢弗諉。

先生端方士也。而亦寧偏駁是取。是故惡夫愆者。

孟子若桃花劇序

倪元璐

人服子若氏襟豪才闊。曩草花間劇時。司文者既達境。羽檄紛馳。彼衆擁抱時文如蜚。九。而子若氏方搜腔檢拍。不舞槩擬敵。而舞柘枝。然當壘卽勝。人射得鳥。而子若氏釣得鳥也。予曰不然。人射以矢。而子若氏以彈。彈之與矢。異器而殼同也。文章之道。自經史以至詩歌。共稟一胎。然要是同母異乳。維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詞劇。與今之時文。如孿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蓋其法皆以我慧發他靈。以人言代鬼語。則同。而八股場開。寸毫傀儡舞。宮音串孔。商律譜孟。或裂吭長鳴。或束喉細語。時而齊乞隣偷。花唇取譚。時而蓋驩魯虎。塗面作噴。淨丑且生。宜科打介。則同。而格律峻嚴。裙縛艱苦。才將颺發。而股偶以束之。思欲泉流。而宮商以挫之。則又同。予每笑時文一格。都沒理會。然有等慧業。偏向个裏。光騰怪出。餘靈未已。卽不敢抱琵琶過別。則取其近是者。扭張捏蔡。翻高踢董。猶之善繪者。去而爲古塑耳。記往時讀子若所爲時文者。

輒署云蘇劬柳態。當使丈二將軍。合十七八女孃。譜作唱本。予初不知其能爲此詞者。而巧中若是。今卽下轉語。署此二詞曰。含元吐魁。何不可也。然予更欲借茲金鍼。度脫彼衆。諸君架上時文。沒底用。合取燒却。亟徵古今詞曲數部。以古樂府及晉楊石諸篇。唐溫李。宋東坡幼安等詞爲一部。比之成弘王董諸家。以會真琵琶等記爲一部。比之嘉隆瞿鄧諸家。以文長四聲。若士四夢。并子若桃源花間二劇爲一部。比之萬歷以來陶許諸家。朝吟夕唔。不取雪案。取花窗。不取才朋。取麗侶。欲睡則引檀板拍其股。當蘇季之鍼。如是三年不一出。取大元歸者。許綰有言。請以臣頭爲狗。

梨園子弟打院本。可諷時。噉莫作俳語觀。

壽董思白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陳繼儒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鴈牛酒。逆屏不敢前。卽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僮僮歌舞。以上百歲觴。偵之寂如也。夫人少于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孫禮。如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旣歸公。手續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串而已。不聞庖廚聲。公試驟。則下機慰勞。亦

不聞有幾微愁歎聲。一盥粟。三浣衣。若將終身而已。其後神考拔公中祕。光廟擢公講帷。今皇帝追念甘盤。歷登禁近。夫人邀綸告之。譽命非一。累茵列鼎。象服魚軒。而居恆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治遊。不通門外瓊環之間。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誡諸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溫旨敦留。賜傳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嗚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恐我家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忍饑寒。後當作三公。夫曰。殉。微有怖心焉。曰。忍微有市心焉。今夫人尋常蔬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爭門。急以德歸爲幸。不以失宰相爲憂。其賢於古人遠矣。儻夫人凝滯不化。鼻息嗒然。或對案不食。或蒙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齷戟手。幾闕爲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宮之夢。早覺。蔗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政事堂。衣袞圍玉。押數十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宮四裔。象譯鷄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

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與金罄壁。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而余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公而傳。眞壽矣。眞壽矣。

花筵賺序

范文若

每嘆文有文魔。詩有詩魔。詞有詞魔。詞固忌堆砌。亦定以香豔爲主。元人之妙。在冷中藏謔。然俊語卽關鄭白馬。亦不多得。非元劇便佳也。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無文飾者。謂之俚歌。如單取淺俗。則官本琵琶。且登元人之席矣。花間蘭畹。昔人以被之絲肉者。今試思何等清新流麗。乃俗筆動祖白兔殺狗爲不可及。繫彼時譜曲者。悉老書會。無難字。無梗句。戲子易於習唱。故相傳不敗。其後漸出詞人之手。則又當別論矣。噫。聲音一道。無關理學。何苦復驅之爲學究。余博山堂樂府數種。大率鬼語情語。世無柳夢梅杜麗娘。索解人未易也。花筵賺稍稍通俗。姑先梓之。以問諸里耳。

曲祖元人。謂其無移宮入商之案耳。若協律矣。而更加香豔。豈不更作此遺魂記之蠶西廂而凌拜月也。似人若其文。義幽深。不易入口。至譜爲失律。冤矣。香令此本。庶與比良序中。大義具見。

前歷試卷自叙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始繙東鄉縣學。

迄萬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饋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己令長。凡二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旣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旣非諸生黜陟進退之所係。而予又以癩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銜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筆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盆中。法旣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鈴其膾。疑以爲弊。文雖工。

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嚅囁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熱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什。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爲跛。騎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剗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踴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

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闡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毗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闡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毅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棘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經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剔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

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讖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鑿鑿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格傲叔孫。禮不厭詳。悉可爲天下秀才一篇通套行狀。

次韻落花詩引

倪啓祚

夫芳華搖落。士衡輿嘆逝之詞。時序推遷。照隣動悲昔之感。江河頓異。踞新亭以沾巾。松柏空懷。登牛山而隕涕。越宮落鷓鴣之影。蘇臺走麋鹿之塵。小苑鶯歌初歇。長門蝶夢偏多。黃鳥罵桃花。誰辨南山之語。紅螺傾竹葉。亟援北斗之漿。觸往事以悲今。感新聲之代故。豈辭榮而就瘁。何歡寡而愁殷。若乃褰帷拂袖。心傷碧玉之家。攬鏡執斂。腸斷綠珠之井。洛傍芳草。凝歸怨于王孫。陌上垂楊。悔封侯于夫婿。結眉表色。破粉成痕。惜青鏡兮多虧。恨朱絃兮易斷。及夫金園金谷。起舊鄉舊國之愁。河水河橋。動飛雪飛蓬之感。晨曦恐其易夕。老血悼其不陽。厥有憂乎。誰能遣矣。余亢浪家居。迂疏人境。憤塵埃之刺眼。濼名利之焚心。江東日暮雲。思美人而不見。淮南秋雨夜。招隱士以無從。爾其抗目遠覽。馮軒高臨。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或朝韃而速謝。或夕秀而遲衰。高者排玉戶。颺金鋪。卑者墮泥塗。沿穢廁。遂乃援筆爲叶。依韻

成章。友人某。謬加獎飾。輒置品題。聽泉流而發清機。執蛙鳴以當鼓吹。倚韻屬和。賡律互酬。蓋其少工鉛槧。長博典墳。驥歷空淹。未得英雄入彀。牛刀小試。羞將貴介爲容。旋返初衣。悵吾腰之難折。復陳新篋。視予舌之尙存。是以吐風雲于行間。揮珠玉于字裏。極感慨淋漓之致。摹蕩澹恍惚之容。比于吳歛楚些。風泉咽而罷聲。擬諸羌管胡笳。狐鶴聞而下淚。是蓋聽瓦釜而得黃鐘。借螢光以發龍燭。彼自咀商嚼徵。不減殿上之含香。若謂步韻諧聲。毋乃海濱之逐臭。

豔而不膩。

俚引

王納諫

里中長者。刻諭世訓解。必欲納諫作序。納諫以爲聖諭六言。正如唐堯五倫之教。皆是聖人主知。言約理盡。仲尼六經。尙覺繁辭。既有訓解。真切動人。又何須增益浮豔。必不得已。寧從俚質。且如諸老。今聚衆講諭。來聽講者。吾說有三種心。云何有三種心。其一信。其一承。其一翫。其義云何。昨聞某賢聽講。孝順父母。泣如雨下。此是刺得心頭血。尋得嶺頭泉。真脈淋漓。故信是一種心。至德要言。如白煮飯。雖實養人。不見滋味。或者相喚聽講。只得應承故事。故承是一種心。相承既久。官司視爲腐套。里社目爲戲具。仲尼所謂吾不欲觀之矣。故翫又是一種心。間有何法使人皆信而不翫。此在陸講座者。有一副不可磨滅精神。主持提掇。紙上之言。終不濟。

事請引古一證。昔者楚申包胥慟哭秦廷。七日七夜。遂感動秦伯。借兵救楚。危國復存。只緣申包胥實是個忠義漢。他有那裂金石的精誠。蹈白刃的果決。所以一場哭。博得十萬師。若別樣人。無其志而學其哭。只堪相傳一笑而已。今之君子。有這一副精神。方感得這大衆誠意。方不負這一部訓解。

妙于以假醒假。

夷光野乘引

朱 灝

繡闥幻青宮。金宮化白雲。討芝訪薛。窺烟液。瞰滄洲。脫塵械。石韞獨立江水。視榮祿如累卵金錢上。故夷光甘扁舟借遊。從攢花擁翠中。堅木肝石腸。卒滅吳伯越。以雄心鍊仙骨。五湖曲傲小海唱。觀其寄履跡靈巖。非沉香埋彩。其幻異與灑石成花者略同。彼鴟夷子皮。賣藥蘭陵。比卽得仙。舍夷光誰侶。一云沉江上。安知不爲水解。乘光游霞。氣舟風柁。縱意容冶。始卑棲終高唳。游巡靈矯。莫測其涯。雖一墮千劫。幸千歲後有子京。將吾怙我辱者。俱成龍蛻蟬解。尤欲以西方度西子。或以伽陁祇夜半偈。爲喚醒。婆心頓熱。余又謂泛澤之從。堪配訪松子京所輯野乘。不啻授以丹書。令其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應嗤兩鴟夷。

金簡玉字中。可參一位。○宗遠之文之詩之書之畫。無一爲凡目習見。眞奇癖者。

王季重悔謔抄引

倪文璐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醜忽醜。醉其諧而飲其毒。嶽嶽者頓折如城之角。期期者莫變報怨之弓。於是笑撤爲噴。噴積爲隙。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也。雖然謔菴既悔謔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擗葩敲韻。要是謔菴所爲莊語者。而其中於人非惟折之角。且斲其面。非惟報怨無門。至乞一生活地不可得。無問世人。余卽甚誦謔菴者。然每讀謔菴所論著。領其謔意。卽不禁性火上騰。妬河中決。危哉。亦謔菴之禍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何也。且夫致有談而非謔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史。而出語奸笑。如盜竊公孫天王狩之類。極雲譎波詭之致。假春秋一書。令宜尼鼓頰而出之。度必談氣滿面。而要其毒鋒嚮人。有不可逼邇者。謔菴以俳戲發其史才。提尤喝謬。自作王氏春秋耳。庸謔乎。若夫不曰竊取。而竊其名曰虐。認其情曰悔。斯則謔菴謔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諧語也。

陳季慈爽閣圖題詞

李柄

夫勝概何窮。挹取斯在。會心不遠。俗累都捐。寧必考室山阿。逃名空谷。乃能收烟雲之萬態。滌塵瀾於一腔者乎。武陵邑侯陳季慈氏。拂衣花縣。卜築蕪城。適在西偏。構茲爽閣。瞰公路。

之浦。水樹參差。眺隋帝之宮。松岩嶺嶽。旭日升而晴嵐晃朗。朝霞激而霧宇激清。山色空濛。江外遞千峯之秀。波光滄渟。林端飛八月之濤。雨落楚天青。近平林而度雁。雲生鍾岫白。映水氣以成鱗。至若返照巖阿。頽陽明滅。暮煙叢薄。杳靄稀微。初月城頭。先下當軒之照。流霜高樹。遙生入座之寒。風起郊原。坐聆一天清籟。雪霏嶺嶼。臥看萬里愁陰。固變幻以多奇。每登臨而日異。爾乃披襟長嘯。解棹放歌。遠水遙岑。盡入琴尊之韻。竹風花露。如沾履舄之香。玉人簫吹對凭欄。九曲溪回春色。名士風流。痛飲酒。千秋業在騷壇。于是進何遜以賡詩。引鮑昭而作賦。耽物外之賞。日有求羊。謝區中之緣。此焉箕顛。仲長統之怡性。未况蕭疎。陶彭澤之樂天。庶幾曠達。可謂藏身大隱。得趣考槃者矣。以斯爲爽。不其然乎。圖繪綉懸。詩歌玉綴。敬裁小引。以附賞音。

臥遊題辭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餘。絃歌之暇。手篋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儒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

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愈使君曰。余從大夫之後。宦轍所經。雖不敢輟民事。而媚山靈。然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電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揉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蓋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鷗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河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尙在。則昔人灑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壺。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誰爲勞逸哉。是編也。無間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跋西蜀尹西有卜築桃源圖卷

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謀。五丁畢力。狩岷青于別磴。延岷泚于旁瀾。鈴雲轄霞。雕巖繡壑。奧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典之殷盤。景筵之瑤柱。棲其界者。苟非八叟。定亦囊童。將皆分陝。仙凡割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闕。道亦以章。昔之三程。躡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鍾。夫踪絕瀆樵。而大夫去之。役戎馬之場。代沉魏晉。而文學就此。探天人之策。原其飛光灑水。通隱金門。非爲抱梁。固足貴也。若所昭昭。何其磊磊。或才方藻國。有陳子之體舒。或名已傾都。爲余生之雷响。各無滯骨。殊異枯禪。既聖世之有桃源。卽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其幽韻。體以文綃。則其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加毛溪頰。點睛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莊之狀。夫使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煙。非夫名通。不具此致也。若乃尙平結遙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法于臥遊。則不知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駟駒于外。而此二子。倘亦情疎野鷺。心畏眞龍乎。

嚴讀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簫瑟之音清。文境如是。

跋董玄宰書王念生勅命冊子

倪元璐

夫雨露竭澍。而獎百昌之能。雲霞極姿。以贊穹玄之色。故征和九策。瑞蒸都尉之閭。太學五經。光發中郎之篆。何則。瑟瓊黃流。取殊榮之相報。明珠華楨。亦聖言之所資也。有番君之匹。亦召父之流。稟其孤清。啖絕華亭之鶴。出爲騰蹕。啼過會稽之鷄。畫界蝗邊。行車禽擁。劉玄明

之第一。徐聖通之無雙。不其然乎。屬以虞曠遠矚。察姑臧之絕踪。漢詔華飛。役許燕之大手。十
行星爛。條廉署能。三命風申。旌庭策闔。如綸之致。可得而觀焉。夫物護甚則錦承。人嗜深者絲
繡。於是乃使鍾索之彥。起而拏騫。顏柳之英。致其奔扶。觀其體凌撥鎧。法極懸釵。慄慄如臨。鄰
下凌雲之榜。飄飄欲舉。絳州碧落之碑。斯則唐宗之所以醜妙于餅盤。魏后之所爲就佳于壁
帳也。垂于覽者。其道無方。可識皇謨。並資吏範。大則天球之貴。小亦墨池之娛。則知七寶合成
月姊之宮。有爲樸鑿。五方轉換。天王之目。隨在摩珠。呵以佩刀。誓于淮水。驚其神物。渡延浦而
龍翔。考爾世珍。對岐山而虎拜。云爾。

庠黃侍御疏草略云。夫萬時者夏迷。游光者春咽。驚鷗者秋嘯。悔革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祇重之世。列腰齊墮。
疏觀曲女之城。○欲使買言失至。陸語墮新。儒語渾金。璞玉于漢魏。而鐙鳴于三唐。此能兼擅其勝。宋人不足言矣。

媚
幽
閑
文
娛

七
六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光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光化贊可訂

庶常進學箴序

黃道周

洪惟我太祖。耆定陳常。戢彙求懿。方啓處之未甯。乃弓旌之四屆。弘文首開。碩德萃止。建安吉水之彥。共總縹緲。浦江婺源之英。遞爲師表。迨於文華堂闢。九士傳餐。雖致用未弘。而荷榮斯赫矣。嗣我太宗。肇旌庶常。仰視列宿。一時養綏扶幼之音。同鳴鹿野。冠仁戴義之隊。共巢靈阿。咸以振藻禁庭。披英秘閣。漱沈當沆。溜之淵。徘徊近天日之表。雖無左右萬歲而奏至言。間有大人踰躑以通帝臆。所以人思矜奮。世景休明。於時解生脫穎。矢論而遇庖西。周子妙年。振矜以干華貫。而採者不以爲競。談者不以爲躁。將以球圖在序。實侑畫于葦萋。成林時聞逸響。尙鸞刀於禾藁。猶資一割之鋒。繪紳絨於黼文。未嫌兩已之戾也。粵稽古昔。道始鴻濛。似當

荒遜。已誦盤孟之書。豈必毛錐。兼舒杵築之氣。載覽邇賢。事通經濟。亦有投牘推案。而薦圭璋。間亦離舍歷垣。而提魁柄。故質近冲和。則笙鏞錯韻。識通敏妙。則鶻族承風。漢稱丙魏。非假枚王之篇。唐臥宋姚。甯資燕許之什。維我皇家。大敷文德。將一帷幄之權。特優經術之選。適館授粲。天子之重縉衣。倬漢麗章。古人之習游水。尚有角而不觸。貴備采之曰威。是以委蛇著訓。則衆釋羔羊。白黑成文。而義逾炳虎。迨三楊懋績。共舒柔惠之聲。二李乘時。合濟雍容之福。遂使人薄汲鄭。而尚平津。家慕韋匡。而輕王魏。緇繩就木。何自獻於巖書。省括虞張。要無傷於鼎趾。所以華容投袂。而矯文襄之舉。汝愚濡首。以踏大紳之轍。譬於尼父縮頰而食蒲俎。玄成曲頤而傾芹醕。雖未當於和羹。亦未可謂失味也。景會時遷。風雲改色。肅皇來代之年。適火木取新之會。先輩以疑滯濮園。鬩爭曲室。後生以未習新禮。駢出部曹。共鑽仰之末由。乃翱翔於翻反。自是以後。未搖鈴索。先佩括囊。俯仰饒粥。勒宋父之銘。冬夏陰陽。遵汜機之路。一旦勢就虎軌。道撓龍血。燠篋夙貫。反而難尋。申甫清風。翩無肆好。雖隆墀之響未衰。而唱歎之音亦蕩矣。約其瀾源。嘉隆之際。拯壯尙才。洪宣而餘。包荒近德。德隨福立。才與威隣。二者相宜。成文維學。是以博陸升車。挾莢而偕安世。復之出蜀。言別以戒萊公。咸相黃流而雕金勺。用啣冥燭以佐羲暉。而况於險巖初給。未成繡補之文。齋素紬思。欲寄黃衣之夢者乎。方今總章復闢。講幄弘開。

聖天子宵衣清暇。將覽辟雍之儀。明幸執退食從容。亦懷於樂之想。邇諸多士。披雲觀青。下帷發藻。進逢執戟。不復嘲楊。退值射孟。無勞難朔。而無能仰讚塵謨。俯伸螻說。徒修旅偶。以睇畫梁。顧日陰而辭丙舍。欲以前齊哲匠。近攝能倫。羞肩比影。不亦羞乎。况又今者。道當泰極。時會物盈。春秋反軌。已邁三八之期。漢德循環。更邇四七之運。龍變不降。則堯舜孤勞。幸及未陰。尙資先覺。所當慎圖終濟。亟遇同人。上者秉思匪夷。盟心若撻深。六代之興衰。鏤於指掌。攬五德之鈎運。鈕其旋回。次者獨立不懼。詠狩獵稼穡之詩。相幾遺榮。消跨刺輕肥之夢。見非出位。庭自無人。又其次者。恬心典墳。息機撰述。廣成羽獵。或徵詞之足風。載檢白顛。或聞言而無咎。下者乃宜人鑄三鍼。馬分五尾。饑餓以成雲霧之班。動靜不離縫緘之內。若夫尋行摘句。袖冊之出兔園。辰入申歸。候禽之遵鴈渚。諒非閔散所答於璜書。盤說所通其舟楫也。爰舒坵管。勸爲玫瑰。

可維交數。

奇女子傳序

陳繼儒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于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胸胸然適也。已置子扞扉。投一絨。索敝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壻事。

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殉。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癖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于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擿。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于太陽。翳于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王伯揆張子房推秦記序

方應祥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荆卿徐夫人匕首。失鏹於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誤中于副

車也。荆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顧亦作此蚤計何哉。雖然。副車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沙丘之魄安知不卽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雷霆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彙傑舉事。魄礪廓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馮吾一意以遊戲鬼神。其肖吾之意與不必肖吾。亦以馮鬼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瞀人有穹后羿之射。時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之雪涕而乞死。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况乎策勳中不中間哉。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譖荆卿。而譖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傀儡之場。瀟條高寄。豈可世人情量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懣快鬯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惋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己。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黃道周

標銳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得。亦有五賊焉。蚤蒨而蒂不堅。一也。像教而優飾。二也。無所鼓之。縈絲而救日月。三也。以教天下之輕嫚老。拜其穉婦驕其姑。四也。火迫霜枯。五也。深宿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不得。亦有五德焉。謙柄一也。益壯二也。眉髯已茂。顰悅不設。三也。知敗而達化。暫通玄理。以反於命。四也。幸而行之。不更言者。五也。故以文貌利聖賢之

言與其夙而享之避五德。甯晚而享之避五賊。鄭都甫之於聖賢。蓋沈浸而鬪之矣。先是十數年。則見鄭都甫所爲制義。精暈相射。出於石室。今又十年。而都甫猶以是名。石室猶故也。而精暈則既加遠矣。嗟余亦廿載困於此道。游處寡陋。邈於師友。獨與窮戰。時敗時勝。每一頓頓。則痛引自咎。灼體齧膚。大而揮鉏。顧金之愆。細而如廁脫巾之罰。莫不咀毒心繫。發藥清旦。然絕口不敢謂文章之故者。人卽不能爲文章。謝文章之報。其過不過與衆等比。不能爲聖賢。而驟壽以聖賢之言。大食其報。衣衣車車。罪乃過於倚市。而續帝飾者。故今天下所爲已而蓋。且比於聖賢者。其品不過二端。免罪第一。引罪而知過第二。爲其道不食其報第一。後其報而久於其道第二。夫都甫則所謂後其報而久其於道者也。後其報而久於其道。卽奉聖賢而食文章。不以爲過。如僕則僅知罪焉耳。夫以魯五百里三命之爵。躡躡一聖人。五十年而後得之。猶且不久。仲尼自云。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蚤達也。必不得已而取。猶人在茲者。以自抒發怡悅於其弟子。猶不識當時所爲文等。季孟安在。今樹頤頃結。股脚趨且。旋偶一語。影似而張目。大嚼危步皇堂之上。又因以教人云云云云。若莫已若者。是都甫與僕之所大恥也。僕生平頓頓文遇。每反成敗得失。與意中之事。了不一合。卽有一二文字。誤罪人目。其是非去取。與所懷來。亦絕不相當。以此不敢向人商略此道。意僕後都甫既十年所。不甚沈浸於

罪報引免之間。擇之未審乎。而都甫之辨此則既久矣。今天下人爲聖賢。大江南東。鄱湖之西。有唐宜之。羅文止。譚友夏諸君。皆深宿於聖賢之言。鄭都甫以石室靈威。提攝諸勝。卽一旦有仲尼出。將立嬰相射文貌之言。招諸僥銳者。入門而右。諸深宿者。入門而左。吾將中立焉。則愬在德賊之間。亦奉鼎耳。遂巡郤立。以從於後報而久道者。則在吾都甫乎。在吾都甫乎。都甫建德人。今大中丞之昆。與貴池丁師交。俱爲吾師行。

會試錄後序（代張晉江與刻本有異）

倪元璐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賂。何言乎其賂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賂焉。易之言賂書之言霧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啓闢然者。此其以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暮氣。而罣於窮奇檮杌之繁妖。如處叢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於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冒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奸勦。逆使嚴霧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

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昌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敵臣之遁，其君者，略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略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于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即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弘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押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陽其德，而臣則懷諛，而棲于至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意，以與上相睹。相睹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之鐸，心志者，鍛才之鑪。世願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無其才智者乎。且夫明主在御，臂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其醜難。乘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况以上冲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

臣從之枕圭席纘。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不可慎哉。

戊辰錄出有曹後序。爲倪鴻寶先生代斷者。正怪其初中文氣不甚類。且中間生心害政一段云云。全似崔魏護局人語意。不應出先生手定。非是。今春購得其原草。讀之。乃知中十數行。輒時宰改竄。非故吾也。五通讎切。時宰甚毒。固應取怒。然而人心如面。豈不諒哉。五通可當四其宜發曰。獸糧滿飲。以宣其快。

江西鄉試錄序

倪元璐

歲德丁卯。通其木火。於是天子所薪禔天下十七年矣。詔使臣某等徵材豫章。顧豫章未易材也。夫地力疑蹇。風道遄揭。標義鑽脈之儒。嚴骨長幹之傑。國靈所蒸。肩踵相結矣。當高皇帝聖作。天網肇張。而金谿嶽然。首先物睹。今聖業中奮。當又自其一。方舉統類而應。則天子將自舍拔獲之。而翼圍其間。使獸弩道合。固難也。且臣持橐不效。重以持衡。臣心戰然。有如突釜。旣馳至。則某官某監臨嚴瑟。而提調某官某某罔有不共。所辟檄同考某官某某皆茂選也。臣等乃相與拔心晶誓。進學臣某所取士五千三百有奇。鎖院三試之。馬練風輪。皆力俱盡。則得士百有二人。鏤其文二十篇以獻。自五年會試所著令。卽式士文。主者毋血指。主者固已滿欺而領逸矣。然猶使得鬪言簡端。臣於是乎序。臣惟國家以文章求士。是措其令於道所甚貴也。然且爲之則不慊。曰黃葉時踊。兒啼止。而其靈盡。故今世之士。其當官敗。不必歸獄其文。卽主

者盡可得陰拱而逃辟天下之論喜深文而漏誅於此者則不知文章之察也且夫道甚尊則物爭敗之王者救之以卑名故詘聽於辟召則伸矚於科舉眩形於德行迺旌隔於文章變德行爲文章猶夫易貌欺以情實今日其於士不察是聞鐘鳴不可知其擲弁耳模珠於淵者謹循其光氣則多得珠士含珠肝腎而翔光氣於文章管輅相遭性命奔竭雖臣瞽者則猶能知之也臣所不能知者三夫孔孟者盡世之所歸是也孔孟不必以爲貴孔孟望助而寶疑不享其疑不歆其信今而塗遇迨然發獎夫諾於誓壇之下臣何繇知其情哉其又不可知者先民以繩簡筭姦雄禁無穴革庸人踉跄有守法之名魚潛鼠循吐絲自縛雖或莊士然臣既未見躡者良行則不能識矣其又不可知者詭於盛世之容使骨辭徐偃肉緩嵇康隱脈刊稜居無守氣固且得福然臣疑木刀似之亦不能識矣爾迺長爪利鉤梳疑剔理烏彘準繩思變決起夔不沒才鵬非播紀體經能靈謹謝諸氏此數者天下之健決忠臣之行也寸盈之毫方尺之牘苟致其誠屈役不叛則萬石之弓可左右握而十萬之虜可睨而橫行也故曰姑布相表越人脉裏張喉見肝握火而處夫臣所奏士牘猶吏之質也當臣受之齋戒而察至臣亦猶行者功之道耳於是臣當醢士臣正告士曰必無墮其文心夫文章之器非黃葉也而兒亦未止啼也非使士當官卽亦不信今當官所共歎者神飛而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日

死。神飛上則芒下。氣伏下則究上。智用以生。故不肯以死。千秋之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生。一旅之師。數者於世。豈有銖黍致其文心者乎。使天下懷此數者。挈槩而走。臣所必立。取刷去。然常官而或貴之者。則是孟說有完牘。而防風奔命。無專車之骨也。且夫聖智之名。功能之跡。華而可悅。天地之所受藻也。非足文於心。苞采相勝。固不能得之。譬噓冰無出焰者矣。其不然。固如噓火。易再曰含章。言文心也。於坤王事有終。言致功也。於姤有隕自天。言天下之理可坐得也。夫得寶母者。壇奉以呼珍於海。士此寶母亦壇奉之。足以提忠聚能。坐躋皋禹。故有益功而無遷術也。墨瞿公輸盤。帶牒坐投。而攻守之變盡。假二子韞櫝。而見城下。又遷術乎哉。自臣六七年所親見天子。矜朝奮講煥乎昭回。以爲天子之修其文章。而天子則繇之以濛新天下。虔武而創東西之孽。雲漢之成。如此矣。多士觀乎天文。其法最上。其下者往數十年。先臣某宰爾鄉安成。旣以祖持故諫臣劉臺。抵楚相譴去。已又十年。守爾臨汝。定潢池之譁。此爾鄉之所甚材也。然先臣之爲文章。能刻深造思。而其教臣。朝則曰力爾文章。暮則曰無亡爾文章。夫先臣亦有取爾也。臣學於君父。卽必以諗諸士。臣實藉諸士免辟。苟不墮諸常官。則已矣。

合孟蠶蟻。三策問。及此序觀之。卽欲不謂之鬚眉男子。不可得也。朱上愚先生評。

爵祿不八其心。故飯牛而半。肥利害不關其念。故治文而文篇。漢人劉李谷諸賢。災異對。而後不可多見也。同閣中成。

此種見者無不驚駭。勸其改削。先生不之聽。既歸。而里人危之益甚。先生置弗慮也。嗟乎。忠義天植。豈可禁哉。灌夫罪座不足奇。妙在罵人人不怒者。非不怒也。直是怒不得耳。

邪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羹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羹爲不味之烹。玄酒卽非醜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醜幾於澹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嚼嚼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於易牙。貴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宜必敵。則有取於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鑿。養鏗待割。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向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牆之中。非漆。襲石之裏。無鉛。雖復長鬣。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慙而駕高名以自壯。旣已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劇吾舌者。而今吾友邪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爲。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

氏之文。棲於奧深。躍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嘯。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氏之爲文。亦足知麯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陶湯之黎丘。何術復弄。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韻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兩氏遇于塗。必掉頂交唾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口。右執鉄肝。兼寫並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于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繇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恫于昔。起蘇衛稿壤。爲當場之弄。其豔蘇意微。其醜衛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竊。人之欲不朽檜竊。甚于存武穆也。官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律。故世培之能于司刑。于此可知也。然世培之于古之爲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哦梅花。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協于銅

琴鐵綽歸于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于藝。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于道。柳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于臯。世培拈一禿節子。近品漢日。遠遏胡雲。歸于功。且夫譜事爲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已。以世培氏之詞爲樹亭于諸氏。聰氏享諧。瞭氏享態。藻氏享華。俠氏享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豔。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鯁。是固英怪。非其才莫能爲之也。

宋人談理。元人填詞。原是一脈貫下。老生無穿錢索子。遂令分作兩截。○紫雲仙目。李青蓮五臟。皆錦繡。贊此文不得。不觀其語。

淇園序

王思任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嶮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韶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吾郡中者有八。而戴最寵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葢。觀止矣。葢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誦古柏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羹檣之暇。雍蕪擴隙。構園讀書。顏之曰淇園。成而遜子敝。敝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

尋丘穴溝借瀦。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歸渴。酒澁肴枯。不須興盡。先懷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客於日而修於夜。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搖。城闌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棍束。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榻。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修琴買藥。引勝乎豪。則不快。隅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鬻。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藪。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枕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豁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穹巒驚峭。竟日賞心。以几伐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匪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臥。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鐘。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煙紅火。仰萬戶。則萬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錄。盤盂熬丹脂而勝鼎。印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吞圩實而成仙。此詎非羊筍比之福耶。吾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辯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山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日供其身於丹峯翠竊之上。則既得。

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淇園爲福地可也。或曰。命名淇園。蓋託於有斐之義。予謂竹之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漪漪。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執章焉。如是則子猶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喜鄒愚谷至白門以中秋夜諸名士共集俞園賦詩序

鍾惺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菱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雖而成壯老。感亦因之。踴焉興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履簪雜選。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閩中荔文通譜序

沈長卿

夫物各有止。魚止鱗。菜止蓐。果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子鄉頗有博蕪蓐者。安知閩粵巴蜀間。人人喜噉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譬病夫食蜜。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齋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人中

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會有者。祇從他人齒頰得之。蓋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之人。其詩文有嫺有不嫺。以故上下千載。譜寥寥。曾不盈寸。迺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爲何物。亦附會是美。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豔美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覩見鮮荔。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概云。此貴鄉仙品也。閩中人未經啖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諛。而不惡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葡蔗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躔度。千有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爲天下果。爲人間果。非爾家果。爾邦果。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譜。剏自宋蔡君謨。至我明徐興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指於口實。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僑因護之。予則焉能。

知味鮮能。乃知果爾。

選丁卯江西墨序

倪元璐

繁今文於時。固以變之道與之矣。今文變則愈今。雖邀龍馬之靈。役典墳之氣。使倉氏兄弟。屈曲蟲鳥。錯然而書之。亦愈以明。其今者已也。故極今文之致。爲之三年。則未有不腐者矣。豪有力之士。愧之。以爲是不可循。於是乃棄其衡斗。而舞帝江之干戚。爲此者。其道足以亂天下。而其器大毒。天下飲之。適如耳。於是司命者憂焉。以爲非其人強魄。則不能爲也。乃大索其類。以厲誅於疆梁。而鑱其血性。爲此者。其意欲以治天下。而其器大毒。嗟乎。操兩毒之器。以共制一文章。世豈復有文章哉。故吾於今文。則有二懼焉。毒造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承其禍。此始懼也。毒報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首其功。此終懼也。夫庸人不能自救禍。而與庸人圖其功。雖更千世。未有能成者矣。王尊曰。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羅紹威以牙軍驕。盡殺之。而所部兵。羸不可恃。則大悔恨。植其名而不足以著物。貴其體以犯天下之不服。則其叛之必速。是使天下之二毒者。相伐無藝也。吾於豫章憬然欲變之矣。然吾欲變之。而不敢不握其才。管夷吾欲變齊。則握高國。趙武靈王欲變騎服。則握公子成。高國公子成者。齊趙之人之所大服也。故吾爲之制奇平華樸四網者。不脫一面也。然吾必一一吹之。而察其才。自吾之意。以爲察才之法。存平別賈。夫文章之有鬼道者。牛蛇無禁。而黎丘不可尊也。黎丘之穴破。而四者之才。乃始退而各守其宮。子產曰。鬼有歸。則不爲厲。故文變則可歸也。歸則不厲。不厲則其才不疑。其才不

疑。則其體立。才非一的之招。體非一轄之鑄也。奇平華樸。苟皆以其才爲之。則其于體均有矣。使四者各有其體。則文之體正。天下有此四正者。則天下之二毒者止矣。是故錄其文而告天下。下以其故。然天下必知吾爲豫章言之也。京房考課之法。當時第使得行之本郡。夫不憂其身之不免。而憂考課世。固以京房爲愚人也已。

予論文嘗深味時之一字。終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妙于時也。古文非不佳。而施于時。無論非體會其新。而舊是圖。數見不鮮。有何佳處。得吾師出其毒。大快我心。

郭蝶公五先稿序

艾南英

廬爲州。當古淮南壽春之枝境。春秋時。常以巢舒英六奇側吳楚。強大國之間。竟用力戰。而後服爲雄。故其人率能以智勇自將。亞父一不用於楚。而漢業成。周公瑾機神權略。遂佐孫氏。霸有江東。鼎峙而分天下。自濡須肥水之後。南北常祖爲存亡。及太祖受天命。始渡江。得巢湖舟師以濟軍。當是時。蝶公之族。從征行授都統。萬戶者數人。天下既定。越數代。而蝶公以明經子弟用。古文奇學。傾動海內。亦其勢然也。然予常竊怪其地大以腴。民習耕門。而文章萎然。自兩漢迄今無聞者。獨一淮南安。安辯博能文辭。使詁離騷。且受詔。日食時上所作內外篇。予嘗讀之。其書皆周秦以來。散見別出。鎔字爲句。鎔字爲篇。若範雜金而爲器。如出一手。故予常

目之爲治人意。非王能自爲。頗疑其客八公之屬爲之。今考其地。皆廬產也。然王又以黃白術致神其說者。以爲鷄犬皆仙。予常思之。此爲王文章寓言耳。合莊列管韓荀卿呂覽之言以成書。使微者以顯。散者以貫。此與變鐵石煮丹砂爲黃金何異。蓋淮南之後。千有餘年。而得蝶公。蝶公爲文。苞孕百氏。肆筆成文。一句字不自古人不言也。考其淵原。旣已如淮南內外篇。然安生西漢之初。天下藏書未盡出。所見僅數種。而蝶公當今日周秦之祕。汲冢孔壁之藏。與夫漢魏唐宋以來。瑰奇怪偉可悅之書。博取而融裁。且什倍之。疑八公之屬力未辦此。其所得心成文。而見之者。又制舉業也。此如詩之有近體。文之有四六。欲使古人之書。層見錯出。如吾才焉。噫。亦盛近矣。視淮南之兼儒墨。合名法。漫羨無所歸。其爲力難易相去何如也。而蝶公又以其餘治神仙黃白方技迂怪之說。如八公所爲。好之唯恐不至。豈蝶公又以自寓其文耶。予嘗謂集數聖人之道。以成一聖。如治人者。如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書者。惟淮南安充其說。液物爲金。液金爲氣。化形而返神。如僚之丸。秋之弈。以是證道。又以爲文之寓言。吾懼蝶公之未。有止也。雖然。吾與蝶公言意氣。卓然使人有封狼居胥之想。蓋將爲公瑾耶。抑鬱鬱不得志。因放且詭焉。以自寄於其鄉巢父左慈之間耶。則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盡蝶公。蝶公舊字無文。謂不待文而興也。今又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言。名其稿曰五先。合無文之

義而推之蝶公爲人。可以慨然而想矣。

千于文力拳韓歐。于此具見一斑。忽離忽合。七縱七橫。頗得太史公之神。蓋韓歐子長之的派也。

沈君烈遺稿序

周鍾

君烈死。其孺人薄少君爲詩以哭之。余讀而悲焉。有曰。場中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却怪君文遮不去。故將奇疾殺君身。有曰。濁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翁是夭亡。有曰。絕壁無緣困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文幻似桃源路。只恐青山誤後人。有曰。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有曰。文心化作青松塵。拂盡凡夫筆下塵。爲詩百首。淋漓悲痛。皆此類也。余獨異其句曰。筆鋒鑿處殺機深。自古文章之流派各異。要其能傳者。則生氣殺氣兩者而已。古之爲文。純以生氣用事者。前莫如漆園。後莫如廬陵。眉山之流。其他如屈正則。司馬子長之類。皆全以殺機行者也。蓋士負用世之志。又乘得爲之時。以恬澹其心胸。則其發而爲文也。必舒徐寬厚。往復詳贍。而無忤於世。至於縱之以有爲之才。又厄之而使不得見其用。則憂愁困苦。情與境會。雖欲文之不動於殺。不可得矣。讀君烈之文者。見其實閒性靜。縱送自便。若獨得春夏之氣。余獨怪其爲文。貌冷而中肅。骨重而神寒。夫嚴肅之氣。寒冽之味。天地所爲乘於候之自動。而勢不冷。不自於秋冬。以收春夏之繁淫。而歸之冷寂者。

也。境冷則味苦。苦則萬變生焉。故夫文人不得志於時。小則爲貧賤。甚則爲刑夭。皆其悲蕭激楚。默動於秋冬之氣。而不自知者也。君烈文采風流。卽之如珠玉照人。而余時從靜中察之。見其至性寡諧。幅巾蒙頭。無復塵世間想。機之所動。蓋與秋冬爲近矣。昔長吉作詩。好用鬼字。殺字。血字。識者以爲不祥。君烈之文。倘亦其類之似者。各以氣相合與。雖然。富貴福澤。天之命也。至其士之能文。與不能文。則天亦有權焉。存其間矣。國家三歲一貢士於庭。其間盛服采。炫駟從。以煇耀於時者何限。顧榜墨猶新。而人不能舉其姓氏者。何比比也。又况乎以書生而走當世之名。以琴瑟而兼友朋之樂。豈不亦布衣尊遂之極哉。以此絜彼。其所得於天之分。必有辨矣。抑更有進焉。文章行已。兩者相輔。以其足於己者發爲文。大樹之子。百條共母。晷以根柯相及也。天如不云乎。貌無媿惡。當相其心術。體無剛柔。實斷其行事。君烈蕭然四壁。而厚自植躬。雖有郡刺史及州大夫。欲稍爲其資生地。咸謝不屑也。則其素心靜質。後有采風者。又豈得僅位之以文人之列哉。余請再廣少君之詩以歌之。曰。鐵骨支貧意獨深。有睛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彫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

少君詩百首。字字流紅化碧。足以不朽君烈。

張天如梓君烈之遺文。而撫其孤。張受先以女許字。皆古誼也。非君烈無此友。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祥喜而亦似真喜。祥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鷄鳴之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真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驚。驚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於詩不尙氣而尙興。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稟於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卽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興。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似喜。祥喜不喜。常若觸之。可喜。

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所不欲也。謗己己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己以謗己。己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爲真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矚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而不諱。卽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己也。是書始閱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強索之。皆過也。雖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諸儒辨史。字搭句擊。終不得其意之所在。未免爲子長所笑。先生此文。則候臆之于太玄。千古一知己而已。

二續古文奇賞序

陳仁錫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由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辭。辭火。又曰。世能祖祖。解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

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概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擊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而手。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子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囊。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以萎蕤。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啻文士之雜之弱。而嘗介胃。是舍種求植也。請與

灑。誦喬渾賦。劍舞者。唐羽林表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

劍爲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况文章之士哉。

以兵言文奇而確，其勢之伉壯，絕似韓文公。

李岡甫制義序

黃道周

別不晤李岡甫，有傳岡甫論義稱唐人應試之作，累千百牘，無甚傳者。所傳一二，如錢起、湘靈、杜牧、阿房，假得於夙搆感夢之餘，幾幸不墜，而猶以試體無傳，間附於雜作。予不見岡甫，不知岡甫果爲是言。以岡甫場合之文，及所惠予二十餘篇參之，即使岡甫畫行市中，左吐右書，無不傳者。何所別體之有，然以意揣，今所爲文，與世所標豔，施新噓火者推之，宜非岡甫不爲是言。岡甫意以爲不絕之言，不託於衆獻隱食之臺，一日闢門，朝聚千人，暮聚千人，指動頤張，無一異詞者。雖有好語，不可以祝洙泗，溱洧分流之間，老父涉水，女子漚麻，則亦可觀也。何也？其志獨存焉耳。聖人不貴同存之詞，而貴獨存之言。獨存者，誠然而存之，衆所不涉，驟駭而徐歷，以其獨體行於比體之間。若中國之使於連臂之國也，以爲彼皆合存者，則以爲之獨存。獨存則體立，體立則神生，神生則變作，變作則體遷，體遷則感遇不一，而夜行者因以爲鬼神。夫鬼神者，衰假之名也。聖賢不立衆說以相恫，而後彼得焉。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無賢不肖，皆

口有所祈冀者。鬼神方走其氣焰。空谷之處。嘈聲之下。畏不可聽也。有言出而善者應之。有言出不善者亦應之。以其應而狂喜。以其亦應而狂怪。鬼神既不受其狂喜。而受其狂怪。夫使無有則已。有之。必以爲謾已也。十年之內。而皆去其籍。則自是無傳矣。且以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祈禱所託。莫能相尙。具體之倫。大者數百。小者數十。鬼神一物。附聲其間。豈得所謂獨存者乎。獨存之士。不戰於陰陽。不鬪於庸衆人。意所不可。異物獻之。而不肯受。意之所可。兆魄使之。而不敢去。彼其人固嘗竭志於寥廓貴賤。取舍笑罵之所不到。而真力焉。力志已到。明瞻合生。上下百世。夫固多避焉者矣。富貴之士。好言如流。納之四壁。除墨去褚。不出百日。取簡授之。故有不麗十字者。何其精爽氣焰之不可再取也。且所謂體者。藏神之名。非附神之名也。神有遺體。明不生魄。如必其圓白者。則彈丸以粉而謂之月也。故曰體無滿缺。神有生死。獨存者。皆無所借於彼而存之。其同試而獨應。若陽燧之取日。方諸之取月。映之而得水。火其獨試而獨應。若摩柳之得火。呵蚌之得水。瞑晦不齊。而我皆存者。獨有之也。今之所謂體者。必旁借其詞。綿匝委隨。爛紫敗素。千段如一。見者如夙習然。而後以爲之標美。夫如此者。將其滿定退處。有得而能之耶。抑其詭隨漸滲。居肆而能之耶。如其漸滲居肆而能之。將以首戴背負。攬貨於天子之前。一有緩急。於楮號神。叩首而已。必且勉強求其異等。三日一筆。十日一紙。搖曳自得者。而

謂人傳之乎。凡物之傳。皆有近於聖人。卽不至於聖人。皆有所實存於人。唐室之人。以其才鬼自傳其靈。而猶多不靈。今以路人而傳聖人。夢所不到。數而謾之。而必以爲或傳者。猶優戲忤尼。而石刻其曲也。必自爲傳。而終於必亡。以是爲道。可以涕哭。今以岡甫之意。卽使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夙物。安筆書之。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又以岡甫之意。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異物。附耳作語。倩筆書之。亦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岡甫二皆不爲。則雖有大人上林繡補。龍骨黃衣之老。引端其旁。岡甫當之。猶比於噉嘔也。而况於殘篇剩語。略可乞口。詫必存之。以爲神晤者乎。又况於因人之言。千段如一。服以成習。而自爲試體試體者。宜岡甫之風。言之以爲不存也。岡甫自燕歸。益新力於文章。予去遠不時領異。乃僅理其數語。覆則不知。以意射之。如予者。眞所謂寤言者矣。

先生嗜書成癖。手錄盈笥。居長安。一切醜醉都絕。肆力誦讀。幾無遺編。明興大儒。應推第一。今人摭拾一二句字。輒自號爲宏博。宜爲先生所捧腹也。

秋閨夢戍詩序

譚元春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之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眞篤凄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之至也。然役或不盡于戍。時或不及于秋。

情或不生于夢。體或不限于七言律。數或不至于百篇。一歎而已矣。吾友宋比玉客越之夜。忽若有通焉。而得秋閨夢成七言近體一百首於荒邨危垣之家。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歎而卒讀之。則虎關馬氏女也。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篔衣裳。碁枰鐘梵。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于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悲天憫人。勸王恤私。非惟庸士所不知。蓋亦仕宦男子。博雅通儒。所吟之而面赤者也。而又皆夢中聲情。步履倏去來于孤燈瘦影之中。漁陽之道路。夜經。羅幕之車輪。朝轉。豈止鶴鳴于埳。婦歎于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百首之夢。無一不秋。三秋之魂。無一不香。故題曰香魂集。吾猶謂如此女士。而以婉戀待之。但恐不愛耳。或憐其太苦。余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有詩。此婦人乃真大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瓊神寒骨情愴幽遠。

白香集序

沈春澤

窮天地有色香之靈異。超渺者莫如雪與梅矣。之二物。惟亭亭立于不容摹擬。不許依攀之地位。而庸夫俗子。卽有所點綴。不覺愈親愈遠。從來雪後梅初之境。吾止取二處。曰。莫冷於

蘇卿之窖中。莫傲於孤山之屋角。愛雪賞梅之伴。吾止取四人。曰莫高於閉戶之袁安。莫幽于訪友之王猷。莫樂于策蹇之孟浩然。莫秀於鄭康成之侍兒。賦雪吟梅之詩。吾止取三句。曰莫化於明月照積雪。莫雅於巡簷共索梅花笑。莫澹於疎影橫斜水清淺。以爲至矣。極矣。安得搜古羅今。窮形盡相。叢衆白於一編。儼同雲之密布。掇窮芳於尺幅。宛落英之鬪紛。若沈履德氏白香一集也。哉。讀是集而何處不可對梅雪。何人不可尋梅雪。何詩不可入梅雪。予向者之言。何其不廣也。想履德生長西子湖頭。日往來寒煙高樹間。與林居士玉骨香魂不覺異代相映。造化在手。神妙不測。固宜爾矣。履德既沒百四十年。而其書流落塵土中。六出萬株。岌岌乎有雪沉花謝之恨。吾友宋比玉得而祕之。數年始付梨棗。爲履德功臣。予讀之。藏之。又幾三年。始踐宋子之諾。爲之序。予年來瘦影飄篷。竟爲秣陵羈客。胸中鬱鬱。有二大恨。一恨吾家十五松下。古梅百樹。每流風迴雪之夜。開窗倚筇。南枝初放。前嶺半白。此樂遂如隔世。又恨吾鄉去光福玄墓諸山。不過百里。遇臘盡春來之日。一舟一柁。縱遊無賴。萬峯雪滿。則訝花之在地。千村花發。則嘆雪之在枝。至今夢寐猶香。不知何年更過其下。今履德是集在。卽予所謂處處皆梅雪。人人皆梅雪。語語皆梅雪者。予雖偃蹇。亦自謂梅雪中之一人。而又何憾哉。然則宋子之刻之也。豈特履德功臣。癖夫考槃一室。披卷臥遊。可以忘世。宋子闡幽之力宏且勇。予亦感其

意而序所以刻是集者如此云爾。宋子閩之蒲陽人。中年浮家白下。每與予同踏雪鍾陵。探梅靈谷。詩酒自放。自稱浪道人。亦曰白門浪士云。

白香之名甚顯而文之瀟淡芬馨亦雅稱此二言。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孟長茲游有四快。而天時之宜。風日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游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衣衲侶。游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於煙迷徑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援救。此猶足以徵人心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游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穀。皆未嘗汎石公龍渚之棹。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耳。其他游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卽弇州之文。亦似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縹緲莫釐爭高競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游者。遂可無言絕響。不必先結一記游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恆與幽人畸士相親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潛而流遠。余間詢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柳州遺蹟。按圖索之。殊不相當。獨以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於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况洞庭靈奇。夙標震旦。惟護之以風濤。怖之以陰阻。卽具逸情。

遠性者亦未能時酬對。一朝爲耦，相得益彰。山靈愷豫，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橫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煙繞，門前寸武，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游，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茲游記，固深快之，而亦幾妬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游，而茲已游。他日雖游而已，不必記游也。

人知先生丰骨稜稜，而不知其饒韻趣也。正笏垂紳之間，何必定帶木彊氣。

關壯繆定本序

姚希孟

自古忠義之士亦多矣。忠而謀勇，則爲廉頗李牧。忠而成功，則爲郭汾陽李西平。忠而無成，則爲諸葛武侯。宗觀文忠而蒙難，則爲顏常山。爲張睢陽。爲岳少保。皆燁燁於青史，而寂寂於愚賤之口。獨至于關壯繆，則自販夫走卒兒童婦媪，上而千古之誼辟，一代之興王，爭先而尸之。祝之，廟貌之，褒美之，甚而王之。帝之，聖之，吾不得其解也。卽曰有稗史，有傳奇，有耳語耳訛，承訛俚鄙不足稽之談，浸灌於人之肺腑，而不可湔浣，則說者何嘗不與張桓侯同稱。此何赫濯，彼何澹漠也。或云桓侯武侯各自聖於其地，終不若壯繆之浹遠近而亘古今也。吾愈不得其解也。記云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聰明則冥憤，烏知善淫。然聰明而不正直，正直而不壹，則回互欹側。人得以焚裔其盼，蠶而不足，靈且毋論。逃聽遐矚，爲下民作綱維也。就其

生前微有回互歎側。則必文綴其美而匿其醜。飾其所長。而使人莫闕其所短。伎者矯而讓。編者襲而寬。其閃忽藏露之態。純是宇內之陰氣。則皆死氣也。人之生也直。不直者死之徒。生而死矣。寧死而生乎。壯繆之見辱于操也。他人感其禮遇。必委心焉。否者且結嚔絕粒以死。而壯繆不然。一飯之德。必報終身之誼。弗易也。刺良而歸。封其所賜。致書拜辭。何光明磊落也。馬超來奔。孔明心知其護前。拜前將軍。羞與老兵同列。費詩得而說之。心曲中事。蕩蕩然。落落然。不獨與孔明見。亦可與費詩輩見也。愈伎愈陽。愈褊愈平也。日月之食。良玉之斑。曉然與天下共質之。豈若柴柵其內。函蓋其外。效鼠輩啾啾嚙嚙哉。絕孫權。惡糜芳。口如其胸。行如其口。灑氣可以貫白虹。而嚙語可以通碧落。直之至神之道也。嬰兒順之則喜。拂之則怒。無造適。無獻笑。有時乎匍匐入井。而不自知。古之至人與嬰兒同體。抱天地之大槩。而無少剗。其壯繆之謂與。至若天台智者。當陽清溪一事。舍覆舟山。奉師安禪。神運鬼工。棟宇煥麗。師即乘爐受以五戒。是不特外護金湯。亦且爲新發意菩薩。以天大將軍身得度。卽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矣。今之明神。載在祀典者。嶽瀆而外。惟神爲正。非直道之挺持。則宏誓之所攝受。戴君而刻此書也。豈獨媿夫淫濫。其有昭對之思乎。吾于此占其人焉。

壯繆大節。不可枚指。只一至誠無僞。是一括之區。區區燭達且云爾哉。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光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光化贊可訂

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誥命

黃景昉

制曰。朕嘉意又民。責成計相。二京作宅。瞻祖宗豐鎬之區。六職建官。先南比度支之寄。必有財宜。先有德。惟舊都思用舊人。爰播贊書。式徵殊數。咨爾某官。體資忠亮。識蘊淵閎。擢自郡邑。藩臬之間。游登執法。試諸禮樂。兵農之用。具有成勞。業稱累世之能臣。適值先朝之末造。羣邪醜正。爾因慷慨拂衣。未老投閒。時或沉吟憂國。暨朕躬再清天日。尙海內未息兵戈。問一歲錢穀幾何。曰有主者。念諸臣廉能最甚。僉惟汝諧。晉長地官。俯從人望。覽邇日條陳再疏。悉老成搏節一端矣。方今奴虜妖誼。漸及內地。吳越財賦。已異當年。楚餉伴委之黔中。南糴半沒於豪右。廟堂開會議之局。幾於筆秃舌乾。守令得催解之文。或以充囊掛壁。凡滋耗濫。悉賴勾稽。

非借股肱之良。疇安根本之地。茲以覃恩。授爾某階。於戲。周公居洛邑。實爲誕保之師。蕭相守關中。獨領轉輸之任。追爾疇昔。初貳農卿。已能使少府金錢。漸如流水。而况今三台杓斗。佇近辰星。尙其著足國及民之助。行矣。有自南而北之召。靖共爾位。式遄其歸。祇服斯言。且有後命。欽哉。

大臣而有清譽。非難。要須實有救時之才。砥俗之骨耳。如吾叔在陪京。盡釐宿弊。大足軍儲。誇之誦之。統非所計。斯不愧于清譽云。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蠶蟬蚓。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轡軒之使。陟于瑣闥之班。游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夔睢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媼。當蔡京童貫之時。上亢君宗。開寶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爲縉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

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爲子孝。淨濂之義。生死同揆。彌奇下壺。仲章鮑昱。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甚弘之血。

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令讀者目眦盡裂。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甚弘殞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器希聖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禰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旣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符網四張。喬固騰滂。梏鉞相結。焚原灑岳。不可邇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唾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閱而爾獨持虎執擾。冰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據。俠抗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狗繫孥。本有荆軻滿族之心。不止郿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爲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甍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

復漢尉喃鬚。唐臣喃齒。未有並其慷慨。儷此從容者矣。今振軸旣旋。袞鉞並設。碑踏元祐。大升公正之羣。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甯存狂狷。睹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樞魏璫之禍者。半屬非意。甘陷不測。而與爲抗。則大洪鬱洲兩先生尤烈焉。故論明興黨禍。當以兩先生爲李郭。○文中字字生氣。固不磨之介氣所憑。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誥命（略）

倪元璐

夫有破柱之勇。而怯者。颺辭而表閭。有請劍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表閭等之條墓。人暮甚于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宋璟絕言而鐵石。張象與歎于冰山。而鬼彈星飛。獸機飄發。大官頒饌。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喃綸。不行誅寇準之狀。彊直已効。詎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內而采薇外。

寓諷得妙。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勅命

倪元璐

勅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然間者

日墮美新之文。顧反蓬然。而從天下。嗟乎。自漢宋之陋代。有劉陶陳東。而高皇帝之教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未然。敗則滅燼。而更鑄之。其道甚微。言告師氏。爾且官某。出自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詩。拔萃弘詞。則以三長吏治。侍從之選。啓沃方賚。而爾甯徙海而溟。捐槩作監。是使歎興宣室。忙遺紫微。然朕之意。亦惟言念豐芑。有懷陵我。藉爾九德之謂。振彼八鳳之舞。乃爾鐘鐸無闕。杖鼓相將。遂已天廟光迴。石頭秀出。唐閣旣殤。楊瑄極選于名儒。宋禁方張。汪達抗爭于僞學。成均筵席。今古同揆。茲用覃恩。授爾某階。錫之勅命。嗚呼。朕則使爾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長也。爾益務端軌。躬譽髦斯士。而旣效矣。朕則旁求。

可以爲詞林阿比者芒刺。

太常寺少卿沈維炳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爲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發其朝氣。功利富強。苗然而欲見。王霸道雜。與治日遠。朕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疏。神人之和。若傳烽可召。則至治已。有能爲朕夷夔者乎。爾具官某。昔以健令。宰壯梧垣。蹇謬能言。僵直自遂。而慶生於破柱。禍極於沉河。猿亡致延。弓失忌得。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矧爾亢貴君宗。示難鵠的。繪繳之及。固其宜矣。今

者。莫陸既決。碩果僅存。召首諸垣。俾弊羣吏。而爾法辨荃菴。道劑硝乳。用使繁妖之氣。化爲明霞。玄黃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績。擢貳容臺。昔堯顯寅清。漢遴忠孝。若其以爾精義。出爲駿奔。達禮享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暨文章。將九敎坐歌。三靈自順。禮樂與舉。詎須百年乎。會逢覃敎。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朕卽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之情。伐鼓而號於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俎豆之事。勿曰嘗聞。往而學焉。苟通其故。大治日出。雖至於馘虜俘夷。朕能知所繇來。必舉而功子已。

刑科給事中王繼廉勅命

倪元璐

勅曰。朕求言甚。然今者議清於下。聽專於上。使言者知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天下之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効。期來効。則不如返而稽其往功。岐黃既起死。而其書乃信。爾具官某神懷激朗。風義健持。萬石家聲。伏生經術。祥刑之政。皎若清霜。大江以南。哦猶吮譯。夫制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則中淫。明清衰而物道。此雖使高謨呂誥。齊隊而發箴于尉。釋之。共曹而察麗。猶不能以執其倫要。孚彼成輸。若爾審克之能。已絕浮頰之聽。朕嘉異政。擢爾禁垣。而爾蓬勃鼓忠。幾深選識。坐席未煖。諤論已擣。陸語輸新。賈言失至。蘊崇始發。李萼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一言。斯可驗其九苞。徵其百折矣。茲用覃敎。特授某階。

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卽以爾之能言。繁稱廣說。旁極百端。猶以刑爲大氏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絀。寬苛並譏。猶梗偶相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資爾鯁固。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敬于刑。

以刑官督刑官。恰合此種妙議。

王銘。豈師哀矜乎。下。祥刑雲間。至今感誦。此辭固無溢美。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如蛟勅命

倪元璐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璫箠。觀聽瞽惑。如燎方撲。迷於聚烟。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滌六宇者。其臺諫臣乎。爾具官某。品心靜明。正骨彊立。昔令山陰。惠政挺紀。雲垂風抗。童禽會靈。是故朕以豸冠。勇其鳧鳥。火正廟之曰壯。霜當秋而取嚴。而爾鳳不難鳴。鷹始下擊。首則爲朕。扶形鼎魅。聲罪窮奇。快少正七日之誅。暴商英十年之憾。時則同文解獄。元祐仆碑。而爾又表薦遺賢。抗陳滯罰。欲以郭隗致駿。弘羊召雨。瞻目明張。風旨塞壯。而又爲朕剔贅釐浮。條單策弱。大搜囊鼠。遙算波鯨。自爾入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讜論飄興。是知陽城七年。寒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器鼠之忌深。如爾忠能。可曰逾上。茲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朕博稽官制。察百爾之所持。補闕拾遺。道存

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囊。出而攬轡。高崗一噓。未謂來儀。白筆不眠。豈當上節。繡斧佇授。出岳待搖。期爾勵此初心。要於底績。倘懷孟博澄清之志。彌章文通獨步之名。

制辭蓋騰。僅如通套。箋啓而已。滿紙宮商。張帽李戴。得先生一洗其醜。

行人李之椿勅命

繆昌期

古之賢達。請纓獻策。多於英妙之年。如茗華之玉。孚尹旁達。光固已照燭於世矣。而况其輝我使節者乎。爾某慧本夙成。才爲特雋。蜚琳瑯之藻。儼爾圭璋。標杞梓之枝。卽爲梁棟。迺飛華乎雲路。遂展采於星曹。朗識冰融。英標霞舉。棄繻志遠。則使之博貢乎五書。題柱名高。則使之揚輝乎六節。豈馳驅之克效。將葦蕩之有光。茲以覃恩。授爾某階。選勝停旌之暇。宜增華國之珠璣。觀風攬轡之餘。藉廣澤民之雨露。惟是矢志已定。淡漠足以養廉。賢勞足以效忠。搜討稽求。足以策勳名而儲經濟。異日爲朕耳目心膂之臣。必不負乃任矣。欽哉。

明卿先生謂其古而趣真然。

南京大理寺卿徐良彥勅命

姚希孟

制曰。國家定鼎之後。兩京相望。九列共張。迺有弼教之官。轉作優閑之任。如白居易分司於東洛。司馬光留臺於西京。何忍長材。置茲散地。一則優其祿賜。稍供舒嘯之資。一則節彼勤

勢更裕仔肩之重。况驚魂甫定。沉痛方燭者。始予新階。徐收後效。爾某以豫章梗梓之奇。備王國楹櫨之用。花封雨露。雉隴來威鳳之棲。柏署冰霜。豨隊畏神羊之觸。疏開朱邸。手扶旭日。扶桑擁衛清流。志效狂瀾。碣石叱聽車於蠶叢道上。收帕首於印笮灘頭。數十年平陂往復之交。卜一官之進退。數百人顧廚俊及之禍。將七尺之捐糜。朝上籌邊之樓。雲迷塞草。夕受執戈之役。岫隱蠻煙。昔唐宋多瘴癘之投。未必頰衣爲伍。惟振瑾多譴戍之慘。幾令白首同歸。幸天道之弓張。兼世運之轂轉。在羣奸投網之會。卽衆正彈冠之時。釋左轂而躋公卿。脫鉗徒以升廊廟。非於今而始創。實往事之如林。第豐鎬舊都。平反稀簡。何煩五聽。徒守三章。刻木空存。可羅翟公之雀。鋒車亟召。將乘景倩之騶。茲用覃恩。階爾爲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官必有事。未可以法署而等遽廬。世正需才。奈何借鍾陵而供柱笏。廷尉天下之平。今不平者。不獨讞疑也。作士以期子治。朕求治切矣。頗與子大夫實重圖之。

凡清流拔于黨禍之餘。題目先好。自得佳文。否則妍皮裹癡骨耳。雕繪何取。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黃道周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爲國者。計絀於朝夕。而議懸於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養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

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做。汰一穴。一穴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夫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紉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神宗中年。甯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旣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糈。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糈。猶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歷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於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冒乾沒。百八十七類。旦夕清華。又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洞於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於刀錐。內臣渴於鑽窄。奸猾縱橫。妄想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狼食者之唱。於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譎。鹽鐵酒榷。可以復

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絀。中外蚩蚩。惟兵是利。監門廝養。擊析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
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旣七十三萬。又旣而百二十四
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彊。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四萬。月餉二十
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
百餘萬。皆以爲遼也。夫誰爲此者。探膏血而焦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
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
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輿卓走從。
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膺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
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棄。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
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所以見富。則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
兵不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晦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
中外。十二萬衆。散爲工役。隸於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
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項。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
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方

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吝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未有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於敬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祗席。制敵於櫓俎之上。而增賦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決棄遼陽。則兵宜屯於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關。六萬乘塞。精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於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營。三萬屯田。五萬待於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聲。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方必不靖。東方不靖。則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紆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

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弊。臣恐歲月之外。萬一叵測。外勢蹙而內備益廣。雖谷量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核。鼓鑄徵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抑澄汰之疏。亦無日不御。然而白簡一動。則稱逃。稱叛。稱死。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一語。故曰。食冗之耗。小讖。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誠者之未察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急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鑿。廣與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警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之五營。以召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直禱之談。稱兵稱餉。使齷齪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曉然共見。犁然可行。以宰天下。必能轉本塞末。富強不足以命之。

毀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

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引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損筭。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二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簡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

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亦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

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判斷三案。脫見雪消。

辨東林疏

倪元璐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諱瀝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寔驅。微猷飄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閉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勅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細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儻乎自遠。謝華廡其若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士所謂淡

漢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摠爲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

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熿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熿之所以闕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彊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畜。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鼓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熿。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熿。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愈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尙冀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

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介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真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釋氏慈悲太甚。有容無拒。偶爲不肯遁逃。要不得指佛爲邪。僞也。辨東林者。此爲虛公之論。若必謂先生依附東林。又非知先生者矣。詳玩其指歸自見。

守覺華島機宜議

黃道周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謀。古今持薄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撓小險以謂大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鼻呼鼯。不得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創。夫築長勝之塞。不足以衛遼瀋。鑿滄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暫關門之道。招呼海鷁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水竇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濶闔闢。因地

之道。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開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爲易以佚之。敵苦闢多。爲闢以喻之。闢關險易。兩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朮之師。仁軌築城而不設門闕。彼豈敢爲是翫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仞之豁。則不削十尺之墮。方昔鎮武未墜。廣甯未沒。塔河蓋州。衆志未死。虎兇咆哮。猶在於外。不能因河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吐五六百里。唾核去之。而又必以遼邈波濤。牽雙山而絕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丘。錦川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闕之徑哉。抑謂虎兔夕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荻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蹠共。越自晉唐以來。鎔金而沃關門。鍊鐵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智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尋丈之垣。度垂橘之穴。斷靈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寧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既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寧右。不敢試之寧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闕。雖僅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度賦過關山。長鬣之徒。能越滄波。持櫓而尾其後乎。卽賊從松灰度寧西。買慈虜。驟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卽賊出不利夷。暫逸歸。或千騎。或數百。

騎涉跋之徒。敢走赤尼。抗其轡乎。又萬一我不利。人雖於土。航披於江。飛廉回祿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碁。出入三山。不備覺華。則隱慝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閣支海。一以東承諸慝。譬之飛鳥。以爲墩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鞬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奴卽窮愚。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之罘。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時。將爲汙濁。以畸於上。卒爲飢儒。以逸於下。卽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割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割劇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獨服露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舐。主敵情形。已俱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嬰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闕者。則豈不窮哉。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三川之道。明棄兩河。以鬪其雄桀。閉關自治。修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歎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銛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飛鵝改音。此策之治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悉三方之力。乘廣寧之未墜。西虜之未絕。寧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夷醜之未協。急戍

廣寧大師。其內因發河橋。欽崖。暫修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奴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奴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携揉搏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內。逼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壘。屯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遽立。禍亦不授。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沉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問之要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孽生。奴虜勢合。卽關門貔貅。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爲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當。母湮我池。養女不刺。母彎我箕。禍莫大於勢重。(下三十二字)

蒐逸才議

朱廷且

今天下民心未甚鬱也。士氣則甚鬱。何則。古之取士。惟恐不多。其目。今之取士。惟恐或廣。其目。舉天下士。束手明經之一途。士之不爲文而沉鬱以死者。不知其幾千百也。士之爲文而稿首黃馘以老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也。使天下士。或犯科扞網。以自伸其才。或謝絕公車。杜足而不至。或假托兵事。因緣以自見。亦可憐矣。夫上之所求者。一二人也。其它則宰執之事。中樞募府之能也。今天下挾策仗劍。願備行伍。而至闕下。與負笈躡蹻。不遠數千里。而試春秋兩闈者。幾何人矣。試春秋兩闈不中者。旣一切報罷。不一計其遲暮之苦。俾肉之消。其挾策仗劍。當

世所急者。又蓬垢風塵。見皇上不得。見中樞幕府。又不得。諂諛忌嫉甚口之人。又從而寥蕭之。謗毀之。曰是釣利。是給爵。嗟夫。文士寡學無術。不師聖賢。苟勦襲帖括。有三日試。不知作何語。僥僥得官者多矣。此誠給且釣耳。彼出萬死不顧一生。爵級與身命孰重。奈何以欺給一概置之乎。夫游譚不根。人爭曰可厭。吾亦厭之。第不審當軸者。曾破格決繩。用一二英雄。果不得尺寸之效。而後厭棄不前否。郭隗不用。則樂毅劇辛不來。不買馬骨以千金。則千里之足。安得騁途於冀北。不開誠布公。吐哺握髮。延攬天下之智能。網羅天下之伎倆。小藝片長。接見無怠。則何以收豪傑之用。而成天下之大功。上之奔走一世者。惟名與利。令欲利者我能利之。欲名者我能名之。則我權愈重。而天下之名利。盡收而歸之我。令一切祕而不予。則權輕而人無所復覲。人無覲於我。而別取名。別取利。或自爲名。自爲利。則權不復收。而大事去矣。今忌嫉者不知名利之途本寬。而專妬人之名利。夫人盡不愛名。不受利。國家又安得一人而臣之。甚矣。忌嫉有口者之嫉人。以嫉國。且自嫉也。

極似三蘇之文。

秦交策（兼閩筐）

方逢年

蓋聞天閔而地不迓。雲應之地。闕而天不決。霧應之。惟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

喬喬皇皇。此大易泰交之說也。泰者通也。天地間有必交之陰陽。別而不交。則中斷其精。既畸於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別之陰陽。交而不別。則共爭其所。又溷於同而不得通。易通志之書也。故於上下之交。穆然慶幸。若有神遊其盛之患焉。易又定分之書也。故於內外之辨。凜然深防。更有間不容髮之虞焉。良以陽之象。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蛟龍翔。鏗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擯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妬雨。峭壁。崩湍。多婦寺。流。龔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眞小人輩也。不宜昵之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微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暱而必與外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於意之無所借。而內不敢外矚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內爲管。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於誼之有所託。而外反足懾內矣。此泰甯之世。不必以陽絕陰。以健絕順。以君子絕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健。小人化爲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試觀書載賡歌。更致微夫。僕御贊從。詩咏訪落。且託刺於寺伯。巷人。則外親賢而若引之內。內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願治之主。每留心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將講論夜分。貞觀中。命宰相入閣議事。諫官隨其後。慶曆間。龍圖天章。

閣降手詔給筆札使諸臣條對率以虛心延訪故治亦爛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
誚或以國老門生貽譏或以真王媼相賈敗此類未易殫述夫罔獨獲不神天與之昏亦常斷
不斷自貽伊感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致泰之術所作大誥
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至於內
豎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聖永遵
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殷殷載觀
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於前保鯨隨覆於後嚴明御下之家
法又何凜凜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敬天勵精法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園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
太平迺邇來天聽之寢高也中旨之頻傳也或疑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蓋閱歷久
而精光呈如出匣之銚隱躍欲試此殆出而欲通者機至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暫
旋也或疑老成有攜手同行之漸而愚亦曰否彼沐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清難俟姑以一去
悟主心耳此殆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奪俸言官亦覺無色然拊鑿之呼莫應請劍
之志彌堅是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甯然寵以祥瑞爲固然惕之儆
戒爲獨至尤俯通一機也際此天人上下脈脈欲啓之時而一洗淵默尊嚴格格難進之套於

以而商重務。弘濟時艱。豈非致泰第一義。迺牘滿公車。而庭遲召對。將謂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物酌尊。不更當爲深宮燕閒慮耶。抑謂密地別有斧藻耶。則舍日於庭。就火於室。豈真欲資獻納於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義難諧。爭端莽起。不宜輕示人短耶。則處暗漸明。更事長智。姑節略緊要機宜。暫撰處分語意。甯患落落難入耶。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齒於奧窔間。一巨礮大蠹矣。夫已氏以匪教匪誨之身。結在牀在旁。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擊之俱不動矣。公疏弗省。單疏弗省。併閣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助臣之精。嗾部郎之杖。併因事立威。厲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安大下。慘亡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爲鷹條之在手。在諸臣深虞夫恙蠹之攻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遭國狗之痕。使其爲懸棧驚。據巢鳩。害固不可言也。使其爲魚脫鈎。鹿走險。害更不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北司如水火。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叢揚竈。令宮府間分釜鬻。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於版章未裂。而人心先睽。迺今亦羽交馳。莫紙皮閣。邊吏呼而內庭莫應。明旨切而外解不前。所恃莖宰一心。關梁不閉。庶幾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脈復斷。天下事尙忍言哉。蓋此輩殘氣不剛。夙饒陰毒。貌示柔順。而實小人之囿。最不樂有泰交者也。舉國求通而不足。一夫潛隔而有餘。旣隔之後。干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諫攻之而有餘。况子產云。美惡周必復。今亦之勢。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

之跡。竟忘其大姦大詐之謀。昔之蠱惑其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局。臚肅仗。傅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煖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者。若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細帙。遙披牙籤。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幸蓮炬。頻分復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采亦充署也。而箝口監謗。直欲人爲仗馬。轅駒。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勅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閣。封椿已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潛營董賊之郿塢。時事當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韓嫣之金彈。秩口盈於中常侍。而任金浴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勳未著於大長秋。而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廕。刺久在背。想類斷不敢言。瘰已蒙咽。恐跟蹤吏難去。憲臣擊之不動。言皇上必復之候也。但復而蚤。則宇內卽與河清。鳳見。頓賭秦甯。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霾。地震。物怪星妖。終歸否塞。所望復隍垂髮。馮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於常朝外。復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先朝於奉天門。面取進止。甯不足省會議之紛紜。祛覆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乎。或事體有當裁酌。做先朝於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甯不足隆票擬之權。杜內批之漸。革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旣洽。做先朝頻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珊輩感恩。終身不忍言去。甯不足回懸

車之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儻有瀝血披忱。轉喉觸忌。傲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甯不足挽削籍之慘。抑駕帖之橫。霽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蓋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當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如養繇基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如猿善搏矢。而中以括。儻後機而救。不爲飛衛之捍棘。則舍齒鏃無法矣。矧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內豈無人甯有薄視士大夫。而覓臯夔稷禹於黃衣闍尹之流者。况善法堯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井。蜂桃蟲之虞。祇是夙夜敬止。肘以旦肩。以爽。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周禮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大家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內不敢外諫。而外反足懼內之說也。故爲今日諸君子。皆誠不能頓復周制。然亦何必蝸螭沸而蠕蚌持。銅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者流。潛添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諍。大臣積悃以迎。共矢血忱於交戟間。何渠無感風雷。回天日時乎。蓋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則頑雲滯霧。不覺頓釋。甯復有鬼魅敢竊嘯於晴空。皎日下者。宦官夷狄。勢相盛衰。內蠹旣除。則外侮自絕。正類邪黨。道分消長。內之小旣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吾君吾臣。優游伴渙於一堂。可從容而講。登成上理矣。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請借爲交泰頌以獻。

此甲子楚錄也。膏焫方張。惡情毒刺。無愧童狐。一鳴而斥。猶幸全身。亦幾倖矣。特爲表章。壯其孤烈。

文體策

沈承

學士家相聚而談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輒屈指某體某體。其義何居。曰文之有體。卽猶人之有體也。人有巨人。修人。平等人。長不滿六尺人。嬋娟麗人。澹宕人。肥碩人。山澤壘人。魁梧奇偉人。不堪羅綺人。紫石稜人。巖電人。凝脂點漆人。而其眉橫髮豎。齒堅舌柔。未有不相似之人何也。是所謂體也。體之於人也。尋常焉而已。一不尋常。而遂有盲人。瞽人。攀卷支離之人。是所謂廢人也。不可訓也。再不尋常。而遂有反臚穿胸之人。飛頭招足之人。男子孕婦女髭之人。是所謂怪人也。幻人也。妖人也。益不可訓也。則安其性命之情者。惟尋常焉而已。就尋常人之體。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人。是乃所謂俊人也。神人也。就尋常文之體。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文也。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傑。格主俳偶。義主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繇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人。遑遑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遑遑多繇此下手者何也。是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者也。造物範人。不曾以此面肖彼面。則學士立言。何苦以我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閑鷗立海之體。亦有轆轤波濤。囚鎖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鬪蛟龍。急

與之角。而力不暇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鍊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之體。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眉目人也。齒髮人也。卽肺腸支節。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體具而神不具。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恆懷懷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縱論今文之體矣。國初文韻檢高。其體貴。如裴叔粗服亂頭俱好。成弘而下。風領毛骨。尤精出。其體適如衛君長有旄仗下形。嘉隆廓然自放。體小頽也。而五兵縱橫固在。如錢世儀。精神滿腹矣。至於今高會規矩之不習。山鬼伎倆之欲盡。而體雜出而不知歸。半如左太冲效潘安仁。半如楊內史作高麗舞。半如荀文若止可借面弔喪。其上者如王子敬多矜咳。殊損自然。而其卑者如老婢聲。其胸多宿物者。如陸餘慶。啄長三尺。手重五斤。而其小兒強作解事者。如猿狙服周公之衣。必齧挖盡去之。而後快。其爭妍者。如愁眉啼粧。墮馬髻。齟齬笑。折腰步。而其醜異者。如刻畫無鹽。夫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下。肩高於頂。頤隱於齊。以

是言奇。何足奇也。然則與經生約法三章。請無與之言。秦體漢體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請與言魯體鄒體。鄒魯之書。固聖賢之活面孔也。時文者。寫生者也。直須布置聖賢鬚眉飛動。一般相似。是卽俳優體。訓詁體。居然爲當代獨立之體矣。譬之睛也。頰也。胃也。腸也。胎也。骨也。與人同者也。而點睛也。添頰也。刮腸洗胃也。換骨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何必剝磔古人爲然。而傳神卽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曰。坐不讀書也。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措大窮年濡首。惟數行熟爛科舉帖。刮昔儒所謂捻合出來。使一撞百碎者也。六經且束高閣。而欲如柳子所云。厲其氣。暢其支。肆其端。博其趣。不知胡盧作何語矣。然而橫襟攘袖。借筆舌爲先資。而又不肯深心學問者。何也。曰。習壞也。才術精神。全工於奔競窺瞰。煖一青氈。不暇。何暇理殘卷。是故挾刺懸書。望門鑽穴。賣名聲。攫通顯。習染成狂。不復知恥。有一人焉。抱璞枯坐。羣指而笑之矣。沈攸之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正謂此也。然而功令旦且而申。一則曰。正文體。再則曰。正士習。而士卒決裂不顧者何也。曰。上之人教之也。主司藉口還淳。已未免以利器示人。而又激揚太過。使名實不蒙。間且羊質混矣。間且魚目投矣。間且贗鼎售矣。士且見上之眼。可以五色迷。而下之才。又未必以一網盡。於是稍稍叛去。而文章始不足爲重輕。雖欲不走捷徑。不可得。况又有登高招之者哉。以如市之心。而欲迴如瀾之勢。譬猶保走而追狂。

人而已矣。歐陽公力挽西崐，而所爭乃在軋苗之字句。有才之士，猶不妨改頭換面，而公不知也。況其他哉？醫經有言：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夫盛也，而何以病也？倘亦如牡丹以蓓蕾爲盛，以爛熳爲衰也。然則惟務根本，絕浮華，爲可以療文，可以療人，併可以療世運。

余鄉王聖俞先生嘗言：俗人之樂，君子之樂也。俗人之治樂也，以娛人；君子之治樂也，以和心。同物殊趣，有君子作，將卽今日之文章，以正文運，何不可？又曰：星落而爲石，石不能奮而爲星，光氣弗存故也。可與斯篇互證。

媚幽閣文娛

潔潭鄭翁傳

陳繼儒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鑿鬚眉。公常遊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鋼疾。輒棄去。遊廣陵。年弱冠。臺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譴貴賤羸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狙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貽藉翁。久之訟稍挺。漸拓饒貲。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姆翁之胤氏。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於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於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貽背。臥起必與偕。食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

公雅慕儒。而爲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羸金與腹笥孰多。卓鄭王孫。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滄。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禱。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旋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贈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復以它事過其門。貲郎夫婦望見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崦隩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乘於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第曰。遇雪壅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磕。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禁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如呼吸不待頃而至。手足不待召而來。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候。宜也。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鬥草。以及紙鷲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亦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

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故樂而爲之傳。

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考。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於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楊公。檄張羣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歛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忍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昉於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尙其有徵於斯文。

先高曾行居貞公名桓。與方正學先生同學。元末隱居不仕。續學有義問。太祖徵行咨之。歸語建文曰。留以輔汝。後應聘歷官河南參政。靖難時。舉兵以數千衆。所向無敵。二子武勇絕倫。成祖患之。大舉擒獲。二子陣亡。時嫡姪名道同。登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成祖令說居貞公降。公叱之。次日。公棄市道。同公亦自縊。故旋有雙忠祠建于里中。其後嗣流亡。祀典駁滅。殊可悼惜。余小子爲其孫行而不能請。復亦無道于罪也。雖然。遭逢不偶。竊有待焉。

先王父一生柔善好義。多受欺罔。沒後僅餘空券萬餘金。皆不可責。先君子盡火之。然余家卒不甚索。皆先王父所培者厚也。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鄴侯。侯旣老。謝事。辟殺。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輒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宜勞。再造邦國。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舜二妃。配饗以魯其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旣歸李。李年少。謹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嘯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詩名顯者。搜括幾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春莢。曰。鶯翻。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春莢善鑿古器。善箏。鶯翻善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嘯。綠絲醉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酒。酒

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綵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聯。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長歌。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子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諸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子言。是宜爵。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羣。選名妓浮于荷花蕩中。進士本措大骨。矜得此。足高志揚。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卮。瞪視雲霧。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出又村鄙可笑。公子唾曰。此馬糞小兒。強硬舌本。作號嘔耳。烏足驚大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妓過船。羅列食

案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鏤裝綴之。奇豔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之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酒冷而詩不成。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則裂白絹。絹盡則裂帷席。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郎去耶。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壑。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彌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中正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語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旣散。時與綠絲醉桃。高裝駭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腔如飛。樹叢中間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暈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公子懼

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多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躡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纒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常往來三泖中云。

此先生少年下第時拚其牢騷者。王辰玉亦憤而作鬪輪袍劇。並堪絕倒。

雲棲蓮池祖師傳

虞淳熙

蓮池株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兄弟皆以儒顯。而師試屢冠諸生。於科第猶掇之也。性好清淨。時出入二氏。著丹丘甕。遵太微格。以自檢。子登科。殤婦又歿。一日閱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鶻。臭布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義英力挽之。不回也。從蜀師剃度。受具。遊方至伏牛。坐煉嚙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更隱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執戟渾如

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感破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棲寺舊址。結茅默坐。縣齋糲。日僅一食。胸掛鉄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擅越爭爲構室。漸成叢林。清規肅然。爲諸方道場冠。而師始啓口說法。弟子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慈顏溫諭。無異花開見佛矣。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汪道昆。王爾康。馮夢禎。虞淳熙。數與徵難。而王畿。張元忬。管志道。陶望齡諸儒。則又與之究天台東越同異。是非。觀與浦菴偈。所謂一朝踏破香岩鉢。雙報君恩與佛恩者。始知師東昌之悟。返念之念。真戴角虎。不但稱理而談已也。住雲棲。間赴他方之請。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蓋師直擯曲說者。語無回互。而世所宗天主實義。又期立論破之。亦時時在寺講諸經論。音吐洪暢。詞旨懇惻。矢口敷衍。宛同夙構。於是濫名座主者。往往側目矣。淨慈性蓮。請講圓覺。寓寺五十三日。貞明大釜。日炊兩度。衆猶不給。環南屏而聽者如屏。百匝自筵間。一詣餘杭。爲王督撫談義。邑民觀者塞路。屋極皆滿。凡師遊行所至。瞻禮填咽。每如此。回寺募贖門外萬工池。植蓮。放生。因盟朝士修天聖故事者二紀。其自澹之池。爲北園。爲上方兩池。而助西湖三潭之澹。

亟稱第一功德。及八十誕辰。又購寺池滂沼。捐五十金。天下誦戒殺放生文者。發心無量。洵非他種種功德可倫也。初廣忠持放生文。寄吳興潘氏。虞淳熙定中。偶知未來事。先爲社友預道。忠至。忠駭。且師熙。而弟子廣義復修談瑜伽感應事。謂山無虎。玄鹿不罹網。以爲奇。師切責此三人者。尤詆熙魔解。且病跛。而後良於行也。往師每祕大現。若謹愿善柔。粥粥無能。無一奇蹟可稱。而獨於熙故著前知。其持論嚴正。詰解精微。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海內名賢。望而心折。盡屬陶鑄。孝定皇太后。繪像宮中。禮焉。賜蟒袈裟。不敢服。至化行閭閻。等視輿臺。冥應顯應。逆行順行。疑有不盡祕其大者矣。往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現佛身。施食吳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屯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凡夫。諸奇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左御史宗鄧。問念佛得悟否。師曰。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是悟否。何疑於反念。念自性耶。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耶。甬東屠隆。於

淨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華傳奇。淳熙以師梵行素嚴阻。師竟偕諸紳衿臨場諦觀。訖無所忤。寺歲必說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樂其脾神。晚著禪關策進。庶幾其詩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又作首尾唵喜樂天之達。選行其詩。平居笑談諸譴脫酒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旭所議擔板漢。真不思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白業無瑕。丹誠無僞。弟子數十人。雖百里外事如面承。慈及蝟蟻。每養蠶綿筒中。鼠殮施食。白日繞榻。緣柱散走不避。迨老而絕諸度門。空山尙同朝市間。一強應之而已。萬曆乙卯六月晦日。書辭淳熙還山設齋。分表颺施略盡。若將遠別者。七月三日卒。仆不語。次日復醒。高弟宋守一。王宇春。問後事。舉囑語對。四日之午。命移而西向。循首開目。同無疾時。哆哪念佛。跌坐而逝。先是漏語。見一大蓮華蓋。不復能祕其往生之奇云。龕瘞全身。寺門外。婦湯領尼。主孝義無礙菴。先師坐逝。而弟子廣如等先逝者。師立傳表其高行。顧不及廣承。承解亞師。猶嫌摸象。他非具體可知矣。化後。葛少參寅亮輩。申師清規。寺猶爲兩山望焉。所著有戒疏。發隱。彌陀疏鈔。戒疏事義。戒疏問辯。疏鈔事義。楞嚴摸象記。遺教節要。禪關策進。水陸儀文。戒殺放生文。竹窗隨筆。二筆。三筆。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辯。往生集。崇行錄。名僧輯略。沙彌要略。正訛集。自知錄。自警錄。雲棲紀事。山房雜錄。勝蓮社山堂漫稿。孝義菴記。共住規約。囑語等書行世。

世人奇蓮池爲神聖。而不知一平等心行耳。此師之所以爲真佛也。

宗教從來分途。得師而合。夫不能見宗。安能立教。今之法師。曾理會下座時否。

白雲先生傳

鍾惺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下。泛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纍以往。至亦輒備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備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先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纒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附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冠衣質而不敝。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

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尙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陳松傳

馬之駿

陳松字晚翠。別號六合散人。邑人也。少爲諸生。有穎思。已忽遇異人。挈之山中。若數十日始還。還卽棄去。舉子業不治。佯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之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俾墨奴手摩羊相隨。招搖側弁。而哦于市中。或聚觀非諠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莽莽出口。膈傳以俚語取誹謔。然大致多感慨高逸之

皆能書。字畫飛動。邑遠近琳宮玄閣亭榭障壁。往往多其題識焉。時墨奴爲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爲生。乃之鄧。鬻其子於買人所。旣成質矣。松隱之甚。爲長歌書州宇之壁。刺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爲償值予買人。而自取其子以歸。松復北遊梁魏。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詩牆間。有山色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已黃昏之句。亭長猝辟客。曰太守來。松踉蹌走。已太守至。讀牆間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物色。松去已遠。太守恟怙久之。太守者。濟南李千鱗也。松又嘗遊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娑覆檐。爲詩告神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讎人。俄就寢。夜分神出。答松詩曰。園中果皆落。獨坐空山久。何以共長宵。慙無一樽酒。松寤而異之。自是遊皆落落無所遇。以困終。始松所鬻於鄧。爲刺史失之窮矣。松及張君與鬼神侶和。事皆不妄。抑其時多才鬼耶。故附傳焉。

伯敬之傳白雲先生。仲其之傳六合散人。皆文人之厚也。

李謫僊逸傳(有序)

蔣德璟

謫僊旣口題舊字說。則愀然序前身軼事。及千春未揭之忠。而浮犀觥曰。觴汝爲我作佳傳。傳當取周公及屈原。蓋皆用宗室。故其取周公者。以從永擬流言也。永璘之叛。罪浮殷

監尋陽之讞。厄配狼跋。然而雷風剖匱。姬遇獨恣。至其與三閭心符迹契。而世哀三閭忠。莫能明公者。僅以詩酒奉之。公卽霓蓋風駟。萬歲東華。亦豈願以虛名掩大節哉。作謫僊傳。

謫僊者。唐之王孫也。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緒唐牒。爲玄宗皇帝族叔祖。隋末徙西域條枝。神龍初翁道還。客巴西。而謫僊生。故又爲蜀人。十歲通詩書。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輩爲沈飲稱六逸。天寶初客會稽。與吳筠善。筠徵。隨至長安。得召見。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峽邠。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臥廬山。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永王璘節度東南。水軍夜逼登舟。辟府僚佐。賜五百金。棄去。亡走彭澤。璘敗坐繫。尋陽宣撫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囚。辟參謀。上書肅宗。薦公才。不報。尋辭去。當是時。公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竟以璘事長流夜郎。或曰。以汾陽王救流夜郎。於是泛洞庭。泝峽江。至巫山。會赦。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依當塗令族叔陽冰。代宗立。召拜左拾遺。而公醉解矣。公之轍跡。幾徧海內。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志識雄傑。風標颯爽。軒軒有類世之姿。故足以友列真。

而師萬乘。而其觸之。不獲伸者。適在於煬竈之婦寺。竟拓落以老。於戲。人耶。天耶。始太夫人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命曰某。少爲益州長史。蘇許公所賞。比相如。喜縱橫術。擊劍任俠。輕財重施。予入長安。賀賓客奇其姿。與詩薦于玄宗。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禮綺皓。草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大嘉異。賜七寶牀。食御手調羹。曰。卿布衣士。名入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入直金鑾殿。訪國政。潛草詔語。人鮮知者。性俠酒。日與酒人縱酒長安市。帝坐沉香亭。屬欲公爲樂府。召入。乃極醉。不知人。拜舞頽然。頓首曰。臣醉。帝即遣二閣掖扶。注水類面。研墨濡頰。前張朱絲欄。太真妃捧硯以寵之。十律歛就。更無加點。鳳跋龍拏。無不精絕。亭中才芍藥繁開。帝乘照夜車。太真妃步輦從。遂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宿醒未解。立進清平調三章。龜年約調按歌。太真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帝調玉笛倚曲媚妃。妃飲最懽。飲綉巾重拜。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賜宮錦袍。數宴見。當時闔力士貴幸甚。公侍宴沈醉。引足令脫鞵。力士恨恥之。異日。太真重諷前調。因隨飛燕語。激妃。帝嘗三欲命官。妃輒捍止。亦會同列害其能。諛帝。浸見疎。賜金還山。公益驚自適。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蓋益肆情性。放宇宙間矣。永庶人敗事。連公當法。汾陽王子儀。以舊恩請得減死。初公客并州。識汾陽於哥舒翰所。曰。此壯士。目光如火。不十年

當擁節旄。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翰因署汾陽牙門將。其神鑒如此。公始娶宋。生女平陽。子伯禽。娶劉。劉訣至雲夢。娶許。許高宗時宰相。圍師家也。又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顛黎。終復娶于宋。間携金陵昭陽之妓。世號李東山。而昫書以爲山東人。何耶。德璟既論次公出處大者。而廣。所以命傳之意曰。公于氣似魯連子。于神似東方生。于韵似謝太傅。于酒似阮步兵。而于憂國嫉邪之志。似屈左徒。今明皇故歡武人也。晚迺甚於楚懷。楊氏之恣。百鄭褒。高氏之專。十靳尚。而胡羯之桀。狡倍秦二主者。弄於女子小人之手。而不寤也。原與公疏屬同。負異材同。初被殊遇同。能用鄭者。尚也。能用楊者。力士也。殺儀之諫。飛燕之刺。二艷弗善也。遭內嬖同。子蘭上官張垺皆儉夫。困同列之謗同。放江南流夜郎同。沉而死同。所微點者。尋陽一着。蘇子瞻僅辯其不從反耳。而未盡也。而微勝者。原內持於姊。纓外嘲於漁夫。憔悴以從鼓威。而公老於山水。觴妓之間。而又有學道者爲之伉儷。公較儉矣。雖然其志似原。何也。夫捧硯脫鞵。人以爲狂。公豈狂哉。畢文簡嘗以王佐期公矣。夫其氣固逆蓋之而憤焉。欲默有所摧。冀以貽抑禍水。損斥大璫。感動左右。而帝驕僅以方外客之。可謂不知公者。今試讀公雪讒。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諸篇。幽人鬼語。參差悲壯。穆然有離騷之旨焉。直騷猶於潔。而公隱于放。要其志。並爭光乎日月矣。

讚曰。壽莫久於立言。樂莫高於證僊。公兼之矣。榮淪奚問哉。人謂神僊處身世。而公千年。惓惓以憂國嫉邪。避永庶人。私附於姬公。屈子上真之貴。忠義如此。公道骨雲舌。超然極表。賀監題以僊謫。子微賞其神遊。草創大還。授籙高師。夢寐山圖。赤斧矣。元和末。海人見碧霧中。跨赤虬而去。而降於白龜。年曰。上帝令掌牋。奏于嵩。已百年。殆水解者耶。道書曰。東華上清監。又曰。騎鯨捉月。與亂合。嗟呼。此又三閭之所不希也。

楊幽妍別傳

陳繼儒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西南院。負豔聲。早歲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繡。謀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哈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于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羣諍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牀。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駸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遞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

之遊。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於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橈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蝶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菴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慙絆縛。不能掣鞵奮飛。今睨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此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谿。注盼捷音。屈指歸信。並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予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絨捧藥。涕泗汎瀾。媼兇忍。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閱老作字以達意焉。扁鑪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遊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卜怒益甚。鵠冒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媼。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士女。且覲宜男。弗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

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癡。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逼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憺憺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檢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褥間。食寢必祝。祝必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肯也。何如徵傳高座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于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故事。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意出於浮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久判在鳳窠。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于數也。余不忍以爲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讀此傳如入遺宮。而拾狼藉之珠翠也。寶焰滿前。倍增流歎。

予觀古昔名妓。如陳橋如之召見于唐。李師師之駕幸于宋。可稱絕代隆遇矣。然而其才其節。毫無足炳也。若梁夫人。識英雄于虎蹲。而資以金帛。納爲夫婦。長江之戰。親執桴鼓。詎不稜威雄壯。下懼羣物。雖號爲烈丈夫。奇男子。曷過是哉。此輩中之麟鳳歟。卽汾國夫人之玉成。鄭生。予以爲僅贖其罪耳。若唐楊媼之死。嶺南帥。南徐韓香之死。葉氏子。宋嚴幼芳之庇唐與正。而甘晦翁之筆。薛希濤之庇祖無擇。而斃安石之管。至今俠氣滯霄。凜凜不散。然終不若我明高娃之狗昌平侯也。侯名楊俊。與之狎。後土木變。石亨誣其不救。赴市時。親感故吏無一往者。娃獨縞而來。大呼曰。忠貞死矣。天乎。楊旣喪。元娃慟哭。吮其頸血。以絨綿接着頸。付楊家氏家葬之。卽自經于旁。又王翹兒。嘉靖時。儂寇江南。爲傑主。徐海廢爲夫人。翹乃陽暉之。而陰實幸其敗。會督府胡梅林。遣中翰羅小華說降。翹見力贊其成。旣徐海就戮。胡公以翹賜永順。會長去之錢塘舟中。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會而更屬一會。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而死。嚙之二媚者。不愧死忠死義矣。若夫蚤小玉情癡薄倖。張盼盼十年樓居。朝雲之附木于瞻。長沙妓之倚玉少游。固亦情種。亦胡足傳。今夫人之見美不好。非情也。貌之美。才之美。性情之美等是也。况從青樓中選來。而從一其好。不愈堅乎。一旦美失。而料當世之不可有兩。卽有兩。而就彼。必以老魅取憎。不如無棄此。而今芳魂不死。此少有心知無弗見及。而謂足爲殊異歟。然而小玉之不能無傳也。以黃衫豪士李十郎傳也。盼盼之不能無傳也。以燕子樓之詩。而白香山之贊和傳也。朝雲非依子瞻。長沙妓非託少游。卽艱阻不避。九死靡他。亦與老大嫁商同盡耳。然則幽妍而曷以傳乎。曰。幽研之芳情淑質。不次于小玉諸媛。而加以聖清之行邁李益。才匹秦蘇。且徐內史之義制兇姥。黃紵客不遇如是。而更有眉道人持生花之夢。拚夢鳥之藻。鋪揚點綴。奚止香山之贊述乎。是則備集諸好。成此佳話。詎可無傳。

詎能無傳。丙寅春，余駕小刀，訪道人于東余。道人出此，讀之不禁喜賞，遂續貂數言以附不朽云。

愚公傳

虞淳熙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鄰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姓而又不欲，胄文通文達，視世同胞率同姓，澹然忘己，忘名而已。聰明如秦鏡，盡照胸中物，諸夙慧者藉以生，而顧自稱愚公。家迎蒞子，駐堯夫，日坐巾車，無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清影頻落，夕湖與月映潭也。讀書舫，經讀書林聽之，多淨名經，異蔬齋數，更漏時所讀，而舫在桂舟梅檻間，隔畫繼絕遠，間移近春堤，燒燭照之花不睡，亦不睡，以爲常。每挹露跨蒼雪，登吳山看壑，公塵動，董秋清侍，人以爲洪崖，尤葛而巾襄陽巾，更以爲孟襄陽，然其詩藏匣，實出入襄陽云。學逋仙，植百樹梅，杳不聞鶴鳴。則子和應占，而先世竹光，接西溪之萬竹，龍孫奮角無枯析者，庶武林人當之。獨公兒耶？是時雲萊翁百八歲，爲開閨性矣。雲棲師復投百八珠，名以廣碩，導以戒懺，火傳燈續，非拙度者。公之言曰：醉鄉禪苑，於焉憩止，彼之會心，百杯忘懷一勺，安知非醍醐天漿乎？不愚，猶昔人非昔人，其問之兩師。

贈子熙曰：予躋愚公六君子之倫，信非古愚矣。願借予社人，就放生池填魚鱉，期不滿不止。此與平太行王屋者何異？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孫者不絕，終爲水仙憂，觀其倡，以懸弧解網。

無改於父之道。學渤海於物。况明聖一漚耶。萬金之酬。三族之需。順時養少。塾孽煦濡。讀書而學。愚公不愚。

此先生自况也。真可不愧。

小青傳

支如增

自杜麗娘死。天下有情種子絕矣。以吾所聞小青。殆麗娘後一人也。小青讀牡丹亭詞。嘆曰。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悲夫。真情種也。爰作小青傳。小青者。武林某生姬也。家廣陵。名玄玄。字小青。其姓不傳。姬幼隨母學。母本閩塾師。所遊多名閩。故得博覽圖書。妙解聲律。兼精諸技。每當閩秀雲集。茗戰手語。姬隨變酬答。人人自失。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乞隨予作弟子。即不許。母令識字。可三十年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之婦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遊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慈悲故耳。嬾知諷已。笑曰。吾常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生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某夫人者。時從姬學弈。絕憐愛之。而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所得。輒作小書。生聞之。每索卒不與。姬又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輒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問答。女奴窺

之輒止。但見眉痕慘然。故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悲哉。妬歸庸奴。都無可語。徒向牡丹亭說夢耶。一日從嬭登樓船。某夫人亦在座。時同遊女伴。見兩堤間。遊冶少年。馳騎俱指顧相諠。姬獨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轉眄而已。某夫人曰。昔太白舉杯邀月。對影三。惟太白之影可與太白飲。亦惟小青之影可與小青對耶。時婦已醉臥。姬頻覷嬭。低語夫人曰。太白僂才。小青怨女。故自不類。三閭大夫索知己不得。索之雲中之湘君。妾又索湘君不得。索之水中之影耳。夫人曰。子悲憤無聊。政類三閭。生亦類楚懷王。顧不知誰爲上官大夫也。姬默然。夫人曰。以三閭之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此。太史公憾之矣。姬曰。此三閭之爲三閭也。夫人乘間向姬曰。此舟有樓。汝伴我同登。比登樓遠眺。顧左右無人。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虛過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曰。子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利害耳。少選。從容諷曰。子旣閑儀。則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平。且彼婦卽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點首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徐拭泪還座。夫人向宗戚每談及之。無不咨嗟太息云。自後夫

人從宦遊。姬益寥閨。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謝。婢出。擲藥床頭。泣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鷄犬。豈以一杯鳩斷送耶。乃貽書某夫人曰。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階。諶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鬚。偷近郎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逞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棲。信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快其換馬。不敢辱以常墟。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飽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權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齋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襜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綉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

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其詩集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髮生平於響像。見空帷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言及此。慟也如何。書成未達。疾益甚。水粒俱絕。日飲梨汁少許。然明妝冶服。擁襍敬坐。雖數暈絕。終不蓬垢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媪曰。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之。師易一圖進。媪曰。神是矣。丰采未流動也。昔杜麗娘自圖小像。恐爲雨爲雲飛去。丰采流動耳。乃命師且坐。自與老媪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曆壬子歲也。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跟踏來。披帷視之。則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旣檢遺詩及像。又一緘。卽前寄某夫人稿也。讀之。敍致婉痛。生狂叫曰。吾負卿矣。嘔血數升。婦聞恚甚。趣索圖。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誠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猶幸第二圖。其姻姪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時。以花鈿數事。贈聞媪之。

小女。襪以二紙。偶爲好事者所見。則皆姬手蹟。字亦漫滅。細閱之。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殆詩艸也。然題亦不可攷。嗟夫。姬信情種。命題亦當有致。借乎其不可攷也。雖然。詩且不全。何有於題。而更有遊姬別業者。於壁間拾殘箋數寸許。有字云。數盡儼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亦姬遺墨。蓋南鄉子詞而未全。李易安工爲情語。不逮也。而世所傳僅此。併寄某夫人一絕。及一絨耳。嗟乎。麗娘幃首數言。便足千古。亦何必盡吐奇葩。供人長玩耶。不然。脫小青臨卒。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箋。且盡歸妬娘劫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

小青傳（改前本）

陳翼飛

小青者名玄玄。維揚人也。奇艷有佚才。十六爲武林豪公子妾。以同姓故諱之。公子慙且制于婦。婦悍甚。而青善下之。顧不同終偶。一日遊三竺。婦好謂青曰。西方無量佛。而大士獨著者何。青曰。慈悲耳。婦恚其諷也。微笑曰。吾當慈悲若。歸遂徙之孤山。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抑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青頰眉而已不敢喙也。私自念渠閒寘我。必密伺我短長。殊深歛戢。不闕戶。而婦每出遊。輒呼與俱。兩堤游冶諸年少。挾彈試馬。鞠脛呼盧爲笑樂。他姬多矚目浪謔。青燭凝坐無語也。婦戚屬某夫人者。賢而俠。憐青閒靚。嘗就手談。相得甚懽。在湖

上欲與青有言。而婦耿耿其側。乃數取巨觥嚼之。婦徑醉。因攜青樓船遠眺。久之。撫其背曰。空自苦。以才子韻。墮羅刹國中耶。吾力能脫子。子豈有意乎。青謝曰。夫人休矣。兒幼時遇一老尼。云薄祿相。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阿母不信。令稍畋獵經史。玲玲解聲律。涉諸技至此。此固命也。又嘗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水中花詎可久乎。生他想滋宿業耳。因淚下不自持。夫人嘆曰。子議堅矣。吾無以易子。雖然。善自愛。渠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耳。听夕有所須。第告我。爾時恐他婢聞餘語。竟別去。居位幽鬱。悽怨具托之詩。或小詞。間作小書。畫一扇。自珍之。祕不令人見也。夕陽落水時。空烟薄蕩。臨池自照。啾啾與影語。不泣神傷。腹中車輪轉耳。而某夫人亦復從宦許。無可薄愬矣。益感憤病瘵。經年婦果命醫遣婢以藥至。青意其鳩也。佯謝之。婢出擲藥床頭。大噓曰。吾豈淮南鷄犬。以此上昇耶。顧體日益羸。飲梨水少許。不能粒食矣。而袪服天治益自喜。明鏡熒熒。擁髻滋然。不蓬首偃臥也。翁姥久不往來。如隔世。獨一嫗與居。忽一日。令呼畫師寫照。危坐熟視之。曰。似顧未盡吾神。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殊減。豈見我太矜莊耶。迺妍翻笑語。拂袖舒衿。謔與嫗指顧他事。或煮茗調丹碧。若不知有盤礴其傍者。師亦匠意妖纖。而圖就矣。青冰猶自顧。驥然曰。可矣。以梨酒供之榻前。曰。小青小青。汝竟是耶。因作書與嫗。寄某夫人曰。玄玄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

馳情感往。瞻涕慈雲。分燠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書屏中一濕。闌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校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甯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遲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棲。信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常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膏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襜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癖。覓使馳寄。身自不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它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髮平生之響像。見空帷之寂颺。是

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如何。玄玄叩首。上敎致惋痛。一慟而絕。年僅十八爾。郎竟不及訣。披幃見其貌。鮮好如平生。乃長號曰。吾負汝。吾負汝。噫。噫。晚矣。而妬婦人反恚甚。趣索圖。得其初本。立焚之。并焚其詩。僅餘十二章。一楮乃襯花鈿贈嫗之小女者。第三圖。竟不見。見第二圖于嫗家云。娟娟楚楚。如秋海棠也。余于梅候過孤山。有徵其事者。而不旣。茲適得其傳。而的知其誰氏之公子也。爲之惘然曰。世之好女子多矣。而文慧者鮮。文矣慧矣。而非坎壈悽痛。則憑而弔之者。亦不至心絕意悲。且若將扶重泉。而擊以續命之縷也。吾獨哀小青。不以賢夫人策易其志。至甘心鏡無乾影。以終千秋奇語。有識同悲。是不可無西陵松柏並論也。

旣粹支小白作沈岷銅復出此篇較爲勁而灑。悔不是見遂並存之。

後白采林傳

陳惟恭

後潘景升至湖上者爲陳仲牧。牧不知白七。嘗壹醉王七座中。七蓋爲仲牧來也。牧不能有其友。甘彥威而就之。饑涎溢頰。牧故示難色。彥威遂長跪要盟。投瓊爲卜。卜諧彥威。彥威躍起絕叫。擁七弗暫舍。牧得遁去。七以非來意亦辭歸。彥威跌而負七行濁淖中。不任。繼以僕更。僕至七所。星晨落落。稍憩。彥威以七命迎牧。會有前期。弗克赴。越夕。彥威致七命于牧。曰。七之

情迫矣。不能鬱鬱久居湖也。七不能久于湖。是使我不能壹日于七。仲牧徵其言于七。七倚床長嘆。聲淚俱咽。或告仲牧。七其獲事甘公子乎。相視不言。嗒焉似喪。殆擇所事者也。仲牧訝其言遁。非人情。不足信。或出白采林傳。使姑憊之。傳稱七爲人。精小。沉悍。色善變。而怨憤易生。夫善變者。其情危也。怨憤則影響唯恐不幽。覆循良是。擬議未竟。彥威適至。仲牧併摘傳中形妬於闔等語。問。今昔日中見如此人否。彥威始識所謂采餘者。七也。景升字之曰采餘。彥威字之曰七襄。白餘采而王實用之。與景升以傳留餘而化爲七襄也。新故之際。感慨係之矣。再夕彥威謀於仲牧。唯唯否否。彥威以戈逐子。犯鋒露於色。牧退而告鮑長孺。長孺故彥威之鮑子。再夕而仲牧歸江西。

瞿見氏曰。余讀縉園傳。得潘景升。景升春塘之良史也。表分九品。人各爲傳。李夫人帳中明滅。是非隨想而見。亦良史才也。彥威欲脫采餘於籍。幾危者數矣。決於潘氏之特書。於傳有之。公子翩翩。宜其擇哉。胡於時多名產。除綬日誦千言。眼含秋水。鬢髮耀夜。引聲裂雲。李問楊從慧生靜。中邊皆徹。青白內決。可與言微。世爲豫章人。自矜風格。無人謚爲江西李奇。仲牧留詩贈之。詩曰。北地濟南誰後死。明妃生長大江西。經棠自避留題者。不信無言及李琪。琪初名奇。故景升字之問楊。今遂以琪行。綬妹日葵。見稱于亘史。善樂不局。善琴不絃。余若恆得之象。

罔與人之壹。亘史未及。後與綬偕歸于沈。而沈氏擅貲。能居奇。曰寶。曰金。曰巧。曰小。巧。琳瑯觸目。意可高築糟丘。娛賓長夜。不問失日。舍旁爲石美。爲徐娟。爲石鸞。爲張秀。爲趙二。在傅明橋。則諸李最著。李有姝。媵梅德卿。德卿招仲牧。李喜以聲進。喜方待年。幽氣若蘭。清音如玉。其姊曰文。癖躁罕意得。卽得意。遇小拂。輒排席走匿。援之不願。仲牧竊語德卿。是秀鐵面。好以噴作佛事者。色藝不甚度越。獨其趾足以驕人。德卿恃奧援。請隻履置杯傳觴。深紅一瓣。銳處乃不勝珠。相傳傅子京衣袖。常裏底。樣寸餘。與校。差黍米。然則閨房之秀。猶或難之矣。酒行至牧。牧數瞬文。如秦王受趙璧。無償城意。文爲笑。彥威復長跪納履。穎傷指末。遂嬰龍鱗。牧幸僅免。然不敢以身試不測。履至今留牧所。石美徐娟。亦各不必附采餘見。恐異時司馬貞楮少孫之徒。亂之。亦志吾彥威于湖之一時。曰。後白探林。不忘本也。不敢專也。不敢易也。不敢先也。

微情雅韻。令人絕倒。王季重批還魂記。多有摘爲江西氣者。未免着煮素癡。如此體彥威乃可望氣而得之耳。

黃山人小傳

朱國楨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

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嘗笑終日僕僕市塵。而自命曰山人。宜乎來尤所厭絕之禁矣。

織母傳（載湧幢小品未考誰氏所作）

織母傳。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儼儼然也。號曰織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懼顏也。目比管葛。時人莫之計。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莛。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猶。使天下覩成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塞塞。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

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中櫛。食恩多矣。後當吐於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飼之密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旣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掾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愆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旣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愨。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嚙嚙然。有頭目嘴。微動。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嚙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

食綠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况久食大官，乘鄣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違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上，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嫵，盤旋不噓，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胭粉零落，度非常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憺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與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袂。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杼。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冰綃之助。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躡蹻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廡。父老進。請分餘纁。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憺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蠶之第曰綿葛褐苧。蔴爵。次之祿五千石。在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二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歎。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服。獨江南甲天下。

李金兒小傳

朱國棟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下藝兒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見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天患。以隱語託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册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非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矜存焉。掘其旁。珠玉尙在。盡取還。章丘二

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鷄。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鷄。時夜鳴其上云。

博雞者小傳

朱國禎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卽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騰者直前。擲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毫民馬前。及接狗諸市。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

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纂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萬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佐府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鱗汗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台。台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台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鷄者以義聞東南。

吳人顏佩章。撲殺緹騎。可與並傳。

媚幽閣文娛

雁蕩記(刪)

王思任

昔西域羅漢諾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貫休作讚。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構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頂。見一大池。羣鴈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稱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有鴈蕩。沈存中以爲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皐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爲界。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八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三。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也。過盤山嶺。至絕崗嶺。望見恠作矣。至大荆驛。石青亂拔。尖者筆上。方者笏。予嘗采頤桂林千筍。不意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灣谿紺碧。照見魚兒鬚髮。若得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癡對。定須看殺衛玠。予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下。回首瀑布。便欲走還。嚮田宅。携鷄犬。願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屣矣。而今繞腸三匝。尙未知所適從也。於是取美人蕉。勸酌。瞑欲睡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谿。涉兩小谿。經嶺村。兩山門據入。其中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爲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秃背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笑絕。老僧巖不待

間也。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盤環。橋拗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便覺鐵氣飽健。洞空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其名度命洞。外橋久塌。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未之奇也。嶺。則海枯天泣。眩恠狂走。同行人大叫。一叫一好。過雷岩。般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從一斗上。牧兒以洞爲鑊。看大撲頭。小撲頭。式如今之朝冠。思廊廟耶。諷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峯。宛然可望。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筍峯。纔解籊數日。跌坐其下。觀照膽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北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滾落幽谷。時熟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暗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鴈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指點鶯崖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涕矣。五老峯。不如白岳清壽。然債屨排列。似甲子井井。不是混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寒。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櫬。玄冰矗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佞佛。實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列尊者。而首座諾詎那相最古。上有水瀝方池。鑄爲浣心處。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卽字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我持僕肩下。功更倍上。而輿夫跳浪同中。大呼喊。則聲滃滃然。甕滿。折轉如線。片時乃引墮壑口。

出。經響嶺頭。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圖山寫壑。汲乳耕雲。坐臥俱游。桃梅作歷業。已天矣。又何必拔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爲茂草。但星橋無恙。水簾洞。玉絲珠。穎。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叟巖。一人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颯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積聲索響。字字洪朗。鼓吹游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壁壁夾立。通玄之窩。逋雲之罇。懸雨之澗。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脚。攔谿。骨勁甚。每谿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雲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上一圓石。曰頂珠峯。一山酷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鐵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孟。名義俱確。獨白雲寨未安。過石橋。得寺門入之。步遂不能前。正面曰平霞障。障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右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子在靈峯時。第盱衡對之已耳。至此則面須折仰。以鼻捩天。看孤烟上壁。不及十分之三。化爲烏有矣。而七分壁。亭亭闕闕。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竈下。還有米鹽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旗扁出似扇面。猶折蓄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至天柱。平地矗起。孤圓削直。絕無牆壁。帖肉相對。已有箭餘。衆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瀉胸中。鑿通萬里。亟喚酒炙。而雲來爭坐。予便走僧寮。或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瓦上矣。

膚寸卽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罷。逢鄉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選蓋礪屐。從淨室取危逕。篋筥屯寒。石齒礮聲。不忍草花。但見寒綠。僧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畫。乃晦老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脚邊俱南星草。芙蓉葉。夾藤牽蔓。腥濕礙雨。巖上亂漉。反覺天漏。緩首急足。強挽上。始至洞。忽起頭顛頤。一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蝟磔。垂瓠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毛骨爲之慄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挪揄。實恐有棄公之事。此似境耳。視艇斬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龍鼻水可明目。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女峯。意中嬋嫵。朝朝以洗頭盆挹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峯。尖勁有力。而雙鸞峯似從太山崖戡翼於此者。獨秀峯昂藏自上。頗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覲面永嘆。竟萬年。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至相絕。乃爾。而老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受人間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湫下。如白蛇驚滾。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二里有泉。標起二尺如劍。雨復甚。還下稍憩。俱不解其故。罄藁醞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哈台大鼯。快睡至曉。遂搔首捉衣。急出溫看。愈故愈新。然畢竟是天柱了饑也。望屏上口開翁霧。云是安禪谷。而旗峯半一竇。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蕪草大不可上。望峯頂。

石如螭如兔如龜。徒倚山門外。鐵色樹一株。不忍言去。出山口。有雲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段三四丈。如疊方。裁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窳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寒也。出寨渡谿。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閃國一現。遂爲雲所妬。登鞍嶺以待之。雲且呼黨。鋼我。於是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惡知非應真之化體耶。望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寺遺蹟。一峯啣啣嶽嶽。安得浪指爲馬。沿澗有大峯。人立而怒。對壁爲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謂是蟹足。稍入澗。有剪刀峯。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大約似虎頭。虎眼。人益幽畏。耳根但聞雷走。過一菴。折徑而上。數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詣詎那觀瀑台勢。旣雄惡。而潭洞凶暗。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略定。諸家摹倣。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岡之。初來似霧裏傾灰倒鹽。中段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煙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戲珠也。雋法師得道後。口若懸河。意詎那對瀑子在川上時矣。台上數十級。有看不足亭。奇峯腦後。驚水眼前。若肯移賃小齋。敵朱夏。還當向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絕頂五星。尚有碧潭。正德中五台二僧廬焉。此龍藪。二僧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

三十里。則爲蕩湖。是卽宋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從從錦溪出壑。身如輻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澗。頗爲龍湫所掩。卓刀峯。僅當徐夫人一七首。而含珠峯。弄丸於夾谷之中。似正大湫盜睡驪者。終當風雨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水奔呼。至寺後。忽淳靜如凝。從左嶺。透下一谿。頭瀉八尺水屏。聲聲月珮。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峯。不可響邇。戴辰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麗。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於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舂鍾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回望一百奇峯。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戟槊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房西序。赤弓大貝。紀獻天球。一有顧命。卽俱陳出。上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果。隔別中。妙有囊寶。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竹。金線。鳳尾草。香魚。白鷗。山樂官。雪髯猿。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遊。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峯之洞。白雲之寨。卽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也。雲壯爲雨。雨壯爲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臂哉。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

呼天剔地。則予尙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玄嶽記

袁中道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冷冷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艸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檜一株。開黃花如金粟。山中僅此一株。上僊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妝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竇。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卽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迴龍觀。見天柱諸峯。若刻若縷。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台。下十八盤。石墀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卽龍泉觀前橋也。台路有三。一爲周行。走卽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卽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台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卽太上八僊緝公院諸處。可抵瓊台者。予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台一道。壘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詘水。殊可笑。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

不得往。明匯而成潭。以水間石如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跼而水贏。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跼而石贏。則頽疊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咒。石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蕊。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唄。石之跂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顛避水。而其顛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虛巖。巖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喘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棟石而臥。一日間。行往食息。皆對怪石。爪齒纓足。俱貴乳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于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瓊台。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峯。無論巖巒之奇。卽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巖柄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髮念一之夫。餌芝蕨。石咽氣殮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台。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台峯。若一髻前指。卽所謂外朝峯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峯。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峯。皆如屏息拱立。髻盤鬟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爲七星三公千丈萬丈等也。記荆州圖經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蓋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副峯爲香爐云。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

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尙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冲舊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于帝鄉。似別有家學脈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徒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清不槁。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後。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楹。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石若駁雲外覆。爲脩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薜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峯照耀。見雨爆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興。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後。石巖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

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峯。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憩。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游。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飾。有野致。山巒平衍。田疇龜折。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匯衆流。界道。石橋壯麗。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遶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乎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柏。飯後。着笠子登輿。一老道人睨予而笑。訊之。明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曦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爲險。山頭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匯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匯爲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淪其色。此地兩山中蝕一縷路。深林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面奔流。如草中蛇。如綫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游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答相和。荒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柏二株。其徑九曲。過榔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墀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希夷靜瓊臺峯。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峯。不日月池中龍也。卽

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南岩騰綠驚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黃冠爲導。至自然菴。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卽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子以熟製蒼朮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宮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修飭。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籛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開窗了了。見南岩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遭類一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棧藻井。砌以文石。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之亭。真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字玄院。綺錯葦布。幽宮闕室。千門萬戶。流水周于階砌。泉聲喧于几席。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塍外。花裏有畊耨之客。雲中聞鳴吠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于望僊宮。目不暇覽。情不周翫。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云。此卽異時武當縣也。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槩。步至松杉間。與游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爲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爲腹。過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爲臆。砂翠斑斕。以觀山骨爲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爲顛。雲奔霧駛。

以窮山勢爲最遠。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崖。皺煙駁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遠林。以寬曠勝。皆隸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臺。依山傍澗。以淹潤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澎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凌虛豁空。以蒼古勝。皆隸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雜佩奢帶類也。游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後記(略)

是故游侶宜少。恐其撓也。僕從宜簡。恐其囂也。與人宜健。且與之飽。恐其力盡。尼予行也。山資宜多。且宜先授。以近日山中貧甚。猝不能給客也。果餌宜備。恐偶糶也。山志宜攜。恐有遺也。皆游具也。又彼所欲得于客者。祈禳至一宮。則姑曲徇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游。是又游訣也。

南明記(節錄)

王思任

過剡縣十五里。青螺背上。望見二山。追蠡之痕猶在。而淵填之聲隱然也。生鐘生鼓。豈在生山生水之前乎。從鐘鼓山取豁入谷。是武庫鐵帽。堆圍多多許。一嶺鑿百級。入縣畫中路矣。

嶺下方塘澄澈。蒼松傲睨。大楓數十章。翦以他樹。萬頃冷綠。人面俱失。入寺禮石佛。像端嚴。福好。卽耳長丈餘。齊永明中僧護見神異。發北山愚公願。三世僧。此相始成。前有狻猊二石。俯仰似悲。云是智者大師所蓄。師寂後。一泣天。一號地而死。凡名勝之地。僧各奇。一說以靈其主人。將毋同耳。由僧寮仰視四壁。斬削俱青瑣紫玉。老樹鬚鬚倒尻橫肋。壁中一罌。有百尺松窻之。前峯如白。上危置一方石。是仙人博局。五斛玉塵。不記何人負進也。予直走其顛。天風急。幾吹墮。乃坐伏。稍窺崖。絕萬仞急飭下。始大怖。寺左有二丁。疑是蝮洞。虛惕入之。陰風沁骨。濕碧侵寒。苔瀉盈尺。雨甚。凡三宿寺中。每出寺門。望雲飛。多龍氣。往來各嶠。熟看大楓樹。若至深秋。便如萬點。硃砂映發。出土繡綠。小橋紅寺。騎驢至此。或常醉心絕倒。亦直得號天泣地也。

天台記（節錄）

王思任

蒼壑亂撐。大石怒特。豁如萬鵝擊翼。先有高鶴長鵠。叫雪飛來。

雪堂。虎林人。文字知識也。台山之中。構以杭式。便楚楚有快致。仍步出寺門。酌谿橋上。予與容孺紅飲。而雪堂爲之白醉。止予再四。其如石梁。仲仲何。然而馬首腰回。予每飯不忘鉅鹿也。過蘭若堂。截溪作沼。杏綠蔽封。人如翠鳥。往來枝葉上穿弄。踰鐵船峽。維漢嶺。山益幽險。奇邃。與窮而步一嶺。碧陰浸肌。染骨。眉額相照。俱梧竹氣。藹暗中。竇透數點白天。不知何處轟雷。

起。則趾及上方廣之門矣。清池一鏡。班魚數百頭來迎生客。意是瀟湘綠雨下青夙也。

赤城去國清。五里而近。遂拔足走看。遊山俱雄青雌碧。獨此山壁立數千仞。頽面橫掃。中有綠間。遂若霞氣。上下三兩層。輿公以城字之。真能目此山者。霞標一語。當賞二婢。取山肩左上。見二小屋。炭丸紅墻。近視之。則山魃肉土廟也。至前僅赤岩耳。流水涓涓。路遠壓其上。卽不見喘息。至上岩。玉京洞天也。仰視嶮呀。玉膏乳滴。作雨詹聲。洞氣縮人。於無數竹青。引萬山丹采。從隙中插入。人骨不定何色。面而冷陰而已。至所謂馬跡。則各目其三。而予似五之。從壁縫看起。一馬出門縮首入。一馬昂首相倚出。中一馬翹足長嘶。最辨上一馬首修葺。正對人。見前二蹄。背一馬首入內。隱此馬後。露其尾。五馬天骨開張。神氣皆竦。面壁聽之。驕嘶不斷。玄黃牝牡。蹄耳不明。俱不妨天閑神駿。閭丘棄而去之。何不遂贈玄冠之使。使免跋涉之苦。壁頂掛一瀑。銀繩條落半墜潭。時綏綏灑灑似一束碎雨。對山一石孤立二千丈。松柏植其上。必雲間鶴得訪之。

仙都記（節錄）

王思任

按縉雲乃黃帝之夏官。封於括。唐時時有邑。邑故無城。雄溪繞灌。蔚藍天碧。響若歌鐘。人家沿山而屋。耳根日夜被溪聒盡。石骨代垣。松梧作戶。水吾雲磨。映罨蒼林。繡壑間。望見農夫。

鑿笠。俱有靈氣。東行十里許。看姑婦岩。一坐一立。似插花。在髻者。殊詭甚。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咫尺。溪走其下。怒擊怒鳴。搏雪數尺起。其悍者。特上石撩人股。至谿腰。目眩神淫。頗畏之。過谿望柳堤。一派。嬌娜安水。時有風來搖漾。頗似張緒當年。好鳥坐其上。作蠻語。爲之佇立者久之。又五里許。至虎跡岩。彷彿是看巨人跡。有三四步。俱丈餘大脚掌。窪隆橫豎。都辨。從一石逕。束身折轉。以膝攀上。數十級。回視石之門。似經虎腹中。跳出者。側行至仙榜岩。岩遠視則曳長白似榜。而近視俱洞圈列缺。下爲陡壑綠壁。那步訪丹室。髮摩岩。而足行石峽上。垂二分在外。容孺輒惶。據以尻代踵。益笑嚇之。至丹室回首。反恍然慄恟。不敢迂鈕生也。丹室所謂懸崖置屋者。鄭中丞於此奉老子。飲食不捷得。則轆轉而郵上之。矚之謂天下奇事。必從險中來。良是矣。於是相戒逡巡。下看小赤壁。乃三十丈。削就於闔玉壁。下潭方廣。深蓄怯人。謝康樂。王龜齡諸刻。剝落不可讀。踰數十武。看一岩上。俱碎相短牆。上下俱絕。不知何人所管。謂是飛仙游戲耳。岩前多妙石。巉兀推插。絕似瘴鶴銘下。又數十武。一石斜倚山。扼路。榜曰雲關。人如鳥過。鮮風透出古蔭。毛孔爽英。過此爲趙候船。漢烏傷令趙柄仙解時。乘船至此。覆爲石。看梳水灘。則滌滓蕩穢。太清浩遠。鱗鱗石子。俱堅白自鳴。

從澗渚揭過。益暗阻無所得。路未操屨。而擅下牛渚。意殊惡。乃元白喚一梯來。始折上。似

強從巒石中鑿開一天者。逕轉得大洞。洞口蛤張。白蝙蝠羣舞不定。三圓竅如大鏡。從竅中逗過。看初暘谷。有倪翁洞三大字。是李陽冰書。不知倪翁何名蹟也。洞上一石高丈餘。可臥看天。雲予展眠其上。元白拍洞腹大呼。容孺佐之。如拊五靈之石。而子促唇作蘇門嘯。兩谷穿膺。噲然笙舌之溜。雲和地。蝙蝠益怪飛疑叫。而壁下游魚側其頭耳呼。黨潛聽不肯去。雅是知音。白雲瀾瀾。又奔入洞中。與酒花爭元氣。各爲喫吸而解。此非祈仙洞天耶。仙矣。又何祈焉。則相與捫梯而下。既下石關。仍鎖不可通。元白謂那得忘情此處。予欲賞以還有天三字。而恨無墨瀋之一塗也。於是取道經忘歸洞。不得看過斗岩。望所謂鼎湖者。如一大竹箭。衝天直上。中有一大孔。如錦川石雄拔起地中三萬尺。相傳軒轅練鼎其上。遂駕火龍上昇。而小臣攀龍髯。墮化爲草。至今產其處。唐時頂上有湖。生金蓮飄一瓣至東陽。刺史上其事。因改郡爲金華。

浣紗碑記

唐顯悅

吳其爲沼乎。誰沼之也。浣紗之人沼之也。擅千秋絕豔奇嬌。從花開水流。溪傍照影。淘洗一絲。縹緲何其媚也。雖然媚則怯矣。薄矣。浣紗人獨否。淨其思。厚其力。堅其響。以報越。深其心。潔其態。圓其用以佞吳。不有此一番淘洗。彼楚畹之人。誰來神賞哉。故曰寄其情於浣紗者。女子中真忠臣也。盪脂粉借柔之習氣。滌針線含羞之弱氣。發守維積秀之光氣。可以孤。可以寡。

可以娥。可以妃。其更奇者。可以貞。可以淫。可以冷然村妝。新越溪之名爲浣紗。卽可以嫋然宮黛。變閨閩之溪爲香水。縱橫出沒其骨色以播弄之。而着眼落手。固別露一種瀟灑出塵處。幻變於廢興。顛倒之交。噫。亦異哉。獨是發端在浣溪。而浮踪在五湖。今古恨事。積冤難洗耳。然則夢到家山。怕渡溪頭之曲。應作憑吊浮湖以後語。未便是憶盟時情緒也。天姿之人天之良足悲也。若欲摹其明眸善睐之丰儀。寫其顰眉捧心之深致。備紀其當日之顛末。則夷光傳。少伯傳。詳之矣。吳越春秋又詳之矣。吾不忍再爲浣紗人指東話西。贅道學莊語。品風華麗人也。然則碑之之意云何。曰溪聲欲洗烟花態。不是西施負若耶。美而傳。碎而沉。嬌魂兩地清流怨。倘有浣之不盡者與。

香魂不散。在水一方。既碑之。而何弗祠之。豈有所待耶。吾以望後之宰暨者。

小洋記(青田)(節錄)

王思任

由惡谿登括蒼。行舟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閩仲送我。挈簪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妬繡。鋪赤瑪瑙。

日益吻。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桃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闢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煌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背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

螢芝齋記

張明弼

良常子門外一拳山也。段成式曰。山有芝葉如草。實如豆。其花夜開。遠而望之。其光如螢。服其實。一心中一孔。明服其七。七孔俱明。可以夜書。琴張子詫於衆曰。吾讀闕里遺書。昔者孔子嘗登延陵。題季子墓。因上良常。踞螢食而餐之。盡其七。喟然歎曰。歸歟歸歟。天將役丘。以詩書。顏淵後食之。方及五芝。忽自死。淵歸尋歿。子貢以下。或服四三。或一二焉。皆爲世大儒。漢有馬遷楊雲孟堅。及子建輩。皆採而服之。類不能過二三。自餘小儒。或嗅其臭。輒作三日爽。旋而視其筆。有光如火矣。而句曲之下。有愚老者。行年五十。以麻爲麥。以豕爲馬。一日過螢芝之下。飲其風。心若開焉。歸而能名其乳犢。家人大駭。予近將贏一載糧。偃宿其下。中夜而望。有草如

螢者將斷其根莖而盡啖之。遠近能文之士聞之。咸聚族而謀曰。良常非若家山也。亟往勿後。旬月之間。負山而居。環山而宿者。三千人。同人介生亦預焉。夕陽成市。吟咏之聲。聒三茅。達秣陵。三周寒暑。而一無所見。其將草珠。食野實。蜚口悶腹。走而洗諸洮湖之港者。日夕而是。而琴張子方獨得其種。植之尺木居中。實垂垂已三五矣。衆人遠而詬之。琴張子曰。夫食螢實也。不可與衆知。吾夜望山氣。常有一人竊食而飽者。盍各獻而藝。予將驗焉。衆乃懷藝以進琴。張登曲木之床。次第而閱之。指一衆曰。若誤服睡草也。其文吟嚙不可辨。指一衆曰。若誤服左行草也。其文顛尾裂骨肉離。復指一衆曰。若誤服護門草及舞草也。何爲文有叱咤謳吸聲。旣而指數人曰。近之矣。若服金明草。其文光可鑑目。又指數人曰。愈近矣。若服句曲龍芝。八天亦薤草。其文已能飛行絕跡。霞舉浮壑之外。末有一士。鬚髮銳額。獨裏其業。跼蹐而行。琴張子曰。若奚爲者。攫而讀之。叫聲不絕。曰賊賊。吾齋中五三實。已被子噉其半矣。若之文。前窺無始。後窺無終。騰天湧泉。無不如指。予殆有意焉。因出近業互觀之。相與執手而泣。尅臂而誓。不以分種於人。（末有一士同人周介生也。介生與予同業。螢芝齋云。）

半樵山房記

唐顯悅

吾友郭學囑名理慧。鑄有大刀關斧。其羅古也。斲以月天斤者也。其剗時也。剗以五丁

有道作本山在家住持。鄭樵著書千古，不得專嫩於夾際草堂矣。余八年於外，時而燕，時而越，時而茗，時而又燕，時而金陵。今日者時而邢水，其於郭氏半樵，臥游焉爾矣。周臣吉同興善僧，妙詢從吾鄉來，復手聲學，矚近况口貌，半樵遠景，遂不覺疇曩耳目所經之半樵，與今茲意想忽到之半樵來腕下而成篇，絕不以思索得之也，是爲記。

梅臣先生服官以來，常不斷松風之夢，故可言之纏繞，令他人執筆，未免澗愧林慚矣。

太華山記

李之椿

環潼津京兆間，億青萬碧，兒孫羅列，皆太華別址也。三峰影度函谷，挾蒼龍而奔，試看積翠飛來，衣袂俱成五色雲矣。過灑靈官，徘徊玉泉者久，方取入山，雙巖蔽日，劃天眊，路不一二里，卽五六折，翹首三峯，頃失之，泉聲如磬如簫，如筑如絲，絃如環珮，一水匯羣山之波，而注巨石直下，其發源自水匯洞，貫二十八潭，應二十八宿，潭折而爲石，石折而爲穴，穴折而爲溪，溪折而爲灘，以至此，張超五里霧，已不可見，如故者希夷峽，笑耶，睡耶，夫孰從而問之，入五里蘿修莎映，險步攢雲，逆十八盤而上，孤危錯落，山猶左右截也，將至青柯坪，三峯仍懸天末，大石挾水以蹲，一壑縫山，萬籟張而異香曳，越是道皆泣蝠攢鬚，百峽千嶂，復直其在前，何怪乎遊者同心，嶂內黝不見天，握縹疑斷，置坎疑錯，拾級疑墮，尺石橫引，足相躡者，曰二仙橋，三峯雲

障。惟毛女所居。北斗坪儼樹繡屏。兩山虛處。平田萬頃。俱縮就層煙。遊者不可因險以負奇。車箱入谷。箭括通天。美哉少陵詩也。未幾詣老君壑。險則甚於千尺。嶂嶂暗而壑突。故壑窮直攀。猢猻愁萬丈。危梯道通一線。轉而卽山之北矣。靈臺峯屹然居左。高瞰三峯。亦堪耽僻。疾趨得擦耳崖。上阻極山下。臨深塹。所賴行猶昂首。再百步。仍一絕壁。號日月崖。險哉。伯壑而仲嶂。稍前過三官洞。一石斬然。突橫天半。人與石並行。手足隘無所着。日月崖復陞乎後。踰此地稍平。大石翼天。鑿空居帝。傍有石微殺。綠草茸茸。一區可憩。仙人掌微茫欲出。諸巒纖秀。百岫爭妍。煙雲上下。來往濛濛。百二關河。絲絲斷續。坐明星頂上。俯玉女而拾蓮花。又當作何想。行三里許。入萬丈龍門。酈道元所謂搦嶺森森矣。似嶂而中折。似壑而上直。似崖而左右皆不測。余夫善騎龍者乎。柱下史何不龍而牛也。函谷且將鞭蒼龍起。賴有五將軍松叱之。揖將軍。又幾懸度。幾令人應接不暇。予初欲先探玉女。再問蓮花。咄哉猿迷而鶴賺。幽麗繽紛。多所莫辨。種種沁腑澄脾。所歷諸險。皆在濃霧蒼煙外。至此恍拾瑤草於三山。不更作入世想。草間琅琅有聲。則前所稱水簾應宿。暗與花風鳥韻。相應於重泉夾石之際。冷冷然濯魄冰壺也。第五井十丈。蓮。不可復覩爲恨耳。從玉井轉石上行。卽蓮花峯。其峭處可窺水簾洞。陰晴萬態。老君煉丹爐。在蓮花峯北。古柏宛有道意。歷三險。方獲抵明星峯。幸孤松蔽險可度。至峯口。則一石作虎狀。

入虎口而探明星。無復恐怖。迄至詣四方削成。顛現險窮。驩喜無量。蓮花在腰。玉女在面。諸峯朝拱在旁。余於是捫天大嘯曰。呼吸直通帝座。太白豈欺我哉。轉而東歷避詔崖。崖形覆前楹。後約數十丈。日浮度細辛坪。則草木蒼茫。花鳥歷亂。等於入蓮花峯之逕。而曲折微遜。且行且吟。臨風獨笑。然後睇避靜之幽崖。盼全真之斷岸。望仙碁之故址。不覺玉女珊瑚其欲至矣。呼玉女三而不背應。祇見洗頭盆裏天香浮動。欲向仙人掌上取芙蓉露。忽焉滿掌雲生。迷離莫際。又何知攀嶂穿峽。度壁凌崖。逆蒼龍而奇險驚危。若此也哉。時日將夕。遂取故道而返。險倍于初。回首諸天三峯如昨。仍將問太華於潼津京兆間。

使君孟年早雋。天假餘閒。令得探奇選勝。而又僻耽誦讀。佐其文采風流。真玉而冠也。

予嘗爲友人戲作癡龍傳。使君評之云。天下有三癡。忠臣孝子能癡。文人才子能癡。然忠孝卽結爲奇文異才。以至畫眉說劍。總以完其癡面目。龍侯真足稱癡者乎。非趙宗癡。無以知龍侯之癡。使其盡人而能癡也。則天俱老月常圓矣。趙宗善詩畫。其組妖雜媚。則詩中有畫。其搖怨繡愁。則畫中有詩。癡態癡情。癡韻。癡端。具大神力。龍侯固癡龍也。宗可謂癡虎。龍淫於雨。虎淫於風。呼風雨而過六六山頭。吾仿成一癡夢。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

壑枝峯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孤峙。於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巖登刻露之跡。其秀至令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文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料泉淪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釀金考室。復嗣公於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罔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剝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脈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於樹抄。石梁浮澗。苔紋繡於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罔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疎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於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鶴。陸桑學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罔卿笑曰。

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卽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插入相業一事。便爲俗筆。只無附麗一語。相業已盡。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寶林寺。西去天長縣二十里而遙。環玉橋而視之。則稍北矣。狀似巨鰲戴山。嶽崎堪愛。前餘窳堵一泓水。相傳爲螺蚌丘者。峙其中。春王正月。予偕二三快士。登臨狂嘯。幾令帝座逡巡。寺內尋常沙彌。倒屣相接。偶爾訊及。了解三車法。然亦不俗。索剎前聯。爰有飛鳥篆。空空即色。野花繪色。色還空之句。居亡何。散步山腰。斜白照川。空翠滴袖。遐睇田畛。葱蒨多秀。已而澗抄有聲。恍恍如聞。九烈君彈指。私心以爲。汁染綠衣之兆。遂擬移榻下帷。有北道主人沮余坐。此不果。嗣後烟姿柳色。時來撲人。知不可無記。遂濡毫灑翰。而敘其顛末如此。

游五洩記

王思任

水經註是也。中二洩不可至。宋景濂獨難四級。蓋從下遡上。又於二洩之中。身試之矣。謝玄卿。刁景純輩。所游。遇不可知。若近日徐文長。袁中郎。陶周望。俱未至三洩與四洩。今次第言之。從寺右走里許。先見者。迺第五洩也。約三十丈。團鹽萬斛。下夾溪。造雲壁立。酈道元已貌得七八也。過潭壁斗凸。三丈許。履不可革。粘齧如涎。進生退死。雷霆不聞。初苦上。旋苦下。屏息如

盜響鈴突見。碎雪再來。此四洩也。同行孝廉范敬升。先眠采玉河上。予與文學陳弈倩。僧魯逸。曹源。續至。各踞一壑。此時人在勃律天。西望見蔡漢逸。兩試兩落。以爲瓠肉絕想矣。良久勉上。半前半却。正盜響鈴處也。幸而至亦坐。坐奠搖首半刻。乃笑。而三洩均隱。在對山隈上。蠻強取之石。芒棘杪。着處寄命。阿奴欲忠一臂。忽口噤不悉說何事。昆陽園中。你我不相顧也。三洩態備出。傾者滾者。飛者跳者。養者突者。衝而過者。喧逐繡蹴。其沫猶可滌肝。棲賢三峽。非不妙。那得騎而狎之。朱約之浮以大白。此酒不宜勸人。卒仄壑右上。得印脚掌數丈。望見二洩老蓑衣。掛下短白鬚也。石腹膩瀉。不可陟。力人先之。汲我以裸足布。再墜而引。若淫濕斷不能也。第一洩飛下。聲怒。色怒。勢怒。然無暇料理之。絕壁垂尺餘在外。失一跬千古不問矣。飛瀑雄吼。貫頂劈來。上有龍井。洶洶萬仞。以青竹及柴杖投之。有入無出。此酥魂栗魄府也。駭而上之。爲劉龍子拜母處。頭顱印存。又上之。其家也。又上之。則地名紫閭。屬富陽治。殷殷難犬聲出也。忽而平田廣陌。眉鎖頓開。如從十地。拔出三天門。無復歸理。特予人一條生路。奇絕。乃從響鐵嶺大步。而是游也。喜樂不償畏懼。生人止堪一寄耳。吾意鑿通縣度。亦不必五牛屎金。千梁無柱。然而。不樂爲之者。僧欲險之。而山川亦欲闕之也。雖然險闕正爾佳。必欲几平。擗善。卽無過邯鄲道也。

先生詩記無不奇豔絕倒。然供人臥遊已久。不能慨存。存其近續一二。及摘尤勝者數則耳。

遊洞庭諸刹記

姚希孟

西洞庭多古寺。有十八招提之目。余次序遊之。十七日從包山至羅漢塢。有寺廢而將興。上方寺亦蒼涼無足觀。是日登縹緲。循山後坡陀而下。問西湖寺宿焉。寺衰頹。將成菜圃。賴沈朗麗修淨。因於此。而某生新之。坐稍定。有聲洶然鳴。以寺逼西太湖。奔濤震響。霜月之下。倍覺淒清。夜半夢醒。巨聲轟礚。欲排匡牀。使我神骨俱慄。詰旦緣湖入村塢。朱實黃離。與旭光相照。此昔人所謂好景君須記也。將抵水月寺。長松夾道。寺前銀杏數本。大可合圍。霜葉凌舞。令人鬚眉古淡。摩石碑。讀白香山蘇滄浪二詩。迂道觀無礙泉。涓涓一泓而已。渡嶺得華山寺。寺在山之陰。連岡轟轟撥黛按藍。常仲伯包山。長松類水月。龍鱗虬幹。壽且數倍之。暎月更角奇炫。怪第山高月出。嶺背比樹頭發白。夜闌矣。又次日離華山。渡一小嶺。橙橘愈繁。籬落間不勝黠冶。迺其風格嚴整。非若春葩撩人。差可擬安石榴耳。行行入長壽寺。寺所踞不甚勝。且摧圮。賴主僧修已饒韻致。能淹客。去寺半里。得松臺磐石。如生公說法處。一古松嵯峨驕蹇。前對霜橘百株。又爲青林點絳。因遊角菴。道柯家嶺。嶺襟帶西湖。是日風暄氣柔。羣峯可數。晴湖如鏡。不風而濤。砢砢猶隔宵枕上。山幻起伏處。并東湖亦出肘腋下。連岡若腰帶。兩湖左右垂。最宜虛

閣而搆神祠者。築垣閉之。與湖光爲仇可怪。至角菴闌入果園。有筍檣插湖中。凭牆西矚。頽陽忽忽將墮。蒸霞鷗鷺。目留而饒之。赤盤半玦。至深紅一線。旣滅旣沒。湖水倒映。忽如長虹。西四山冥合矣。是夜遊幘別。有記曉遊角頭山。返舟中。窮龍渚石公之奇。廿三日。復從包山至天王寺。松林亡際。橫被數畝。其大小類水月。而近寺數十株。鱗疊羽綴。殆華山雁行。正殿亦就頽。然制度古雅。前朝遺式也。坐華藏閣。獨一面見山。而東西不穴。箇以爲恨。同日遊資慶。觀黃葉紛飛。又疑水月銀杏。然斜陽映其上。如蒼髯老翁。臉暈微酣。不獨稜稜霜氣。山同樹。樹同時。而借朝曦夕曠之態。各自爲姿容。猶人之含顰帶笑。閃忽吹顏。豈可以一貌盡哉。寺前香花橋。有古木轆轤。覺其寺之深。橋以外無樹。便覺山之淺。此包山華山之所以爲妙也。次則水月天王矣。嘗謂名利之勝。不在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合抱。霜皮縞理。滴溜成瘡。一古也。殿閣參差。丹牆闌淡。女蘿陵若。赤紛綠駭。二古也。小有頽落。不傷靜竅。若金碧燦晴。固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愜。西山諸寺。雖煥麗不足。而濠穆有餘。大都借蔭于疊岫。而貸色于崇柯。更以締構旣遠。兵燹不經。非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瞳視而喬影現。囂垢屏滌。靡侈汰淨。正令人超忽荒蕪。有煙外之意。若使梵響時開。禪規肇整。卽鷲峯獅窟。何多讓焉。

奇光異影。著目百骸俱戰。此天繪。非人工也。○余嘗謂春宜居園。夏宜居水。秋宜居山。冬宜居閣。山之概宜于秋。不獨

洞庭之霜橘也。然秋而不歷其朝。煙暮月風。晴雨露之變。其勝不呈。故山久居焉不可。予未能早達。差于此享用耳。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游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間何如。但見老幹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爲最。往往圍而續。不若光福亘而聯。疑光福差雄也。所傳角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桂。云角奄四季山茶。傳爲角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梨熟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旣醉。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炫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遠岫孤峯。轉增繡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于洞庭。余所爲選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卽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豺虎嘯。嗚然而蛟螭唼。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于華山。若包山水月。則晉楚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二。一在徐文敏祖墓。由趾貫其顛。傷痕如剝。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欹臥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髯

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邪。爲雷劈者。一則松臺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乖龍爲虐。而老幹未剝。馬遠筆意。故在。柏則華山寺前側柏兩株。高僅三尺。枝榦葉罅。有珞瓔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爲摩頂授記。而余譜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柄終。

山之有樹。譬如女之姿色。士之才華。扶質立幹。全借是耳。妙在寫得鄭重。

登縹緲峯記

姚希孟

吳山以南靈巖望太湖最豁。至銅井西磧諸山。直薄湖濱矣。然西望至縹緲而窮。卽莫釐亦爲縹緲所障。僅半面裝也。夫神禹奠大川。侈言底定。若與四瀆爭雄長。豈無意耶。上自宛陵。瀨陽曲阿諸水。旁而新安天目數百里內。所環注者。震澤爲巨壑焉。卽密邇海東。然積坎所瀦。厚卽而徐走。其性紆而悍。非若江河。日夜犇趨赴谷。王如歸也。湖之形。圜于東南。而漭漭于西北。故觀湖者。必觀之縹緲。余以九月之十七日。步自消夏灣。從后土祠。右折而上。勢雖峻。而徑坦石磴承之。無彳亍蝮踣諸苦。陟山腰。過靈官殿。路漸陡。湖面亦漸開。徐步登其巔。決乎漭乎。身在蓬瀛之上矣。縹緲莫釐兩相嚮。而鳧翔雁浴。龜縮蛇伸。鶴陣排營。雁字撥墨。昂首樞腰。左

迎右顧者。合之得七十二。獨縹緲爲之長。憑高下睇。卽非羣后之觀至尊。亦幾於牧伯登壇。劍佩鏘趨者哉。其點點若聚墨。作兩山附庸不足紀。而羅峙四維翰。宜退服者。若弁若峴。若道場。在西之南。則箬溪若雪諸山也。若銅官雖墨在其西。則荆溪山也。夫椒在西之北。則晉陵山也。若惠若錫在直北。則梁谿諸山也。是日北風驟厲。挾霧氣籠罩水而巔峯。蔚岫如掛流蘇。陰霾之色。騰騰上昇。余睫力不遠。恍惚迷離。聽旁人指呼。瞪目注射。第意片雲垂脚。巖巖不收而已。風從山背來。層岡障之。山之陽。則輕波駘蕩。夕陽滿湖。漁艇曳網而行。如寒汀宿鷺。佇立不徙。又疑諸峯外添三五小山。久之波光動溶。并諸山亦搖搖若颺。風移樹泊岸也。日向晚。漸作赭金色。山變紫。湖之遠日者亦紫。其日沒處。變黃。晃耀殊常。終以風師播威。不復列霓旌霞葆。僅絳節一道。送羲輪迴馭而已。忽見一大摩尼珠。晶瑩燦晴。又如朗月初升。去落暉不盈尺。蓋倒影入水。其散者爲鎔金。爲走珮。其兩山封峽處。聚而成球。鮫人不敢吞。以獻解事賞鑒家如余者。

鹿門先生稱柳州好奇。如食夫之籠百貨。指其諸記中點綴語也。此文寶光的觀。亦復如是。

游勺園記

孫國光

駐淇園之旬日。適雨師灑道。清和月。乃欲如秋。友人胥西臣曰。曷不決策爲勺園游。遂同

策馬出西直門。行萬綠陰中。不減山陰道上觀。無幾何。抵仲詔先生明農處。又無幾何。抵先生封樹先大夫處。同西臣謁墓。距墓道數武而西。爲勺園。園入路有棹楔。曰風煙里。里以內。亂石磊砢齒齒。夾隄高柳蔭之。折而南有隄焉。隄上危橋雲聳。先令人窺園以內之勝。若稍以嘗游人之饑想者。曰纓雲橋。蓋佛典所謂纓絡雲色。蘇子瞻書額。直橋爲屏牆。牆上石曰雀濱。黃山谷書額。從橋折而北。額其門曰文水陂。呂純陽乩筆書額。門以內無之非水也。而跨水之第一屋曰定舫。舫以西有阜隆起。松檜環立。離離寒翠。倒池中。有額曰松風水月。阜陡斷爲橋幾曲。曰逶迤梁。卽園主人仲詔先生書額。踰梁而北。爲勺海堂。堂額吳文仲篆。堂前古石蹲焉。栝子松倚之。折而右。个爲曲廊。廊表裏複室。皆跨水。未入園先聞響屨聲。南有屋。形亦如舫。曰太乙葉。蓋週遭皆白蓮花也。從太乙葉東南走竹間。有碑焉。曰林於澁。按林於竹名也。燕京園墅得水難。得竹彌難。竹間有高樓。從萬玉中湧出。曰翠堡樓。樓額鄒彥吉書。登斯樓也。如寫一園之照。俯看池中田田。令人作九品蓮臺想。更從樹隙望西山爽氣。儘足供挂笏云。從樓中折而北。抵水無梁也。但古樹根絡繹水眉。仍以達於太乙葉。曰槎杯渡。亦園主人自書額。從樓下折而東。一徑如魚脊。拾級而上。爲松岡。有石筍離立。一石几峙其上。又蛇行下折而北。爲水榭。榭蓋頭以茅。正與定舫直而不相通。榭下水僅碧藻沉泓。禁蓮葉不得躡入。蓋魚龍淺滯所都處也。

自是返至曲廊。別有耳室。其上一線漏明。如天開巖梯。而上曠然平臺。不知其下有屋。屋下復有蓮花。水承之也。從臺而下。皆曲廊。如螺行水面。以達於最後一堂。堂前與勺海堂直。仍是蓮花水隔之。相望咫尺。不得通。啓堂後北窗。則稍畦于頃。不復有繚望焉。此中聽布穀鳥聲。與農歌互答。顧安得先生遂歸。而老其農於斯乎。自是返至勺海堂。左个爲水榭。榭東小隄。度一亭。亭內爲泉一泓。昔西嶽十丈蓮生玉井。在則井乃藏蓮花中。亦奇矣哉。從亭折而南。爲濯月池。池在屋中。池形與牕楞形。皆如偃月。然池南爲浴室。額其氣樓曰蒸雲。仍與定舫直而不相通。然種種不相通處。又皆蓮花水。百脈灌注。而篾不通也。蓮花水上。皆蔭以柳綠黃鸝聲。未曙來枕上。迄夕不停歌。何嘗改江南韻語耶。大抵園之堂。若樓。若亭。若榭。若齋。舫。廬。無不若島嶼之在大海水者。無廓不響屨。無室不浮玉。無徑不泛槎。將海淀中固宜有勺園耶。園以內水無非蓮園以外。西山亦復如嶽蓮。亶其勝乎。問先生之爲勺園以補先大夫墓傍沙形也。然則先生居園猶廬於墓也。今而後。真當賦遂初哉。是日午後再雨。同西臣飯太乙棄中。聽蓮葉上濺珠聲。快甚。遂信筆爲記。

米先生好奇多慧。結構定不落凡。嘗與予訂此遊未遂。得此聊一染指。

園不依山依水。依古木。全以人力勝。未有可成趣者。其妙在借景。而不在造景。若登高臨深。倚柯隄陸。無一鬱憤。而屬

于亭前之疊石。壻樹之花竹。猶魚遊沼中。嘜讓符以爲樂耳。

游苧蘿山記

王思任

天啓丁卯秋九月。暨陽學諭范敬升。以壺觴扁舟。逆予。招同蔡漢逸。陳奔倩。飲於浣江之上。山雨初收。風陰恬適。江清照底。游魚鬚眉可摘。其潭洄祿菴。一片玉華膏也。須臾至苧蘿山。石壁數十尺。題浣紗二字。斗許大。筆勢飛鶩。位置安善。云是右軍筆。子細察之。大似楮河南。楮固祖王者。而字傍右字未滅。又志云。右軍墓在蘿山。則此石乃其熟游之地。理或有之。卽不是右軍。亦必唐宋人高手所贗。固自韻事。而小人阿承官長易之名。而冒其鞞可恨也。或曰。蕭山舊名餘暨。自有苧蘿鄉。濱臨浦渡。古來有西施廟事。俱光惚。蔡漢逸曰。不見浣紗人。空餘浣紗石。其言悲感。而柔腸嬾嬾矣。夫女戎發想。文王已自先之。禍水沼人。亦出下策。不見李商隱之詩乎。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恐少伯高才。不堪聞此句也。失身爲祟。亡國是妖。而復載之五湖去。西施美而不美。少伯高而不高矣。敬升作色曰。子母然。此吾家老子苦心事。若使子得作王軒。其爲佞諛有百千者。浮之大白。呼髯奴發吳飲以溷之。予曰。寧髯奴也。

附唐梅臣與楊培子書

往歲去越。作客蘇門。回念與施家女郎不復作緣。每悽惻不能已。因漫書浣紗二字。付

陳太學持歸勒之石上。深知書法不工。聊寄長念。不料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至王季重海內名流。尙目不勝耳。爭之爲楮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贋。夫以諸暨之學。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又必不須揮毫運腕耶。門下閱之。當無一笑。（梅臣諱顯悅閩人）

睡香菴記

孫國光

古人宅不西益。余家之西偏。有數椽。家人陋之。余乃得以其陋。故顛有而菴之。稍爲掃除。藏書數帙。佛一龕。以飾陋。而其實爲供黑甜地耳。菴有花焉。則世所訛稱爲瑞香者也。往讀廬山記。有山僧睡石巖畔。時覺奇香來鼻端。特勃鬱逆風物色之。則此花在焉。欲名其花而無可名。而強名之曰睡香。夫睡者。非花也。而能詔此僧。胸胸中。而棒喝焉。使之寤。無亦花神久物不彰。而授指山僧。以自見耶。彼窮巖邃谷中。豈乏不名之花。能自養厥靈根者。而此花不免有入世之想。遂致浪博浮名。然使山僧亦以睡夢作佛事。詎不韻哉。何物俗子。改睡作瑞。真點金成鐵手。花有刑書。罪不在杖杜下。彼改者。詎非獻媚花神。然睡香能托根匡。續隱居之山。豈受媚俗子者哉。余最厭人稱祥說瑞。世俗人產兒。不自引分。輒妄爲擬焉。而命以國家不必有之瑞。以侈其名。盡喪羞恥。自取天折。况祥瑞之獻。中主所不納也。睡香有靈。寧不捧腹。按睡香。色似

辛夷而小。香似簷蔔。花於首春。而苞胎於隔歲。及其花時也。又能不彫其葉。允宜淨土。特爲睡僧表章之。余雅好睡。睡亦篤。馱馱作梨花雲想。非能爲睡香高足。而以庭前適有此花。復記憶匡山故事。遂用山僧之類其花者。以顏其庵。聊復寫吾睡之意已耳。假令睡香在匡廬時。克終自韜晦。以葆其襟。卽山僧且不得有所名之。而矧其有以祥瑞辱之者乎。士方窮居時。先自竊竊然爲入世之想。而究竟毫無所瑞於世。與睡香徒供人玩悅。何以異哉。則余未嘗不悔。山僧當年一睡轉多事也。作睡香庵偈。偈曰。

山僧昔未睡。花非不會香。香性自虛空。不與血肉遇。當其息若雷。四大如虛空。衆香國裏來。此一花何有。睡旣作花香。便睡不必醒。想其薰難忍。咄咄參鼻觀。何俟逆風尋。而後與花值。假合睡香故。遂以名其花。花自有佛性。睡無受香處。有心作睡想。縱令花同睡。睡亦不復香。

旣爲花辨寃。又爲花惜節。伯觀愛之者至矣。○乃至終南捷徑。凡物有之。

核舟記

魏學溥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佛。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楫。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

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用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胎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衡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者五。爲窗者八。爲箬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者。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遊削于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寫其形肖奇矣。并其神情不可告人處。亦傳其即靈怪。未免踵事增華也。

予所見奇技。雲間潘君仲以紙製狻子狀。如瀟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

縫之透。又于友人方無遠家。見竹根裂一蟹。一蟬。情態畢肖。置之几上。蟬蠕欲動。出金陵濮仲謙手。一花籃。竹絲所織。紋細於髮。深迥百狀。相傳嶺南一青矜手造。竹扇壁僅盈寸許。刻畫玲瓏。二老鬚眉衣褶。皆如白描。立松樹下。指點山間月出。山石凸凹。石理細嫩。爲嘉定朱三松作。小道可觀。至此已極。雖做之者衆。相較懸絕矣。今之刻核舟者多。而未必盡出王叔遠手。真霄之間。巧拙大異。非識者誰與解之。雖然。人心日離。日甚。作無益。貴異物。豈佳兆乎。

姚太史風樹堂記

陳繼儒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襯猶在舟次。蕭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乾坤局脊敢求全。一把黃茆枕墓田。孺子但言耕稼事。門生多廢蓼莪篇。木鷄望去何曾鬥。金馬拋來不受憐。哭罷白楊風夜起。蕭蕭落葉打窗前。爾時夜分矣。猶聞丁丁啄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拈苦塊。出入謁于斯。春秋禴於斯。食于斯。寢于斯。生于斯。死于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羣羽翕集。隱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冠蓋闕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蚤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闕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傷哉貧也。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

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殤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開嚴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遭銀鐺四出。窮捕鈎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盼而祝曰。尙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軒聲撼牆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臂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壹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見齟齬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複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卯不及瑕。巢不及覆。幸存于罍。龜蓬翟之鄉。而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母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襁褓於乙丑。賜環於戊辰。雖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思。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是爲記。

君子處憂危之道。只宜歛翼雌伏。而况居憂廬墓。尤忠孝之兩全者。是文悲憤淋漓。令太史肝膽顛裂。一齊畢見。

雪鷗閣記

魏學瀟

雪鷗閣者何。荻秋菴雪鷗閣也。荻秋菴者何。子吳子別業也。蘆花之菴。小樓出焉。馮樓而觀之。蹲而伏。戢翼而臥。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爲雪鷗閣。閣負陸爾。前堤爾。短扉側啓。偃枝登降爾。乃波濤淙淙焉。步履之下徐陟之。峨然閣也。風蕩之。則扁然舟也。遙望亂葦中。炊煙斜起。小艇倒出者。漁棹往也。旅而歌。椎髻而方笠者。田豎返也。颯颯者。風起於青蘋之末也。齒齒者。石也。往來湍湑者。湍相擊也。水與天接。介焉者。徑尺爾矣。霧之晨。星之夕。遽而望之。忽若大江之中。橫亘豫章者焉。霍焉開也。廓焉解也。棚棚乎其得之也。長天萬里。鵝溪絹也。短簷茅屋。頽枝殘雪。疎疎而密密者。龍眠畫也。西風搖落。草木萎黃。有懷伊人。川上徘徊。則瀟湘而洞庭也。子吳子嘗與玉峯歸子。錫山高子。咏歌於其間。謂可以寄趣也。荻秋名焉。閣之爲雪鷗何。蹲而伏。戢翼而臥。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馮樓徐觀。則類有然者焉。故名爾也。門人魏學瀟讀書於此。而樂之。曰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趣其寄焉已。

兼醉翁阿房之體。而秀逸過之。

雨中初遊西湖記

朱之俊

予自非齒南遊。輒聞東南山水之美。餘杭爲最。聞而想想而夢。如懷古人。則鮑昭李白。如

念姣色。則毛嬙南威。如想石交。則尹班之陶陶。范張之款款也。今歲旣得奉使於浙。過潤。招張公亮。未至。作詩屢促之。公亮追及於金閶。予喜曰。湖山杖履有色矣。閏四月九日。始入杭。頽駟之夕。卽出宿昭慶寺。寺離錢塘門不里許。而枕湖之首。予從輿中。拗頸望湖。僅一線。白如美人露半面。擲眼於人。雖未盡了了。亦復可念。夜開簷溜。滴滴聲。輒撫枕而嘆。晨語公亮曰。有所思。在咫尺。風雨阻之。遂各含情而坐。君能之乎。公亮曰。不能也。乃謀之主僧。買艇游焉。旣入舟。見湖上諸山。盡作影於影中。爭出雲。若敗絮。若飛練。若馬。若行人。雲山相混。根枝罨蔽。純爲墨天。公亮偶指一峯曰。奇雲也。予曰。山也。指一峯曰。怪山也。予曰。故雲也。蓋公亮短於視。又素未識南北山何狀。故多指多惑。湖與烟亦復相混。數百步外。水爲烟據。如空中有水。隨舟所之。然後開開處。亦如鏡受氣。訶眉目有物。故不盡識湖近遠。及其抵岸焉。主僧望一簾影曰。此孤山也。其上有六賢祠。予問六賢爲誰。曰。李白蘇林。贊明維新周公。元美王公也。公亮謂湖上之祠。宜以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狎者。乃列之。周公冷面。且爲神。有別祀矣。元美文人。與湖非久要。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熟熟也。予笑然之。及岳王祠。予曰。雖雨。可無謁。乃履而上。時方撤魏逆祠以新之。過王墳。有鐵檜高。皆無頸。墳前有分屍檜。剖而植之。各生枝葉。嗟乎。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出王墳。遇大雨。巾角盡墊。堤上見魏瑋石勒碑。皆委地。碑高一丈餘。讀

其字盡鈍去。然猶有可意得者。復下舟杯數巡。至湖心亭。柱礎瓦椽。並吐水氣。予輩登之。冷然如入蛟宮龍國。不能久留。舟行里許。有重堤。爲放生池。紅橋屈曲。草樹蒼然。絕勝湖心亭。時游櫂如驚。然罕有至者。主僧語予。蘇公堤。數六橋。皆若對顏。顧雨甚。不可登。欲移舟裏湖。則以舟稍高。不能渡橋下。旣而林山晚暮。水情黯黯。乃鼓槳而歸。是日也。予謂西湖如絕代麗人。喜亦好。噴亦好。靚裝亦好。蓬首亦好。立明處亦好。入闇處亦好。晝見之亦好。夕夢之亦好。故雨雖霏。然子興亦復不淺。而公亮殊憾憾。以爲十年憶西湖。見之乃沉烟底。且湖山面貌。若恍若惚。真如夢游。故作詩。有兩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予謔之爲唐突。西子因成一詩。以爲西湖解嘲。

從意中摹景。可與歷劬從登泰山記匹休。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朱之俊

雲棲爲故蓮池師道場。雖無金宮紺殿。而竹有一陰。松無異響。亦可以捐祛世情。領會真蘊。將發之刻。主僧復引予輩觀華藏世界海。以一蓮花爲一世界。皆雕木爲之。重重無盡。自此一徑沿錢江。沂杭城而歸。時澄江不渡。漁舟搖曳。不異平湖之水。念白馬雪山。似神而非。恨不見其奇偉也。行十餘里。爲月輪山。上有六和塔。登其巔。則隔江諸山。參天黛色。百里青冥。還顧

杭城如魚鱗。西湖如一銀盃。南北諸山。皆回青轉綠。畢態獻狀。以入衣袂之側。而瀾江如帶。反出我步履下。至白光不斷。存想無際。則東海三神山。金庭銀闕。瑤草瓊枝。或在其處焉。予得句有云。看到海光全是夢。拾來江色不勝秋。各亮詩有云。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予謂此語寄月輪山麓久矣。今乃被我輩拾得。復數里。過湖南。入淨業寺。寺極壯麗。有宗鏡堂。宋壽公著宗鏡錄百卷處也。迤行入清波門。上吳山。廟有十。僅游其三。騁目四望。見杭城一丸。江湖相夾。山無定容。水有異貌。而府曙塵市。並棲山水清麗之間。他郡或躡騰春糧。輪拆足齋。以求名勝。而未可到。此獨寢食坐息於水木魚鳥。苔石煙嵐之窟宅。生其地者。卽不能如丁野鶴。升雲絕漢。猶或多塵中之慮。寡霞外之想。恐亦山水之所訶也。日旣夕。乃歸昭慶。是役也。予有二憾。及三快焉。凡山水之情。天機深者。自與相近。看天機旣淺。則乍入之。其神味不能相酬。惟狎處旣久。則山水力重。而後能通人之氣。予生來雖恆以道念自相接續。然後入婚宦。天機自薄。須在深山中。一年半載。觀其動靜。閱其實虛。然後山情人意。可協爲一。昔白公詩云。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駐三年。東坡詩云。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暫來不煖席。三年百六日。猶以爲近。乃予入杭僅半月。作湖山游。僅五日。予望山水如雲上見仙。恍惚未定。山水視予。恐亦如生面之客。亦所未喜。此一憾也。客有爲予言天目徑山之勝。予神往履動。願以使者久羈。或非

世法。且公亮因體重。艱於登躋。予孤興莫助。此二憾也。何爲三快。予每謂游山如學道。若近俗魔。則道心易散。每見登山者。撰輿馬。叱殺羞。方及一勝。則有軒蓋之迎。竿牘之擾。几席纒陳。優樂竝作。耳聒殿呵。口倦朝務。不復識巖光嵐氣爲何物。予從行僅數人。不攜酒殺。入寺。僧人供蔬。筍淡食。留錢而去。所至冠珮之迹。得以靜心登聽。領略山水一快也。游山亦如觀古人文。字。當得解高而胸曠者。與共評臚。公亮既當世所推爲文通明遠之才。夙絕近代。兼心無恆事。胸有遠覽。予獲與探討巖石。揚推烟霞。又與予游從既久。形跡儀數。亦皆捐脫。二快也。三則世人有終日幽奇中。而不能有一語之合者。予雖乏麗句。足酬山靈。然每逢佳勝。公亮既走筆成篇。巖谷響和。予亦一吟一咏。差與景光相接。亦可自達其聲。聲者。歸途自詠所著百餘篇。如初買山園。新築精舍。日一翫之。意思開發。此三快也。游既竣。將以歸途。問眉公先生於雲間。併覓洞庭天平之友。越勝既攬。復想吳趨。臯山幼海之澤。予小臣特邀有異緣矣。

讀此文方知世人終日山水中猶未嘗經目。公亮湖上詩有云。翻思白蘇真潦倒。尙留好語到吾儂。兩君同游。奇文共賞。此亦西湖不多得之盛事。

發昭慶宿殺光菴記

朱之俊

游湖之夕。蒼溜尙冷冷。夜半聲絕。厭明天大霽。主僧報曰。今日可入山矣。乃與公亮各乘

一小兜從者七八人。或步或騎。遂發昭慶。從人有前而訶者。予笑曰。此所謂曬裊花上也。亟止之。自是游人隊隊。無相驚者。初行獅子峯下。左湖右山。連林映蔚。時霖霽乍霽。草欣鳥悅。山笑水嬉。予輩七尺在輿。而情已迸散於南北諸峯之上。間從林影之缺。復見西湖。則如美人麗妝盛服。離幽閣。出明除。非復煙雨中慘澹故態矣。行數里。爲玉泉寺。入寺。觀玉泉。不逾畝許。中有五色魚百餘尾。見入悠然有閒情。及投以餌。則共攫之。鬚鬣皆動。食之能累物如此。泉底有孔。出氣如窠籥。僧人曰。昔有僧曇超說法於此。神龍聽之。爲之撫掌。出泉。此卽泉眼也。又有細雨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予久畏雨。乍見而駭矣。出寺。則長松參天。老蘿冒塗。爲九里松故處。雲氣不斷。屬於靈竺。雨後諸山如流。萬綠加重。後人見前人素衣。俱作青色。金翼白毛。亦俱化黛。拙芳接馥。交徑牽裾。心骨皆翠。殊憾此身不遽化爲山禽野鹿矣。不數武。爲集慶寺。宋理宗所愛。閻妃功德院也。經始時。望青採斫。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然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旣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畢竟托閻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謂也。又數里爲飛來峯羣。山皆土峯。而此山純爲石體。其中空虛通朗。如已悟僧。而其上學學堯堯。含精吐氣。蓋牛奇章米南宮諸怪石之宗黨姻戚。咸聚于是焉。山多不根之木。旅生石上。想石亦有膏以滋之。予所恨者。山椒之石。盡受楊髡刻爲佛像。遂失奇性。雖有誠髡。

像首。置便溺處者。終不足以謝吾石丈。公亮謂須得冶童遊女。恆以衣袂掩覆之。或山吏飛去。脫其像石。乃爲勝致。昔人云。築爲不道。走山泣石。今山泉環流若泣。或以是也。予欲窮山頂。靈隱僧自超適至。乃引從下天竺。過三生石。捫篠援藤而上。公亮體稍肥。艱於登陟。乃折竹作杖。十步一歇。氣息纔屬。子每先登坐。啜之。至頂爲蓮花峯。峯石磊落。如刀劍。不可坐。而公亮以疲劇。踞息良久。望西湖如杯中水。今古游人皆在一杯中。吟煙嘯月。飛仙過之。應爲齒冷。既下。入靈隱寺。飯於冷泉亭。公亮吟林丹山詩云。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予曰。此水汨汨。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隨徒步包家園。往返數里。予謂世人向湖山中作一園。如蛛螫向花葉中作一窩。安知此窩外皆衆香國也。吾以南北兩峯爲假山。中外兩湖爲小池。猶恐人笑我爲河伯耳。薄暮上發光菴。菴在北高峯之半。竹磴層折。林先蔽虧。僧家皆劄竹取泉。衆響並作。沸於絃索。時予輩足日已倦。遽入寺。逾復振發。夜宿飛雨亭下。泉聲在枕上。鷄報更。子魂骨俱清。作詩有憑高僧氣盡。坐久道心寒之句。殆徹旦不寐焉。

目既往還。心方吐納。其神情之所寄遠矣。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後

宿發光之夕。菴僧慧如殊韻。欲邀予早起。登菴後石磴。望日出。會予起稍晏。至石磴。日已

蚤食且盛夏枝葉蒙密卽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缺。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桂帶叢篠。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上。子襄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戰。罔慧如山頂何見。曰。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江。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于玉霄九霞之際。已視北高如蟻垤耳。何曠之有。子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超以寺田被佔。欲囚子告當事者。與羣僧共迓於冷泉亭。慧如許爲子作山導。乃共發硃光。飲茗于岫巒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聲沸。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想其鬱鬱者。爭織於道。子乃知杭之山水。爲杭人性情之麗。性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渝也。羣輩久坐泉亭。目光往來。謂殊少麗人。子戲謂杭之佳麗。或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皆可任人躡牆而攫。橫塵而臥耳。因共笑而起。復過飛來。穿洞底浮一二卮。便投風篁嶺下。過一片雲石。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興來臨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爲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橫。布流灑響於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輿坐寺門。聞子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子輩乃出。不復問子瞻辨才。有何遺蹟也。下嶺數里。皆在山拗。舊壠新墳。長楸古柏。比櫛不絕。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氣相雜。張公伯雨。于公忠肅。同墓皆在焉。子因念此篠根狐窟之人。向者亦嘗鳴笳伐鼓於兩湖羣。

山之間。醉盡煙雨。賞遍林鳥。不知耳後鼻端。幾許風生火出。及一棺戢身。雖與馬搔杳。歌笑譁。亦不聞不見。死者卽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光。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予卽使軟紅塵中。碌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閑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彭嶺。春杪文湖。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避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此地。吾念益決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游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袋誑惑人。欲叱仆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游人廣咏。予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晚色。集於林端。予幽意甚愜。時公亮以疲劇。不獲從焉。

類能摘光鈎色於人所共見。人於不能言中。○後段復似蘭亭記。

遊洪崖記

徐世溥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十尋。皆金色。時有白綉。紛若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成文。直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壅。水稍匯之。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翁然作鐘聲。若倚瀉西擊。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瀾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歲久苔填不可見。蓋神仙跡。

云昔洪崖仙人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爲渚。時溼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于河。

鄴家山記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道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前路煙樹。相與淺深。若可披尋。迺取道往。行田徑。循迴溪。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清池映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修竹。巖多草花。巖下有蠶。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遂逍然而反。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棐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鄴姓云。

登蕭山嶺記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會暮。無可奈何。遂宿于桐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下馬步行。道不盈寸。澗不濡軌。兩旁臨萬仞之谿。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半如羣馬飲河。如嬉駒仰臥。如走犬避豺。如大夫冠。如欲登天。如欲墮淵。咸誘目悸神。攀枝望徑。匍匐披草。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睨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嶺。嶺爲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煙海。田隰谿谷。

山阜平林。深灌川澮。江河城郭。郡邑廬舍。皆在青煙中。西北至于廬阜。北至于彭蠡。近都豐城。南昌。武陵。豫章之治。皆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下。冉冉若綿。頰而臨之。若從地上觀井也。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搆之以明神仙。蘿纏其梁。薜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曛。乃反。前後行山數日。費酒十餘甕。芋栗數升。皆采諸山中。昔之大觀者。州有九遊。其八澤有七。涉其三。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良足快矣。

橘狂國記

張明弼

道不周而北。爲寒門。涉寒門。過積水。爲橘狂之國。去齊州蓋十萬里。其國當無懷氏時。朝日而夕月。食穀而衣毛。與齊州不異。相傳有橘狂氏者。生三歲而有晦黑之心。拚啼以爲笑。護飽以爲饑。父母憎之。誕實之莽漠之野。而鮭鬻之神腓字之。移之委羽。則鼻楊覆乳之。乃負以歸。行年二十。而目言口瞬。耳燕鼻聽。眠涎陰賊。人莫能測。其國君髻者。乃聞而好之。設九賓以見。授之以三旌之位。橘狂乃謀遣鞮人。重九譯。以求中國之書。得六經諸史。以歸。遂著書。名賸。賜經。以窮奇構杙爲堯舜。而以曹瞞爲孔子。尊爲至聖。啖天王。以唐之林甫。宋之檜配食之。殞。經於中國。葺年。其州黨化爲橘狂。三年。而國之八紘。化爲橘狂。又三年。而國之八極。亦如之。海之馬銜野之徬徨。地臯轉鄰。蜩像木客之徒。慕而從之者數萬家。乃其幽髻。而奉橘狂爲王。相

與豐銜銜。倏忽而閃屍。黔羸之神。以告于帝。帝怒。勅六龍載地而南。羲和望舒。無經其疆。于是其土。如晝恆。如月死。夜六穀亦絕。惟黑氣如山。聚而吞之。因以不饑。橘狂死。國人奉其燭。體於啖天王之廟。有大事。則殺鼠如犬以祀之。乃化形出。洩事。還復爲燭。或言自帝之移地。乃返與齊州相近。去桑野僅三千里。而我穀城之民。有夔魍氏者。一游其鄉而忘反。教國人歲一通中國焉。琴張子曰。惜也。其莫之禁也。上有明王。其無令復通中國。

橘狂。鬼也。委鬼也。睽陽經。三朝娶與也。黑氣如山。丙丁之際也。啖天王之廟。生祠也。夔魍氏。彪虎屬也。此公亮悲憤之文。而作于乙丑以後。刺於丁卯以前。至有以此挾公亮者。噫。危矣。

顧龍山前記（山去邑五里。高不十餘丈。廣不數百畝。而爲邑人避禱之地）。

張明弼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其四支爲四嶽。以百節爲百名山。命大章豎亥。步四方道里遠近。分布崗巒。產生陵谷。而吾邑西良常句曲。乃踞其二。然而山去邑郭六十里而遙。非輿馬不可到。邑中平夷曠衍。望之如洮湖之面。未有雞頭鹿角之士。以棲人屐齒。於是邑人有巢著子者。患之。繪圖以請於帝。願割混沌氏之一毛以寶曉日。送夕月焉。上帝未許。適夸娥氏二子。驅北山之龍。將移太行。往厝雍東。龍方負山。巖巖夸娥氏。輒持鐵鞭鞭之。龍矯鬣左顧。拂然而墜其一石。帝目巢著子曰。袖承之以卑。若置邑居中爲顧龍山。

似金簡絲字遺文一則。○龍山一撮土。有此記。可遂蓋衝於代。

聽竹樓記

錢應金

春波之涓。有數椽焉。余先人之敝廬也。廬之後。復有隙地。家仲誅茅翦棘。而築樓以居。樓之前。有庭方空。莪以脩竹數竿。疎陰落翠。自遠人意。因顏其樓曰聽竹。而請余記之。余曰。樓何以聽竹名也。竹之擅長也。猗猗有斐。以文著。亭亭欲上。以節著。金錫圭璧。美其質也。菌籜篠蕩。珍其材也。其中空。其外直。其色青青。其葉劍拔。其幹蚪拏。其子族繁多。俱可攬而得之者。何取於聽也。使子樓而在湘江之濱。篔簹之谷。綠玉萬叢。琅玕千箇。檀欒嫵媚。莽蒼葳蕤。松濤雜吼。涌泉逐鳴。春粉濕而龍嘶。夏彩艷以鳳吟。大者鐘磬。細者簫琴。風來有聲。萬籟喧呼。無風而寂。自然笙竽。披襟當之。不亦聳然傾聽乎哉。而子蕭蕭之庭。落落之竹。青未上而干霄。綠不滿而覆屋。紫脫無聲。黑離難握。方未能與簷鏗驟秋。而和茶鑪爭沸也。何以聽爲。家仲曰。樓因是而得以聽竹名也。浸假而置此樓于攢篁叢篠之中。則幻翠空光。予且應接不暇。盍往觀乎。而以聽焚也。惟是庭荒竹小。使予日日對之。不且枝可記。葉可數。而致此君笑人乎。予惟焚香默坐。洗耳內聽。而胸中自有箚箠響也。琴之絃澗以潺矣。碁之下鳥以啄矣。客之來。風自掃矣。觴之飛。雲欲流矣。詩之吟。空爲廣矣。鴈聲哀。清激瀨矣。鶴煙迷。豪溜沙矣。粉籜吹。蒼龍鱗矣。賦

香落碧蛇涎矣。秋爲賓。危樓肅矣。夜爲主。高枕迎矣。不必半天風雨。千尺蛟龍。而我且有餘聽也。倘予而身人蕪蔥之林。目飮波濤之狀。日習刁調之聲。安知不更厭以爲聾聒哉。矧也耳境無盡。寂觀自清。試與若憑高以聽。庸詎嶰谷瀟湘。渭濱淇澳之筠。不漱音戛韻。環入而作我樓清響也。余應之曰。甚善。竹自不可無。子又能聽。可以名此樓矣。遂援筆以記。而復咏聽竹四章。

遠望多衆容。卽之在異色。

橫山記

馬之駿

橫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山巉秀聳拔。直不受步。乃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太圓焉。上苦僂。其疲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遇。必相視。纍纍若登樹之孫。故曰其勝在逕。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着地如篩。屐股輒響。作丹黃踏籍。故曰逕之勝以秋也。登頂四望。靡所不類。郡脈自南來。雉堞逆踞之。東饒氣而北稍衍。非茲山處。乾維巒緩不收矣。凡登山使人怡者。其觀冶。使人悲者。其觀幽。使人冷者。其觀僻。使人危者。其觀峻。山理爲主。而人以氣聽之。予窮高俯仰。旁揖雲霧。感流景之頓駛。訝此身之何來。不覺逍然而放歌。絃焉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也。松柏之大者。皆不逾握。曰嘗童於斧斤。寺雖淺而潔。向亦經高皇帝駐驛。勒詩最屬間。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云盛夏屢涸。誌傳爲聖泉誤。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石青

崖。恆數月間無履迹。噫。桐人之廢遊也久矣。

山從徑幽。徑以秋勝。令人神冷。

秦淮戲鱗記（刪）

傅汝舟應天

先七月望。一夜臥蕉帷中。手拾閒雲。弄明月。忽牕外叩玉如意聲。曰。天際冰輪。柳堤雪浪。待子久矣。不憶諸蘭舟在門。桂漿在鑊。白紵在身。提朱紅念珠在臂。攬衣登舸。櫂人執手拱立。如祖士雅渡江擊楫雄狀也。放艇中流。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癡人亦作憐語。再搖再去。入石橋。如過天台洞門光景。另似蓮花莊裏。長蛾修袖。理洞簫聲。初歇。倚桐陰下看戲魚也。舟移浦近。笑袂相遮。低聲度語。云此陣狂書生。又弄昨夜未了風月去耶。有鏡在天。有客祝曰。願老天照盡天下麗孃。粧無錯過。斯時有棋枰聲。投壺聲。打馬呼盧聲。杯觥聲。絲肉聲。波聲。風竹聲。胡笳羯鼓聲。間幽溪曲閣。有書聲。絕不聞悲秋聲。間有作下淚調者。歡人之極。酸楚取快耳。濯溪顧影。波走而月流。波跋而月立。波怒而月號。波喜而月怡。波曲折而月橫。縱波清渾。而月蒼黃。快哉觀也。其中大龍大鯨。爭夾船不避。又似不敢驚我者。有好事小鱗數百頭。長一寸五分許。約上波五七尺。飛越二三丈。翼左右鼓舞。如舟生兩銀翅。濕雪漸中。前後他游舫不得也。中有更好事小鱗。潑跌我酒盞中。吸吸有聲。似欲飲來借漿者。又似鼓雄量赴戰者。

又似妬我輩歡而傲余者。余對飲之。連連三盞。復以一杯送爾波下。小鱗頗似醉狀。得水如醒。復躍起而下。又有更好事。小鱗盤起空中。有號酒龍人。手搏之。據掌上。不忍去。綽有詞人俠士。風河堤爲之傳驚。家家珠簾高掛處。霧妬娥眉臉。看戲龍矣。來往艇爲之歇。簫鼓者三。爲之作簫鼓者五。一時青蓮花氣。空中散下。魚耶。龍耶。神物魚服耶。彩繩釣竿。不欲船頭豎起也。俄飛一舸如馬。曰。聞子白龍之戲來。其人八千社長。廖伏生豪。有奇致。呼余與龍兒再約。約明夜。見白鱗爲之復上躍者三。若諾者然。客呼天曰。異哉。借此斗以挹漿。卜明月夜。壽子桃葉上。飛棹長去。不得復語。余亦避囂。蘆葦深翠中。聽都人士女自驚訝。是夜酒如泉。心如洗。月如寤。飲酒未記升斗。數漏下刻三蓮花矣。客有寒衣不禁者。散去。決明月滿時再來。不須臾。月滿之朝矣。起修蕉幃十寢紀。紀適終。有梁父山人艾子丁溪上至。曰。夜者聽河伯浪頭語。公等大肆哉。釣醉龍也。請卜今夜會東諸侯雄戰。有白兔山公紀直心。杏屢來。曰。夜者客星犯咸池間。箕尾爭舍。請卜今夜荷舊錦從事。有橫江擊筑之人。黃州王子雲。袒胸入戶。曰。夜者空中瀟湘洞庭。風雨生浪聲。訝何數千里。得枕上聞君等酒鋒墨兵。河流作勢耶。請卜今夜三寸舌助下執事。有少室書生建武劉叔夏。競以竹輿至。曰。異哉。作長干塔燈中。望東流上有異人氣。直盤雲際。麻姑仙人。遺夢來。今夜期會三更碧落之間可乎。酒龍人余怒飛。昨者手搏龍兒之豪也。再掀髯。

來曰。如何此掌上。尚撲刺有生勢。請卜今夜赴白鱗約。君侯無遲。閑笑七幅菴石榴樹下。架上書。不讓百城。枕中祕。陋千金也。抽奇抉微。往復無暇。再有雪衣後身李白毫。仙仙至曰。適有羽衣霓裳之招。去當歸。歸尋香生花語處。卜今夜步明月於天上。俟我於邀笛乎。而諸客磅礴衣冠。奪昨初望進香橋進。過天子西華長安門。泊櫓綠楊下。蘆葦如障。萬葉浴碧。約可五里。中有老樹。僵臥水湄下。爲鼃鼃之榻上。條疎風爽。爲秋蟬高吟之閣居。蒼鷹颺翼於間柳下。萍密織如無水地。非櫓動。不知波也。呼小奚奴。涉淺灘。尋牧羊道士來。道士冰壺中人。唐仲午也。來曰。知君輩白龍戲。下今夜望旗鼓矣。再進艇一里。鍾山上白雲拱拜有狀。吐聖人天子氣鬱蒼絕。不可畫圖。舟中世外世內書。或袖或展。或枕或誦。林容一洗俗色。眉翠各各適上。如天際人笑。李郭之舟未韻也。曲折容與。蕩入芰荷深浦。桃花無跡。小門洞開。八千社長側杖禿衿。喜動顏色。促到客矣。飲冰下榻。分爪嚼藕。菊英秋水。清香入鼻孔裏。玉磬有聲。雖列不楚楚。樽中雪波自泛。如引酒客而解其饑。小瓢易大杓。談兵說劍。賞花賦詩。得意處不記戲龍也。是時夕陽西下。天重雲欲雨。客無不邀天以乞月。如昨夜者。時且雨聲點點。敲荷盤上。如摧客愁。客曰。月不出。酒邀之。再不出。酒敵之。蓬髮大飲。與重雲爭狂雲更密。雨作溪流。酒杯大。思雨不廢。虞負負龍兒約耶。率登舟。神氣愈橫。叠呼傳壽。怪言雨落。淋漓中雲宿居。士西與唐宜之。牽裳投筭。蓬

下曰天愁君輩失長夜歡。先遣雨師洗浴人氣。月華將放。請卜今夜挾飛仙以遨遊得耶。座上笑喚進艇輟醪。待月姊來。舟還秦淮道上一程雲雨中。如在茂樹中行。如對墨玉屏風。不辨諸峯風色。如在青銅鏡上光無亮彩。前此酒約飲五百斗已。而雲孔漏下。隙隙吐光。如美人妙鬢。上玉梳一痕。破蓮葉零落殘粉。都不似白玉盤也。前此牧羊道士愁月華之不鮮。作壺中尋月遊。忘其忽去。此則白兔山公亦愁鮮月之永不。作枕上臥月夢。不知其頓行矣。時城上柝已二響。俄碧天如掃。萬里沈寂。嫦娥仙子修眉黛。整華裾。獨立瑤臺上。爲品題天下風流主。魚龍隱隱躍波下。不敢吞其影。娟美新媚。如待我輩之共憐耶。吸茶一盞。勝金莖露一杯矣。箕坐婆羅樹下。時月光在樹。樹影扶疎。如綠紗帳孔中透出玉肌膚。嬌豔不盡露也。已在眉。已在衿。已在屐。花影可踏。新也冷也。韻也趣也。嬈也麗也。不可像也。雲宿居士爲病鶴。以茗代漿。酒龍人啖酒如水。八千社長。囚冠七幅。菴主胡服。但覺千鍾不醉人。不止虜酒。少室書生。梁父山人。橫江擊筑之客。出沒糟丘上。如巢如窟。山中千日酒。至此失在權。玉盞盛來琥珀光。酒品固陋。月光常在金尊裏。興復不淺乎。其間畫棟香幃。水上開者千計。水下影者亦千計。綠幹紅葩。水上植者二千計。水下影者亦二千計。紛白黛綠。水上嬉者數千計。水下影者亦數千計。彩檻畫鷁。堤邊行者百計。水下影者亦百計。漁燈雀火。溪上留者萬計。水下影者亦萬計。簫悲鼓咽。手中吞

吐者千與百計。水下影者亦千與百計。此時若兩秦淮然。妬魚龍在我波下。爭我世界也。在天之月。如水而時。在波之月。如山而流。其奇狀可數數耶。安得摘却天上月。令爾魚龍苦殺也。昨夜小鱗來不來。明月照人有情矣。此時計飲酒三百七十斗。四睇間。中流絕色佳人。飄渺一葉。在波上波下。有雲氣如月色照之。故不欲示人。如當眼偏不能直視。風鬢露眼。花佩霞裾。仙耶人耶。我知之矣。憶昨白鱗之化耶。非耶。遏雲之聲遠去。方入人耳。好奇者噴火花射光。求一遍視意。不可得。但作獻花供養勢耳。可憐也。此時漏下近四鼓。約飲酒計四百斗。雲宿居士酒力怯。領東山風月長嘯去。諸客復舍閣登舟。曰。昨龍兒負約。當斟大斗。寄波中。醉殺此狂鱗也可。又曰不然。姑待。此時天上人間總一般。何煩老槎哉。飲月也。非飲酒也。雖萬瓢不醉也。筆舌轉雄。有看天笑傲。作白雲帝鄉之歌。進斗者。有悲壯相雄。作大風猛士之歌。進斗者。有響答流泉。作河漢梧桐之歌。進斗者。有虎視白眼。作烏鵲南枝之歌。進斗者。有宛弄叩楫。作楊華玉樹之歌。進斗者。有吳音者。楚語者。漢調者。胡歌者。連聲疊句。音瀏然。神越然。小世界而大心胸。白鱗橫躍。如聽歌而來赴約者。再三異哉。况不知去者之爲誰。而留者之爲我也。上下淮流十里間者一也。計飲酒有三百五十斗。橫江擊筇之人。亦以病魔領西門之風月鼓掌去。客未已也。望停波之寂寥。綺羅歌吹。沸天淫地者。間無影。一溪明月玉橋冷葉。作拍拍聲。鍾山息翠。如千萬

采青芙蓉。合莖並枝。不知共蒂。南方上空佛燈。放舍利光照。一川爲琉璃。與月澄映。有大官家作釋迦利益事。爲寶筏載老架。娑叩法鼓。擊清鐘。持往生普度呪。如入深山古佛場。令人骨冷。騷人閒語。英雄熱心。俱作比丘開土菩薩想。又水燈數萬盞。從上流下。計往返六。輝煌波上。棋置繡錯。客曰摘星也。又曰不然。玉京鱗甲。鞭散天涯。誤墮一行也。又曰不然。六朝流脂。紅守宮也。又曰不然。粒粒丹竈砂也。又曰不然。初焰奪銀白蓮花也。又曰不然。未光射霞紅蓮花也。風捲則亂。水急則馳。如長蛇之戲波。舞鳳之穿萬花谷也。燈燈相擬。慧心並發。不曾飲酒一斗。其往來秦淮十里間者。二也。老僧去而小鱗來。其躍起如赴約者。倏而山風颺起。河水鬪波。若鼓客助其狂。若故以風雨遮狂奇之太洩。忌觸上帝哉。疎星澹落催曉。月光西走。亦似怯笑語之不敵。城上烏驚盡漏矣。其往來淮流十里上者。三也。此時白鱗亦三躍起。如更留人不忍去者。飲酒直恥其曩。各各動畢吏部盜心。而醜無主。約飲不下五百斗。客曰談月未破。如青州從事。何。余命小奴貰高陽三百斗佐。酒家傭破夢汲之。驚曰。何數數苦余睡。時復得酒。得青梅一盃。諸客求醪陶不得。不知醉鄉久矣。梁父山人作臥龍待顧狀。亦破一夜描眉之夢。金雞玉鷄。遞鳴亂唱。渡頭曉。人客疑爲鬼呼。長安俠宋獻儒。追歡畫樓中人。不肯起。是時月似醉。更不能寐。更寐不能語。白氣照波。十里一色。人行霧中。誰家開燈。雜數點疎螢。似學一二曉星朝北斗。諸

客日光迸攝。電發火流。照耀煙柳中。魚龍驚起。不敢視。喝月倒行。不能是恥。七幅主人下淚。吊月。梁父山人發笑問水。少室書生搔首捕龍。酒龍人覆盃吸長川。八千社長科頭怨朝噉。想昨夜麗人何處。陽臺弄雲雨。不知此日月之又變也。周穆之瑤池耶。漢武之上林也。隋煬之迷樓也。不可知也。其往來淮流十里上者四也。龍魚爲躍起者再四。若拱別我者。急舉酒。各酬數十斗。餘百五十斗。傾波中。呼我醉鱗。寄諸好事。去歲在甲寅。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王思任

從曲徑入翠峯寺。碧酣欲滴。大約在濃松肥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怒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僧遽欲簞中冷惠山之座。則吾舌尙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領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卽文字耳。

入華山。則青嶂環迴。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塔。紅橘黃柑。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攏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熳狼籍。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萄。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劍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攷此數日祿命也。僧矣僧矣。

躡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祖藤孫。萬果龔箕。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雅謔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送之湖濱。乃探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錦。俄而珠焚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香。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於鼇山之下。

淑女紀

何偉然

天啓皇帝登極。下詔。選人間淑女。充椒掖。詔止鳳陽。自我朝選典。曾未及於江南。風聞所遞。訛言輒布。三吳有女之家。咸栗如霜色。市井亡賴。乘機搖鼓。爲作囚地。俄而曰。某家皇封封矣。某家聞之郡邑矣。自閩州而金昌。而茗甯。無不思所以畢婚嫁者。吾杭爲甚。纔聞井里。忽徹鄉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時僉舉。不特時及破瓜。作緣成偶。卽髮未覆額。口尙乳氣者。亦指童子爲盟。或議歸或議贅。冰人謁蹶。應千門之命。市上盡作定婚店矣。朝議暮舉。不待決擇。惟恐無男人意。無知者。固明珠暗投。卽知者。亦以乘機可省妝資。因人唯諾。至媼若無鹽者。假爲遷就。猶可免其皮相者耳。是以寒素之家。多受焉。吉不必星期。照之日采。軒不必魚飾。巾之絳裙。筐篋填街。香匳委路。僕夫翻地。燈火燭雲。金鼓聲喧。飛鳥爲亂。一畢所事。如釋重負。如排大難。相爲委托。而後卽安。正不顧青鳥翡翠之婉孌也。婚牘紅箋。錦昂五百。和合神馬。價勒三銖。

物情騰踊。販夫驕色。鷄不得談於臆。鵝不得陣於水。魚不得樂於國。豕不得化爲石。牛羊不待日夕下山。橘柚植梨貴於交梨火棗。葱韭薤蒜珍於江芷杜蘅。花燭燕喜。十家而九。庖人儼然上客禮。屈之不至。至亦青鳥之卽返也。有恐人知者。暗爲迎送。復恐人不知。且揚言曰。吾女已有夫矣。縱有司嚴爲告戒。且曰。是寬我。故留以答天使者也。假合錯配。何異流離。命富者得佳人。并得金珠璧馬無算。命貧者。徒多一醜婦人累耳。馬醫驕導之子。全徼龍翔鳳翥之靈。蘭皋蕪蕙畝之香。半落傭保馴僧之手。不顧牛驥同皁。何有冰玉齊稱。王謝家風。朱陳夙好。俱無論。又安所稱雜佩贈之。寶瑟友之耶。匝月之間。繫鴛鴦之足者。不知費仙人幾許赤繩也。夫一言之訛。令人間忽闢一夫婦世界。童男姘女。破性裂道。可勝道哉。吾聞之。不願生男願生女。戚畹之寵。昔人所希。卽修儀貴嬪婕妤好之輩。無甚大不可爲之事。何以甘委珠玉於草莽。若曰不足當典選。則存之便。而况陶嬰宿瘤。猶得見幸乎。感而紀此。

再復石佛寺碑記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陵谷互位。灰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水泛蓬萊。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實相。則實相詎存。有常俱屬無常。而真常何在。慨白雙林寂滅。百巖閣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骨起佛陁之墟。繇茲風教。徧被羣陬。琳宮遙望于閩衢。紺殿蕪興于聚落。崇巖竊窳。晨風雜漁。

梵之音仄磴靈奇。夜雨振鯨鐘之鈕。烏瑟膩吒。旣宴坐於蓮台。室摩那擊。亦分棲於蘭若。喜捨善信。皆持優填波匿之心。護法貴人。共矢梵釋天龍之願。然運分盛衰。否泰事關時節。因緣譬諸生誦法六經。尙有焚坑之慘。若佛法總持三教。豈無摧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章。積薪付火。康僧建赤烏之塼。燃鼎鷄烹。惡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麟德之空談。釀成望仙之實禍。鞠精藍爲廢圃。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而戍邊。爰從牧圍之捍。驟聞焉。或一道也。饑圖之。豈與然乎。卽棄地可畊。非寺非菴。沃野自多閒曠。雖惰農當警。不披不薙。丁壯每務般游。無論具八解而兼六通。精者固超軼窮神知化。卽其念四恩有資。三有。粗者亦宴維世教民彝。倘信之不疑。自當就嶮峒而諮大道。卽舍旃何礙。不妨付箕穎以作外臣。而夏蟲語冰。蜀犬吠日。人自貽其伊戚。佛但說爲可憐。至若梵宮板蕩之餘。復還舊刈。貝闕蒿萊之後。聿整新規。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闡提安在。業已湮而復振。知宿因之檀信重來。斯吳中石佛寺恢復因緣。洵可術已。寺始晉朝。邈延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之政。致袁氏因而受塵。萬歷間。伍少參踵汝南之風。使它人居爲奇貨。狐潛兔窟。煙迷鷺嶺之雲。鵠換鳩居。霧冷獅台之月。湖厥摧殘之狀。每令長老咨嗟。至其靈異之彰。應屬鬼神呵護。茲有兩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毛公堪。並系袁甥。俱稱眷屬。何宅相之竟爽。固受記於陽

元。獨渭陽之云亡。更傷情於伯道。若揆因而推果。得非壞寺之殃。欲幹盡而弭咎。宜復當年之刺。至珠英歷萎於芳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茁未煥於藍田。在廷尉忻茲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同精衛之填河。長者居士。財法弘通。猶馮夷之赴壑。各懷本願。共協弘勳。此所以市闕塵囂。復覩寂場淨域。衝衢溢陌。爭開貝葉雲華者也。參合替興。既恍成其一夢。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聞道人姚希孟。盟手稽首。而系以辭曰。徧閭浮中。遷謝靡停。鉄絙終刳。金穴可崩。崇墉鐵堞。華甍雕楹。冷若寒灰。滅如曙星。豈獨羣品。幻泡紛淪。世界亦然。彈指可傾。維茲佛法。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滅而生。導師權巧。卽幻表真。斲木就鉢。范土從型。妙麗端嚴。號曰世尊。亦有名香。爰及奇琛。刻玉裁坊。鎔鑄五金。借實搏空。藏用顯仁。維石鑿鑿。地大所凝。清淨本然。眞空妙明。彈指開峯。點頭閉經。可叱可鞭。甯非有情。以此一卷。化丈六身。日暝風披。霜霧露零。迺繚墉牆。迺闢殿庭。迴廊幽邃。傑閣嶙嶙。施以駒聖。藻以丹青。鼓鐘嗶嗶。警其朝昏。整衣頤誦。滌鉢經行。梵聲盈衢。香風滿域。佛法東來。吳地蔚興。維衛迦葉。浮漚而遵。得此鼎峙。如日月燈。閱盡市朝。忘其古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禪天獨存。云何劫災。濫及祇林。陡值修羅。兼遇波旬。以掃以溼。以兼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更。誰則重來。而能廓清。袁旣若敝。展矣我甥。拮据將荼。殫厥苦辛。往魯代讖。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溢歡騰。我嘗與側。蚩蚩者氓。腹剖

閭鄙。旁迨桑門。佛廬僧寮。廣其幅員。威焰幾何。彈指銷沈。生馳白駒。死集青蠅。邸第田園。朝齊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爲恒。佛法豈湮。終當鼎新。獨慙愚癡。轉入苦輪。福業自招。覺迷在心。我感斯事。爰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付貞珉。

佛法常興云。胡可滅。既已不滅。何能不興。此以護法爲說法者。

媚幽閣文娛

代石言

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謠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災。道民欲存開闢之峯。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旣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况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廖。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查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苟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峯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

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浮石。今則窆掘心胸。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伴良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扛插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剝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實。不遺。而暗利土人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甯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塋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速。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香。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己身富貴之由來乎。己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泠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衆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崩我身。絕我脈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候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靈峯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清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地與山隔。則移山作玩。亦無可奈何計耳。貴人去飛來。顧近何不結茅其側。偷閒婆娑。而顧殘毀名勝。蓋亦甚矣。江南諸貴人。俱當儼悔。無負道民婆心。

香眉小案

沈顯

稽史得兩公。曰香山白眉公。蘇尤稱文章壁立。格法霜凝。其玄遠清易之性。往往與道自合。而跡或若離。離政公之合也。兩公之居官無論。卽其爲詩。如陶所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樂。其天倪以達羣趣。若白之清夜琴興。有云。清冷由木性。恬淡隨人心。靜味此語。性與道合。未嘗與道期。知人哉。至其機情逸流。借物生動。乘其悠賞。無所遏留。則有小蠻阿素爲啣書鶴。爲解語花。盤舞清歌。響影狎妙。月卽可撥。風焉用繫。若曰。櫻花扇底黃金賤。楊柳尊前白壁輕。公於道也。果若離耶。不知太傅之游鳥巢。忙亦彌陀。學士之友佛印。西方有據。素蠻琴操。如經所云。香風吹花。雨以新好。繫風撥月。何有何無。卽不然。兩公之文章風骨。靡然不立。矧夫道耶。山豎溪童。可以指指。矧夫窠印兩禪。尙稱函蓋耶。吾故曰。離政公之合也。噫。香眉往矣。追其格法。吾有其人。世人尋香索眉。不得本來面目。猶自遙耳。試欲觀止。請得之白公堤畔。

觀見本來。雖謂一人現身可也。明公殆拍肩香眉之間。應使相視而笑。

毀鹿椅判

虞淳熙

破戒無異木頭。雖標梵網。殺生尙憐草繫。宜學苾芻。猿心亡而禍延。鹿角罪因名得。惟茲
 蔗種。係出女仙。爰彼樹神。由來佛化。既可觀成穢器。詎難想作蓮臺。人懸淫具。而不容盡誅。戶
 列雕床。而安能並燬。况交柯連理。人。不生噴。矧孽尾鳥巢。史猶詳紀。即使合歡若腰鼓。何勞赫
 怒動斧戕。且曲木直木之交。易與者何傷。而遠通近通之急。徵取之爲虐。計人私以奪人好。借
 佛法以劈佛身。非君非親。碎寶解囊成武斷。忽取忽捨。朽卮欵器枉鑄銘。在仰松俯而狎偃松。
 如覺海激而蕩性海。鑽燧生其赤德。禍尅背於青陽。失御牛車之牛。同逐鹿園之鹿。加青黃於
 始。誰湏文樽。施刀鋸於終。自屠肝膈。笑此竹葦乞士。俱是桁楊下人。或比伐九里之身材。更似
 殺千秋之風景。不爭獅子座。擬割席以何爲。搖落烏窠禪。嘆巢居之未穩。當夫四金業有定價。
 於時二人已不同心。佯若連枝。潛窺液漏。一聞戲車之語。忽動伐柯之情。否則初聽淫聲。胡不
 卽碎隋煬之駕。豈得翻雕錦字。獻頌唐姥之床。斬曲几。斬惡竹。隱君正令誠嚴。焚寶座。焚花趺。
 釋子貪令彌熱。想據梧而難瞑。思援木以他求。指黃大癡畫上之柯。尋根誣盜。引宇西泉像前
 之帶。伐杞貽殃。玉女幻地獄之乘。死尸變天冠之葉。此座極險。斯木多陰。勝則朽而蠹生。覺亦
 空而蛇伏。法應連坐。律合同條。一付刀林。一投劍樹。

鹿椅可對羊車。皆宮中行淫之具。法誠宜毀。

閑窗論畫

其昌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轉爲雲林。雲林工綴。不皴而荒率。蒼古勝夫。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爲善意。生雲不爲描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稿。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元人論米高。二家畫。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

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梢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樹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有猿啼虎嘯之狀。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待言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杪。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也。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淼邈之景。極不俗。然不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之能盡其妙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幅。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

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潮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易到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宋則李師訓父子着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伯駒伯繡兄弟。以至馬夏輩。南宋則王摩詰始用雅澹。一變鈎染之法。其傳而爲張漢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捐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新都吳太學過余舟中。見余雜畫粉本。及此論畫瑣言。曰。畫史大不易事。吳兄畫道。便到逸品。請以余言爲印證。何如。

國朝畫以沈石田。董思白爲正派。可以上接宋元。觀其立論。故自尙友。千古不墮。謝邪坑壑也。

臨雲樓雅集詩紀事

李 貞

夫怡神曠蕩。恆馳域外之觀。矚目崇深。數協林中之侶。莫不感時齊物。撫景會心。頌叶嘉

魚興歌伐木。至若良儔寄傲于觴咏。佳會蔭映于巖流。企莊子之逍遙。慕阮公之埋照。睇洪池之泯漾。援叢桂之連卷。信乎大隱不在川岑。而清音不在絲竹矣。先君息機漢圃。藻身滄浪。臨水成園。依林結架。虛檐對蒼嶼。以半浮。曲檻漱碧波。而飛濕。草木之所翳蒼。鱗翰之所泳翔。荒蕪三徑。可爲沉冥天地之區。洞啓八牕。亦有吐納烟霞之想。不肖慕切南陵。藏窺東壁。澹泊魚鳥之間。偶景菁蔥之下。雖非會稽之墅。同素節于伯鸞。擬尋洛水之遊。共清言于許掾。迺與二三君子。同盟白社。大暢玄風。于時陽日遲遲。條風習習。肩輿竹下。飛蓋湖干。披丹幘而藉文茵。紉幽蘭而浮芳醴。迺瞻崇巘。載颺平原。肅而振衣。嗒然隱几。連稱賓戲之文。析類子虛之賦。使人耳傾心折。目眩意迷。于是撫秦青之節。擊處仲之壺。感孟嘗之悲。發蘇門之嘯。似乎經恍惚而謝塵紛。舞瑤池而歌嶰谷。旣迺收暝色于四筵。含餘清于三雅。曜靈匿景。愧非迴日。魯陽衡漢縱橫。益起談天碣石。卜夜之歡如何。占星之聚斯在。爾其奏綠水。吐白雪。攜彩筆。弄柔翰。字挾風霜。章麗雲漢。帶綺波而競爽。于青霄而直上。嗟乎。睹宇宙之大。而適我爲親。契山水之情。而同人則樂。聚散不一。去留何常。地因人重。事以頌宣。爰集諸篇。共成一帙。隋珠和璧。均稱希代之珍。翠羽吉光。共作明時之寶。陶匏異品。而諧音。黼黻同文。而麗采。用以副名山之藏。且爲識詞林之賞云爾。

顧頡王賡之間。○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取雲將文政。須求其筆外。

錢晉

華平支先生。曉起憑欄。濯纓清沼。俄見遺錢。周郭肉好。文曰開通。字曰元寶。水蝕沙鑿。澤鼎鼎。先生曰。太虛無澤。我心則夷。曾是阿堵。而乃來斯。少選錢形。漸隱化而爲人。伸臆鼓唇。長揖而呻。曰我上清元君也。先生弗察。過而辱之。敢以意宣。我族恭貴。我胤實蕃。軒貨惟百。虞品有三。夏陘洪水。鑄彼歷山。湯糴赤地。莊山是剗。姬闢泉府。宋易經環。文德一甲。淮南青蟬。夢之者。侈青衣之號。聚之者。擅王老之譚。我爲世用。與天地參。先生弗察。而漫爾譎譎。支先生曰。汝侈其貴。我嗟其穢。汝炫其族。我畏其黷。瓦擲寧歆。囊空少陵。和嶠昵汝。而成痼癖。蕭宏航汝。而獲愚名。曾是阿堵。而溷先生。上清元君曰。先生之言。亦已太甚。恭母等我於乾坤。魯褒讚我爲通神。在昔上古。代爲世珍。中古多營。我遂役人。司馬弗綱。兄兮我親。逮茲叔季。爲享爲屯。三槐九棘。儼若神明。絕我素情於醕醢。適然日朗。而心澄。高牙大纛。氣燄熏天。絕我苞苴。以將事。不與之頤指。而周旋。試闡局鑄。崇深巖嶭。鳥飛不下。鼠嚙無穴。我無逗遛高才。乃揭銓司體裁。錚錚烈烈。政典昭回。孤稜鐵。暮夜謝投。美廛難掇。爰書顯附。三尺象懸。惡我剗真。鋼而繞指。自方柄之不員。白簡皂囊。筆底風霜。揚眉吐氣。如鳳鳴陽。卽我撓之不挫其銕。兩富齊聲。割袂。

世講升沉。侈移盟言反掌。繩樞下品。暴致千斤。仰板名閥。姻媿晉秦。刎頸締交。椎牛軟血。情隔富貧。觀面胡越。累世忿爭。質者之讎。稍沾濡沫。義洽分投。袂襪暑雨。胼胝祈寒。晨興夜寐。僅給糲糲。堅銳彌誇。奮勇無前。匪固輕生。俘馘是先。倚門之豔。強笑追歡。盡墮帷薄。以冀錦纏。青襟啞啞。口吟目披。饑吻嗷嗷。覲潤膏脂。揮塵清談。坐析名理。杖頭一陌。衷言响响。持鉢通衢。顛父呼天。殘齒餘藩。謂生可掬。腰懸銀艾。手握銅符。焦喉灼舌。敲朴追呼。鐵面冷顏。峨軒朱戟。防我甚嚴。法容可掬。王侯貴士。放諸四知。不我低昂。惟自軒輊。先生執獨行之小廉。輕擅國之大權。泥豎儒之陳言。昧涉世之真詮。何見之偏。何量之懷。支先生曰。汝謂通神。我謂戎首。舉世混濁。誰執其咎。風靡景從。莫可誨諭。吾將手篋衆醜。告諸上帝。俾麗水不波。黃頰永闕。委赤仄于劫塵。殫飛屑于翡翠。大返饑食飽棄之淳風。永無藉于若輩。行見貪夫袖手。守虜消魂。達人曠視。介士還眞。目分蒼素。鼻別舊薰。汝亦安能于帝者之命。而泯泯禁禁。以禍斯民。上清元君乃拍掌掀髯而笑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上帝有命。畀以國柄。六宗效靈。山川助順。先生建議及我。卽有舌如蘆張。慧如汲鄭。且重趼而不前。膠口而莫聘也。先生且休矣。我視先生。良用爲慙。踴涼涼。其何能淑。蠶魚是侶。鳥跡是復。手之所握。三寸枯竹。口之所咀。千古糟粕。以若所爲。而企我之穀。殆沉淵而索鹿也。去我方遠。奚我之禱。先生矚然曰。十有眞宰。士敦雅誼。汝聚耶。匪

予之欣。汝散耶。奚繇而憊。如汝所陳。皇皇而求利者。奚啻夸父之逐日。剖腹而珍藏。俄遭大盜。發篋擔囊。或擅惡子。飲博淫荒。或水溺而火燻。或執法而飛殃。紛五家以共耗。實多藏而厚亡。蓋貪取者。有掠剩之使。踰分者。遇翦幅之吏。此尼父所爲歎息乎。執鞭而炯戒于敬器。我性甚拙。我術甚劣。不滿而撲。左挹右泄。分定故也。我心自愜。在昔少年。尚不汝須。今雖鑿鏤鉞。躡趾鬻蹄。北斗齊高。鄆塢均糈。先言老矣。無所用之。上清元君。乃促鄰附耳。直吐底裏。曰。母謂既老。百營都息。方有時政。需我甚急。昔者郡邑右文。志在傳述。得我者。白壁賁于黃壤。失我者。夷魂化爲跼魄。厥有狡夫。生前恣洩。賴我居間。名揚簡帙。亦有愿士。好修自飭。我不彼與。沈淪下濕。南媛秉貞。苦槩清冰。匪我爲介。飲恨九京。惟彼河間。垢開傾城。屬有爪葛。族望雲仍。要以死後。貞烈擅聲。十郎妬癡。糟糠戾屢。一朝身貴。棄之若遺。新聯佳麗。鼓瑟齊眉。險側如茲。邑里所嗤。彼素契我。義夫首垂。陵凹谷凸。真滑賈易。錯沓紛拿。孰知紀律。昔詭生人。今塗死婢。昔鬻冠裳。今貿枯骨。昔亂朝常。今迷草澤。力竟徹于重泉。勢直傾于冥極。我神一至于斯。而先生敢于擯斥。支先生曰。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今吾之生也。尙以形骸爲委寓。芬麗爲枵枵。甘貧賤。以如飴。撫煙霞而嘔噓。矧伊身後。又焉知天地之盈虛。陰陽之消息。誰毀誰譽。何伸何屈。上清元君。緝聞太息。遂巡辟易。俛而沉思。爽然自失。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而終不我易。

人世種種收入。錢神恣地靈通廣大。

雲湖釋壽鄒徵君六秩

註 石丹陽

練湖爲丹陽第一勝。結社其上者。則有晴湖居士。雨湖漫叟。月湖老仙。雪湖釣翁。而雲湖丈人爲之長。晴湖氏曰。湖之勝在晴時。則馭一鶴乎碧天中。吾神曠焉。雨湖氏曰。湖之勝在雨時。則汎一艇乎翠煙中。吾神飛焉。月湖氏曰。湖之勝在月時。則醉一觴乎金波中。吾神滿焉。雪湖氏曰。湖之勝在雪時。則投一竿乎環玉中。吾神澈焉。雲湖丈人聽然而笑曰。諸所稱勝湖者。歲可旬計。月可日計耳。非能數數有者也。夫雲起乎太虛。而實通氣湖影。徘徊焉。吾靡昕夕不湖。而湖靡昕夕不雲。晴則閒雲。流吾雲于馭。雨則潤雲。停吾雲于汎。月則華雲。綴吾雲于觴。雪則寒雲。令吾雲于竿。竊自謂有湖之全矣。于是四氏者。悅然無以難也。而烏有先生聞而笑之曰。夫湖雖遠塵乎。亦境也。有湖焉。是逐境也。數數有焉。終逐境也。等境耳。而何清濁多寡之辨乎。雲也。晴若雨也。月若雪也。夫皆湖有也。非遊于湖者有也。而妄有之。且欲強而全有之。耶。于是丈人亦悅然無以難也。退而卽其館甥湖濱子求解焉。湖濱子曰。固哉烏有。是夫逐境境也。離境亦境也。此一不能有。彼一不能不有等耳。夫惟忘於境者哉。之人也。與天游矣。吾湖有也。湖吾有也。而又奚知乎。且丈人實身有湖。風神灑灑不緇俗。有湖之間雲。情致溫溫不忤物。有

湖之潤雲。譚議粲粲不牽常。有湖之華雲。操行凜凜不阿勢。有湖之寒雲。此爲強而有之乎。非耶。於是丈人津津意解。還邀四氏。修好如初。而會冲宇王生過湖濱子。得所爲談湖者。迺申其說曰。博哉。諸君子之談也。然未著合義。夫惟身有湖也。斯能不有也。斯常有之矣。夫湖地行而不涸者。源也。夫雲天行而不窮者。幻也。夫晴若雨。月若雲。迭禪而更穉者。不自爲也。丈人備德之源。識境之幻。爲乎其不自爲。徜徉湖上。閱千秋而未央。卽安期韓衆所夕遇之耳。而又何歲月計乎。於是湖濱子起而謝客。請書以爲丈人壽。於時丈人且屆六秩期矣。蠟月十又七日。其降辰。湖濱子方將剝環湖之青山以爲席。出湖之鮮。擷湖之芳以爲俎。傾湖光之葡萄。酷者以爲尊。坐丈人乎邀雲之亭。而稱慶也。丈人鄭氏。雲湖其別號。湖濱子爲周子某甫。王生則堯封爾祝父者是。

等閒事耳。作此狡獪。

原詩

蔣德璟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卽不能無情。有情卽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孟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稱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衰刑政。鄭濞。宋燕衛趨。齊辟。則詩

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傍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官商叶。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兼書禮春秋之用。而意象深微。思議路斷。於經外別爲一宗。故妙在於涵泳反覆。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是夢境。而或并小序而臆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於子夏所稱奚如。而如曹瞞父子。顧出而霸騷壇。可歎也。此孟之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爲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爲質。至練時日而巫矣。廟祫之詩。玄鳥那爲玄。至房中而杳矣。朝會之詩。卿雲爲華。至柏梁而褻矣。巡守之詩。翁河爲允。至瓠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爲淡。至唐叢而飾矣。諷刺之詩。椒聊爲微。至五噫而露矣。贈別之詩。蒸民梁山爲奧。至河梁而淺矣。達生之詩。蟋蟀爲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獵之詩。吉日爲允。至上林長楊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飛蓬爲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雨雪爲恤。至饒吹而夸矣。都會之詩。商邑爲壯。至三都而蕪矣。宮室之詩。斯於爲豔。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詭矣。此皆後之工於詩者。而况下此者乎。然則詩遂亡乎。曰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公宋膏。唐拾晉複。魏倚漢規。楊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媿

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呻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賈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渙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於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政。隱躍心目間。以爲天地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猶隣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爲甚。晉以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詩取士。如今之時義格套既熟。不復知聖賢爲何語。後之詩沿此兩派。而舜臯周召尹吉之意亡矣。而欲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惟商賜妙悟詩。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聲歌。則曰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踔達者宜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宜商。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已而動者也。知所以治性。而後可與之言詩。作原詩。

詩教盡此。

彈陶

黃道周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弘景。名崇矜飾。志圖清傲。本疎上懷。豈荷眞職。臣按弘景。委雉道成。遂總奏記。兔園之筆斯濫。鶴禁之澤甯歡。爾乃遡義求陰。疾趨避景。諛辭青苑。搔首朱門。夫東方朝隱。矢諫於上林。巨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箴怨。扃戶掩扉。

而明雅尙。及其舟棹過征。車帷載道。徘徊臨水。傾棟盈朝。雖蹠二疏。無方兩福。旣而蕭鏗被難。故主就沒。爰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非幾。言而贅矣。若夫蕭衍攘土。齊祚云移。邈將之稱甘露。刺史之見騶虞。淫士市招。佞臣鼎沸。雖寒越薛蘿。饑捐芝濯。未足以望徑閭風。問津員嶠。遂乃薄浣煙霞。大飾塵垢。五集讖文。皆成梁字。先修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諮。未衰叔達。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也。如謂天子故人。廊巖同慶。未聞牛牢修書於文叔。德操奉表於蜀后。且晝日三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別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婦。日煩營講。動稱勅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按真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旣爲二許攸棲。未煩晉主之牘。率皆道齊玄牝。璞隱無名。今三茅雖憩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晨。弘景不應濫竽茲土。且上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側。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弘景。僞爲冊文。私錫徒弟。妄傳真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踐王弼之更。豈特外益醫方。有殘蛆命。下經鄂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玄牘。需正明刑。嘗怪商嶺眠雲。羽翼關卿何事。嚴濱釣雪。故人與爾何情。而貪牝晨之壽。傲腹加之榮。商嚴有靈。能無反唇乎。况乃致書干勅。婪宰相於山中。朝齊莫梁。詭朱門於蓬戶。如弘景者。應列不求聞達之科。附世脩降表之末者也。

瑤中玉表，自菲醜儒，頽然但以遲遲之幸，得盡其短耳。靡靡之草，不亦夸誕於光霽之下哉。

讀疑

倪元璐

榜榜劉蕢，途途阮籍，嫁不去，孤逐女蛾眉，泣難明，凌陽侯血眼，被人不齒，得恁狼狽，陡起狐疑，到底難捨，却這獠獠，別尋蛇弄，假令藕絲未斷，死馬猶捋活醫，儻然艾氣猶存，生蠶豈能硬做，自把一條好漢，作三歲孩子看承，只圖甜哄，便將八股冤家，當半世夫妻，斷守也，索開交，所願叱退懶龍，喚回倦鶴，背城可借，而壁而參，臥愁人夜，爲薪，管啞子爪印膽，扎掙幾分癖性，子擬閉戶先生，高束起人情禮法，開張一肩健牙關，學唱經大士，莽叫破子曰詩云，勿爲臨關鑄錐，期於一往中的，竊比愚公之徒，王屋，譬若爲山，不猶項羽之破章邯，有如此水，齊壇五命，漢格三章，曰念，曰憶，曰限，曰兼，曰戒。

早知有命，恨不讀書，是才人真話，不是憤語。

同學請教

倪元璐

竊聞與物爲偶，如鼠前兔後者，之比驅虛以行，赴敵不豪，則羊質虎皮者之見豺狼而戰，故無錯弗玉，是囊則錐，良朋久而可要，維頸斯刎，壯士蹶乃愈奮，恃腹之蟠，繫我數人，結盟於此，業無不人，期霄鳳，自最冥龍，落日可揮，長風欲請，然而謝鼻空捉，卞趾再刊，豈其才拙於鳩。

明是色憐如鴿。既以頭顱之未老。虛度有年。因而毛羽之不豐。高飛無力。其不振也。固所宜焉。若乃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二年無語。而一鳴已驚。勿謂及此無成。尙有少林而在。倘復如是。不會請截老僧頭來。蓋亡羊猶可補牢。而羨魚不如結網。章邯未破。急須沈西楚之船。雷煥若逢。定有別豐城之劍。勵龍材而遊濃霧。矯鵬翮以背青天。趁早了却鉛觚。這副肩頭。又好去攬別家擔子。何處得來圭組。一般骨相。聽有人誇同學少年。力則我所自饒。理非迂而難信。邇者更新小築。選吉上元。政吾儕講習之場。此宜居甲。况歲德文明之運。莫盛於丁。地亦三遷。小人有母。星當五聚。君子爲朋。所望同心。於焉把臂。嚙符梨爲信。刑范鷓以盟。肆不易。万人惟求舊。從此去豈無莫大文章。待到來更有許多約法。蘇鍼方穎。桑鐵已爐。庶幾九仞以及泉。勿棄其井。所不一發而破的。有如此河。謹檄。

焚舟而濟。手劍而盟。其激厲之氣。殆無以過。

文心外符

黃道周

若其貧富貴賤。隆污遲速。可眡而言也。夫梁鷺林鶴。飢飽定於異棲。而兔爰雉羅。禍福分乎殊性。虎豹咆哮。則見褒於周易。麒麟聖善。以膺戮乎春秋。覽物類之固常。知文人之大數也。爾謂紛敷繁郁。集苑者居多。寢窶污窮。擇枯者不少。理冲閔以得壽。氣矯躁以得天。譬諸筮短。

則其韻高絃。長則其聲穩。故安詳之人多富。疎嗇之人多貧。挺清厲者必貴。受窪注而爲賤貧。與壽爲鄰。貴與天相半。然則樗櫟宜壽。何貞松之延年。蘭芷宜榮。何朝菌之肆采。且夫富人必嗇。貴人多貪。躁人亦壽。夷人亦夭。此宇宙之固然。而斯世所常睹也。今以清郁覘榮。冲閔擬壽。豈絳灌之文。盛於賈生。而盜跖之辭。和於顏子哉。攷徵文之符驗。固同契於陰陽。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則異采之下。必有清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命也。苟宋而下。以至班楊。左馬之流。而及張茶。嶰谷之竹。遞宜。楚澤之藍。互藉。莫不鏗其鉅響。樹爲弘標。然而升者。至史令。潛者稱賓客。休者享令終。咎者值天孽。使得從容行間。正命牖下。已爲過矣。安望貴且壽哉。徵文之道。方於脈。上察神理。下診氣色。故文有四貧。二賤。七甌。六天。而繁疎腴瘠。臆臆靜躁。未嘗與者。託志玄冥。不競鶩食。局心鴻濛。遂迷馬足。叱鄭賈使負薪。齊貴交於隸僕。此四者皆貧也。言不衆駭。不以爲高。行不衆遠。不以爲是。此二者皆賤也。警發近驕。矜飾近傲。述古傷於諷刺。談今選於時事。獨賢見譽。並賢見忌。更唱遞和。比黨見疑。此七者皆甌也。覃思玄勝。則鬚髮爲枯。極往難還。則寢食斯廢。失之困於心靈。得之妒於造物。假荒宴以鳴通。逐柔靡之寄豔。此六者皆天也。夫文俱四害。而道齊一逆。雖復湛以灑氣。納以義華。豈能收清郁之榮。而茹冲閔之實哉。晉奏清角而隕夏霜。周鑄大林而虞衆口。聲律變乎中。則應響乖於外矣。若

夫極博之故。彙乎神明。至精之原。通於聲氣。亦有觀形以知命。卽淺而會深。是以長卿死欲文。蕩而奇淫。子雲多艱。志沉而磊砢。鼂生比禍於韓非。主父齋歿乎李相。毛羽既同。零辭斯合。又如孟堅之準司馬。亭伯之傲楊雄。傅武仲之適氣時。疏崔子真之壯懷未老。皆不出乎樊間。遂共寄於籬下。以至於敬通夸誕。季雅凌俠。元叔之輕率。體傲而粗。正平之敏達。機通而淺。瑚璉之用既殊。豆籩之薦斯足。奚由斯而言。猶未敢謂才遇之相擢。六九之互厄也。且如中郎之藻。當世攸推。陳思之才。於今共羨。然而中郎質陋。覺貌過其文。陳思繆悠。使情溢於器。而聲名赫然。不已泰乎。故召爽考旋。則崔傳之流。猶未幾於不惑。況執毫楮之披離。而問殿最於造物者乎。是以智者窮原而得波。博者披華而相質。窮原之方。極於四害。披華之故。彙於萬物。譬之松柏後凋。而有不死之草。蓓藹含實。而多夕萎之英。必兼察於陰陽。乃無惑乎休咎也。綜其大要。則因心爲文。緣情得貌。或隆污於治亂。或絀伸於暇遽。元叔之體幹魁梧。而編章率易。中郎之神明俊偉。而文藻卑庸。將非神之擢於屯擾。而意之分於世患乎。四害中攻。八美斯變。足以亂世之文。多刑。盛世之文。多天。汚時之文。多貧。清時之文。多賤。形政衰而尙刻覈。禮樂盛而入淫奢。流泉出於巖壑。逸響滅於雷同。皆必賢智乃罹斯患。申子。韓非。相如。子淵。歸谷。虞卿。楊雄。桓譚。其大概也。若夫不死之草。值於炎方。朝生之菌。榮於頽壤。雖復寢陋污窮。不能使之賤。疏齋

矯躁不能使之天。豈必平津之曲學。修麗而後享其侯封。柱下之委地。闔張而後宅於順命哉。

多才多思。古今同嘆。故文者不福。福者不文。黃子之觀感審矣。

諸篇載駢枝集者。皆如丹經綠字。非必盡解。無不寶之。然已家傳。故不盡錄。錄其偶涉者耳。

責和氏璧

黃道周

曼倩好張。綠茲見輕。乃責和氏。大據矜激。時和氏璧。上大官璽。侏儒譖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什。爰赦劉禎。使誦其事。禎曰。非唯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授色于寶。其命曰淫。德不潛不足以光。而見青于陰。其命曰蓄。能不擇主。緒貨而輕售。命曰胥靡。智不足以衛其親。奔罰而嫁誅。其命曰有尤之妖。若夫磷石夜明。已革庖犧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鑄之藏。青鳥遠卻于白環。赤爵謝飛于黃玉。茗華名勒代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鎬池君四世之靈。先昭于上時。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于西河。精寶如山。非徒褻衣之夢。雨金在櫟。兼申灰棄之威。爾當其時。人質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撲。信款中之見疑。而蘊美之就戮。用當遠跡溷塵。埋光瘞采。襲以千嶄。櫃以層崖。使繪網之下。羞寶石于陳倉。而燔燎之餘。惡玉籤于秦蠶。爾乃處不守藩。字無甯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虹之氣。結于上蒸。使夫儂佻之徒。窺如樓于積紫。抵巇之輩。污圓景于表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炫者。

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戾。過以功掩。亦在于茲。爾復冥然。顯不能章。罔異飾以自華。使賤目而致紉。象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銜篋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固其宜也。人則妬之。豈爲美哉。以至于淫朋既宣。明庭下棄。載道無遲遲之心。循牆有佞僂之態。轉匪石而與歌。樸同聲而共屏。爾于其時。宜痛自礪。亟訓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碌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足胥塗。謝于荒葵之智。亦何其爲善而名亦衰。爲惡而刑亦邇也。于時塊處且將半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躡與心而相讎。遊聞之徒。舌與脣而俱弊。然而竟無嘯灰之祥。候續之氣。動異象于牛墟。發瑩光于河際。可以釋于衆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捐斥峯壑。揮振菌薦。訣雲癡。辭巖殿。須弘壁于東序。要巨貝於西皇。燦色上射。爛氣下簇。方使蒼夷之使。盟而授圖。戴理之精。呈於蘿席。及于觀聽盈庭。皇幸在列。忽焉自秘。等于頑質。卻白日而寢光。揚圭海而乍竭。燕石噴舞於鄭衢。瓠珠踰躅於他山。使夫蒼巒爲之憤衷。林莽爲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之有莫贖之冤。生我有無聞之嘆。自貽伊戚。不亦羞乎。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浹液於玄池。苟寸瑜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莫於孤知。傾國之姿。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治之靈。驚鹿露壇。自邁列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攷其爲累。不如

土石於是劉楨指所磨石作而嘆曰。夫石出荆山懸崖之嶺。毀之而不加厲。譽之而不加整。今世礪磽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始不自貴。後不自明。真是爲國聲者聲討。

張曼序之有云。青黎老人。未授卯金之簡。黃絹幼婦。先傳白之碑。又云。黃童江夏。君叶無雙士之謠。張綰湘東。余慚百六公之號。可謂絕唱。

花樓薦牘

李元介

僕聞足下自梁谿來。有事於廣陵花試。濫徵薦牘於僕。僕困頓名場。筆花墨蕊。消磨殆盡。何能以三寸枯管。妄操鬢髻妍媸。復欲以一片癡情。私揣平康甲乙。雖然友人某常語僕矣。曰。以不知酒者言酒。極口糟丘。終不得浩浩落落之趣。子以麗姝代麴蘖者也。何不以胸中月旦。一爲文通陳之。僕乃今而後。始敢進狂夫之言。問嘗上採之選詩。下採之詞曲。意欲攝古人芳英。當青樓薦剡。攤楮澹研。欲落之紙者再四。然以選詩詞曲之美人。合之廣陵之美人。不肖也。因疑埋魂幽石。委骨窮塵。明遠洵非虛語。則稿已落。而裂之者亦再四。若然。則千古以上有美人。今日無美人與。僕不敢謂今日有。亦何敢謂千古有乎。足下獨不憶昔人佳人難得之句耶。廣陵煙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綺羅蔽日。歌吹沸天。僕亦嘗選伎留連。贈之詩歌。且題之巾帨。

方謂五光十色。描畫難工。及曲罷酒闌。美人出所贈巾。悅執之而歌。又輒就其懷中。力摺之曰。此詞決非贈卿者也。以故疑絕世美人。或不盡於區區廣陵。凡在僕蘭簿中者。遇一人。卽訪一人。幾同接餒。止渴之望。竊謂得一耳聞之美人。亦可不恨。孰意友人所見。竟同於僕。豈秀淑之質。獨鍾於古。而今人視毛嫵西施。猶奇醜耶。抑選詩詞曲。不過意中想象。亦多溢美之譽耶。卽今名擅一時。豔狂通國。僉父視爲仙姝。財奴望如天上。莫如董生青霞。馬生飛飛。顧生一媚矣。且聞三生之薦牘。積如丘墳。僕何敢不隨聲唱和。但僕所謂美者。在三生不在三生。在廣陵不在廣陵。選詩詞曲之所有。目前千古之所無。有美一人。是耶非耶。敬以薦之足下。惟足下銓次之。

癡龍迷神。花陣百態難窮。余嘗爲立傳。李大生周介生見之。撫掌。跋而梓之。其時尚未見此牘也。

魁星贊

沈承

吾欣爾名。而爾類乎山精。吾怪爾形。而爾主乎文明。豈從來詞采之風流。非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噫。又有疑焉。右手操筆。而何以左手持金。得毋讀書非此不行。然則吾之赤貧。將必不得微爾之靈乎。曰。賴有管城。

感慨寄之。得無爲不才藉口。

有稱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爲百代殊絕人物者各系以讚志景仰云

(有小引)

項煜

天下無百代之業。而有百代之人。則非以作用傳而以精神傳也。作用規乎時變。精神定于平生。規乎時變者。時至則用。過則舍之。定于平生者。星日垂而天壤敝也。今夫幄籌已矣。惟餘爲韓之心。鼎業杳然。猶存盡瘁之節。夾日乃後人之事。所陰寄者苦心。先憂亦未竟之旋。其不朽者弘願業隨世改。人與神留。鬚眉儼然。生氣凜凜。彼何人哉。君子亦可以奮矣。泚筆作讚。送懷千載。讚曰：

勇矣飛鎚。怯哉取履。譬彼應龍。屈伸由已。誰知深心。不爲劉氏。出其緒餘。輒安樹子。高揖赤松。自此遠矣。俯瞰蕭韓。渺然一蟻。

旣曰擇主。亦云識時。寧追管樂。不擬臯伊。三雄虎攫。片言定之。鞠躬行間。先帝我知。死不負國。寶無餘費。惟澹惟靜。夙昔所期。

老狐實才。未可驟翻。大人遵養。難與俗論。當朝褫裘。蓋褫其魂。羽翼已就。默然無言。方其跼身。姨氏恥焉。五龍功成。令名雷喧。

蟠胸皆兵。不待戎幕。長白山巔。鍊其英略。大事虎爭。小事斧削。慶歷之治。仁而不弱。偶然

登臨。憂樂並作。公有憂耳。云何得樂。

古硯說

許灝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捐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損。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裘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矧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

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卽小見大。令冒名博古之士。無處藏其市行。

制毒龍說

虞淳熙

錢塘夾江湖而邑。民象龍子。余登龍山。其上蓋有石龍。蜿蜒降自天目。云山左江右。湖中池產石龍子。地多大蚓。一名地龍。址卽烏龍潭。潭徒勝果之陰。若順應孚應。廣順惠順。四龍王。與靈應昭應嘉應三王。皆蒞江從子胥文種而居。怒濤爲柔。所不嚙華氏之塘者。諸王功矣。山水通湖者。龍井則有廣濟王。南峯則有昭順侯。玉泉則有嘉應公。無門則有靈濟公。並宅而應禱焉。羣龍皆變化不測。而玉泉鹿山之伯。撫掌涓涓以給靈悟。無門臥松之神。金鱗菲菲。以役開師。效靈尤著。至若錢塘巨浸。其龍君與洞庭青草鴈行。所謂淵靈博濟侯者。武肅事以嚴。禪蓬宇。龍以王綸重矣。或疑卽水仙王。則又湘君湘夫人之儔侶也。護國黃龍。潛玉窟。無門之。柳洲五龍。出金牛湧現之地。廟曰會靈。將諸王公侯會焉。有司奔走川事。享祀潔虔。逮宋社

且屋。潮汐且不至。會於斯者。遞入於城。嘉定熙祐三度龜圻。坊以鐵檻。鋼以鐵汁。禁厲而稍稍安其宮矣。勝國及今。恣民探捕。龍之族幾盡於數百。鳧鷖縱橫宮闕之頂。刀鏃劉葑。頷珠欲蝕。龍何日不思魚服而遞也。蓋龍性嗜睡。宜潛畏金鐵甚。簫鼓喧奏。箏插綸鈎。錚錚投視。富春陶甓。何如哉。故五君率其羣而去。所止特龍魅耳。聞之長老。言三橋潭。遊人照影。輒溺死。類李赤之遇側鬼。羽士下鐵牌禁之。騰起壞民廬。攝塔頂。逝已復來宅。萬曆中。屠儀部隆。請銷岳祠。張俊王氏反接像。伍使君命擲三橋潭。像鐵像也。乃又驚起爲孽。雨如注。四十日不止。周遊數年。不敢歸。時匿鶴渚。渚傍人家。池水蕩而南。蕩而北。見巨鱗踞屋極。蓋龍云。乃其意常在六井會水門。開撤嘉定鐵檻。因入城如往時。卽湖涸。亦不異。嘉熙淳祐時也。魅旣無所畏。穿極深處入湖。泉百道。漏比焦釜。於是開府劉公過而問焉。漁父舟人。爭言復檻便。檻可障瀾。盜不易挾。然顧不知龍性。錢氏鐵轡。鎮江鐵鏃。射潮。與羽士牌。皆以鐵。彼愛其珠望而反走。不然。第鑿方丈砥石奠門下。足以禦盜阻建瓴矣。何以鐵爲。又溶汁鋼其石耶。夫水門之利。利行舟耳。焦釜漏而舟膠。柰何不復檻。或難曰。不得自他門入乎。曰。唯唯。否。否。龍所治有方。玉泉之化。白馬。柳洲之化。大木。安知其不化金牛。由此現。由此入。人以爲人之門。彼以爲彼之門。誰能入不由門。請杜其門以制其毒。

龍見於天則爲祥。奮於水則爲災。甚矣神異之物。不宜厄之使下也。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姚希孟

上二手作說法相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何剎那頃。雷音普宣。水月百千。總一月攝。窮至月窟。說無所說。

又

持印在手。說咒在口。是義不然。六根互走。舌端印出。指上聲傳。色在耳邊。音在眼前。

右二手施無畏

慈母愛子。同於掌珠。勿怖勿驚。我與汝俱。佛愛衆生。舒兜羅手。刀山戟林。抱汝而走。

第三手把劍

是爲智鎗。亦曰性鏢。陷煩惱軍。破無明殼。拔地倚天。光搖牛斗。羣魔悚惶。合掌薰修。

第四手把數珠

過現未來。茫無可尋。標指見月。珠卽爲心。常斷互融。空假暫立。轆轤循環。拳拳勿失。

第五手把徵若布羅迦果

果從華成。華復何起。意壤情田。胡耘暮耔。此果心花。樂邦淨域。棄淤泥中。諸佛太息。

第四手把澡罐

儒者有言。澡身浴德。佛性無垢。安用拂拭。姑射雪膚。頻拭何坊。皓月澄波。不動道場。

第五手把索

劣象狂猿。非繩可縛。無縛縛之。不空胥索。仰吃慈尊。放入空山。雲終入岫。鳥自思還。

第六手把輪

一輪旋轉。聖字在中。游環無端。始始終終。廿五圓通。十二圓覺。識得圓機。便成輪廊。

第七手把螺

傾耳注聽。是法螺聲。聲從何來。倒聞所成。繚繞悠揚。伽陀祕密。我亦和之。音聞雙寂。

第八手把寶瓶

借此軍持。貯甘露水。灑向人間。天花散綺。請舉大海。以擬寶瓶。何少何多。匪渭匪涇。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蜜經

卽密攝顯。全部兩行。卽顯證密。隻字千章。法法幻芳。東土所稀。我似嘗來。禪悅療饑。

第六手把鉞斧

明王授鉞。攻討弗賓。法王此鉞。以靖根塵。電掣雷轟。誠彼羣醜。殺賊者誰。還是賊首。

第七手把鉤

斧劈劍刺。又安用鉤。搜根剔芽。肝腸若抽。猶有狡魔。竄入藕孔。鉤之使來。是良善種。

第八手把跋折羅

金剛碎落。結爲智杵。鎮我浮情。令我宴處。篆煙成縷。山花欲然。人在定中。入四禪天。

第九手把寶臺

寶冠瓔珞。妙麗天人。莊嚴太虛。色相互陳。如來頂上。三十二寶。若言髻珠。吾亦不少。

左第二手如意寶幢

嗟峨法幢。號曰如意。如寒得纊。如暘斯憩。寶網流蘇。空中飄颻。以召羣迷。比于弓招。

第三手把蓮華

菌萐如葩。妙絕纖塵。遍香水海。作光明輪。卽此互融。圓圓同鏡。是准提經。是般若印。

當今持此咒者甚衆。習而不察。何以感通。得先生指示分明。方知觀火觀水。不如觀像。

雙鶴頌有序

王納諫

楚歐陽公。初令儀真之年。稻菴其署小廳。曰來鶴。適有鶴。下其庭者二。與舊而三。夫鶴下耳。何以頌。非頌鶴。頌下鶴者。吾歐陽公也。雉乳鹿隨車。皆無足異者。而乳於中牟之陌。隨

於淮陰之車。以魯以鄧。皆茂德終登台司。故世競傳之。聞諸邑長老。茲廳之顏。防自前令侯公。政最鶴來。距今三十年。待公而新。先是直指使者。上言邑劇政龐。令宜用制科士。而公登庾戌第。公來而吏胥畏。庶人拊。儒教興。束之以法。故畏柔之以恩。故拊導之以文。故興也。然則公於茂德異政。跨躡昔人。而士民莫能名公也。其以來鶴徵異也。又奚疑。余因是悟葉縣之鳧。亦非仙跡。必是時令葉者爲政。茂異協于神明。適彼曠埜。網得雙鳧。遂詫曰。吾君神君也。能飛鳥上下。能以其精爽格于帝庭。蓋若寓言云。而范擘無識。謬謂列仙。且東漢最榮尙書之選。故以烏誌祥。若鶴今爲上公章服。安知異日者。不又詫而傳之。曰。歐陽公之大用。兆祥於此。然士君子豈禩祥之論乎。亦論其人已耳。二鶴後來者。雄。其時時清唳向人。若有意與舊鶴哺乳相樂。出入欄楯間。惘惘若舊遊。或謂是廳中故物。去三十年。今來歸云。禽得氣之先。而狎近有德。故古者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俯而窺。要以德不可象者也。於烏鵲。於雉。於鹿。於鳧。於鶴。皆以志馴化焉。系之以頌曰。

庭之翼翼。鶴之蹻蹻。君子至止。錫我豐年。鶴之蹻蹻。庭之翼翼。君子至止。豈弟正直。鶴以潔淚。聲聞於野。君子豈弟。聞於天下。我行其庭。諍辭蓋希。人吏靜聞。有禽皜衣。載皜厥衣。載舟厥首。不驚其處。可拊而有。自彼海外。瞻懷舊里。道汙則遠。德隆則邇。風清日曷。俛啄訴訴。咨爾

下民與爾歸仁。我穡我黍。以爲旨酒。躋彼公庭。君子萬壽。

散逸高寄。似柳州。

天台評

王思任

子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略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羣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彫鑿。腹字多奇。令人解頤蹠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爲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僂僂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鄧艾鎗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爲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嘖。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常亟拔之。第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卽之

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十三。停勻冲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趕石第十五。餘如廣嚴。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梅山。歡溪。顧堂。察嶺等。尙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予。或足尙妬爾。庶幾獲附於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非十年坐臥其中。未能悉其醜穢。豈君有夙因。一見全憶耶。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煜

問錢穀與烟霞孰貴。曰烟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况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鷓鴣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末有不論人者也。卽論人而季倫實足令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夫崇之不割一姬。惑也。夫崇之不畏強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夫崇之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鏡清言之禍。而慨想周文之日昃。痛喪亂以來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

心事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有逸情。出世而不遺世。蓋天下未有無情之士。而爲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爲名文者也。故夫二子之不同者。識也。其同者。情也。求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世之良軌。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興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反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于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富豪之士。儘具幽芳。文人不平。每生忌嫉。非仲昭平心之論。將貧窶之子。盡得驕語。而多財者流。不復有品可問矣。

翠林菴募緣疏

馬之駿

梵刹之興。帝城爲盛。塗金墜繡。槩取莊嚴。占市臨衢。無從幽曠。每當遊息。輒苦紛囂。乃地經北郭之偏。有水自西山而下。始漱珠而瀏澆。漸匯玉以空明。葭葦縱橫。槐柳森蔽。白蛟黃鶴。卽太液之春波。黑米紅衣。非昆池之劫火。每至夕陽棲堞。秋露凝臯。鷗沙與鴈渚依稀。雉影共蛟宮吞吐。瓢笠而至者。等於衆流之歸。巾車以來者。寄其五湖之想。而野空浮碧。岸少精藍。僅茲翠林一菴。不足茅茨半畝。類維摩室。難安寶座三千。作化城觀。尙欠仙樓十二。聚托瞻依之不易。將經行禮懺以何資。滇南海公。發深憫之心。與廣度之志。誓循衣。往歷關山。異遇上根。立開竅構。而余以爲欲完積願。在戒泛求。祇園何以傳經。知精專之難奪。阿育胡由湧地。想圓

滿之不殊。斷非彼小乘人。可作此大因緣事。懸機待信。如海之摸萍。積想生基。似種之得果。穿雲漏月。何關法界成虧。捨宅聚沙。總視前因深淺。

作鼻跡。滿口功德。無異俗僧口吻。只說得情景。動人。自然有興樂助。

募裝佛疏

倪元璐

有土木一軀。可金碧而旃檀之者。僧照文遂發一愿。而因演布施波羅義。扣衆生囊中之有。夫軀佛以土木。猶其軀人以血肉也。而衆生于其囊中有者。不啻生箝死護。殆鰓鰓以營其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肥酒大肉。奉此血肉之軀之不暇。而奉彼土木者爲。雖然衆生現佛相。佛現衆生相。衆生卽一種血肉佛。合享世間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肥酒大肉之奉。佛卽一種土木。衆生合享世間金碧丹檀之奉。同譜共脰。供養法應平等。且捐其百千鉅萬于彼。而擲鏹銖于此。抖紙角之微星。削廚頭之片糝。足以了件。庸詎土木肥而血肉癯乎。照文上人以布施說法。借彼一鏹一銖。爲衆生拔去慳根。證圓佛性。將舉一切血囊肉袋。盡金碧而旃檀之。此其愿甚弘。不可與衆生言也。

渠卽是我。我卽不是。渠言下可參。

普陀寺募化觀音殿疏

沈承

普陀寺者。名目遙分南海。山丘近枕西關。三春曲徑。紫騮嘶入垂楊。半夜寒鐘。青雀船依漁火。叱去米鹽之鬪。門通松葉人家。嗅來禾麥之香。路接杏花酒舍。荊茅粗剪。締搆猶虛。高卑廣狹。地若開供養之基。木石釘灰。人未効經營之力。居僧竊嘆。遊士沉吟。茲者欲結住色之緣。特創觀音之殿。使琉璃圍四壁。無俾光漏於隔林。將瓔珞挂一椽。不致塵飛於數座。梵宮啓矣。隨喜見聞。俱得自在。禪棲爛然。禮拜讚嘆。有所皈依。假如野色城陰。參差落日。經聲磬響。和答歸潮。雨餘殿角。尋僧穿紫竹之風。月上簷頭。敲戶聽白鷄之語。諸檀越倘有意乎。旣擬作清涼臺。奚惜布廣長舌。於是合掌而說偈曰。

朱門好作佛事。

白地難長蓮花。

紅福還着大衆。

黃金可比泥沙。

修痘司神殿膏疏

沈承

惟清真觀之左廡。有痘司神之小院。捧紅雲之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惜丹火之九還。結金谷滿園之果。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得之則生。行其禮。秦其樂。敬其所尊。無思不服。第几筵雖似鱗集。而椽桷未能翬飛。椽直塗乾。雅荷十方之力。踵決肘見。尙虧一篑之工。假如人家。蓋頭而無草。誰堪風雨漂搖。譬諸吾身。岸幘而不冠。何以主賓酬獻。願始終其德。稍解杖頭。庶早晚而圖。告成殿脊。祭神如神在。妨暗裏出油錢。無作病看。莫待急來假佛脚。行且瓦縫參差。

黃鳥樓湧出蹲鴟之尾。管教花香芬馥。藍田玉都無半豹之班。

妙在切痘神一字。那移不得。

重修鶴林寺疏

陳其志

世傳鹿苑。有山神常護法幢。寺號鶴林。無石梁隔分凡境。自昔莊嚴淨域。至今熏習名區。一道碧潺湲。尙憶菴棲海嶽。千尋金鎖碎。仍餘門掩琅玕。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鶯。豎起拂鐵甕。一丸放下。歛金焦雨點。要識西來祖意。暮潮邊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禪心。烟樹外鐘聲遠近。粥魚茶板。分禪誦以成羣。寶月金雲。續香燈於永夕。非不林雕榭繪。其如雨剝霜摧。高榜反而烏啄。架罽殘碑臥而苔侵。負最竇頭盧。委墻破墮。戒博迦。倚杖支離。護誇繚繞紺園。越世久。踏成樵客路。遮莫崔嵬碧殿。數年來。址作野人居。欲令蘭若中興。爰有明覽上足。逸羣聲價。誰云雪浪橫枝。本色鉗鎚。却是雲門嫡派。白犢牛騎來露地。赤班蛇竄出驚人。推倒迴頭。踢翻不托。只當逢場作戲。九峯拽起。楊歧牽犁。不妨到處隨緣。尋常貶剝諸方。箭鋒機句中有眼。造次受敵八面。本字詩筆下無痕。然雖衲子生涯。曾被宰官物色。正使旃林再闢。必藉檀越同心。布施總名善因。王公士庶。莫教空入寶山。錢刀大都長物。鉢兩百千。隨分捨來香界。卽捐大海之數滴。亦是檀波。但分上林之一枝。莫非春色。

普同塔募造疏

沈承

淮雲禪師超乘者。悟徹淵冰。戒嚴瑤壁。江左來遊。惠遠道林。復出婁東。說法鷲峯。遙遷鹿苑。夙繇瑯琊。供養皈依。曾動太原。瞻仰讚歎。名人投體。頑衲點頭。乃神通大而分身。信奉堅而卜地。誅茅別墅。蔭松遠郊。面長渚。背平疇。西則樹尾峯尖。寒煙一點。東則城頭雨洗。白雉如鱗。院連地藏。經聲夜雨。相聞塔號。普同。鬼母秋墟。不哭。規模姑定。鼎建猶虛。蟲啼象座。衲衣粘戶。網之塵。鼠印香牀。貝葉駁蒼苔之色。雖營四載。未成一椽。不發廣大之心。孰翫清涼之殿。繇此望門持鉢。擇日鳩材。薰誦之堂。經行之戶。香積之廚。先立乎其大。釘灰之用。土石之工。竹木之費。無才不可爲滿。仗善男子。善女人。共圓弘誓。各發大慈。拂蘆荻之霜。一旦高浮碧瓦。除狐狸之跡。八牕徧爛黃金。試令踟躕搔首。三春曲徑穿來。咫尺回頭。一道煩塵隔斷。沿松谿而覓戶。披梨徑以尋僧。星簷飛翠。乍新鐘磬之音。斗拱留霞。常護雲山之氣。斯時蘿深冬燠。竹疏夜寒。寒潮落堰。恍如指點河沙。畫角吹譙。不減唱提獅吼。溜琉的礫。禮拜隨喜。得未曾有。石磴玲瓏。徘徊其間。不能去焉。此寧特超師之所不憚。虛始。想亦都人士之所樂與觀成者矣。以視半畝荒煙。白社雜豕禽之押。一肩行脚。朱提歸酒色之囊。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偈曰。

堂開西寺衲懸東。

莫說東西了不同。

衆僧請看淮雲月。

還掛普同塔院中。

自述

朱國禎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僂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臚。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衆。其名曰丐計。五十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爭鬪之場。享塞于嶮巖之境。得意尙有疆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旣衰。齒髮非故。子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頤未艾。願爲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母以老子作行屍也。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說。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筆劄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爲話柄。或悼或慍。甚以爲恥。卽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惱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間。自己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則彼逸我勞矣。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閒。將一點靈臺。擾擾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何自苦乃爾。

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顯爲村婆野老而設。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徒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人到氣力竭盡時。卽貧育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爲豪傑。未起而消鎔者爲聖賢。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關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關他。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思。人却引以自命。襲此口吻。長了浮薄。豈當日立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益精。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狠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己長。若說己長，必道人短。

虎豹鱷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孫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卽做好人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若平平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謂竹有節而鬻華，梅有花而鬻葉。松有葉而鬻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是君子，乃插鬢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鬻香，故干霧而蒼。不然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另論。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犯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改考終命爲做僇人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卽是僇，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鬻爲主，沉沉過日，卽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能及。

方揚歛縣人，降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與人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

駢語

雜 集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冰雪。如冶銷金鐵。

鏡凸照人瘦。鏡凹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槐國罔分晝夜。漆園何論春秋。半牕月吐三更月。一枕風涼萬古愁。

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大衆還識此老漢麼。牧童日暮方歸去。織女更殘未睡時。

雨洗淡紅桃花嫩。風撥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

於水鏡中見自己像。于燈月中見自己影。于山谷中聞自己響。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籃

兒盛皓月。無心罈子貯清風。

四海浪平龍睡穩。一天雲淨鶴飛高。何不道騰空仙駕原非鶴。照日驪珠不是龍。脩山主偈曰。是柱不是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花

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着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以上採徐卷石集雜語)

名利中共演一本梨園記。爲名兼爲利。宛似科裏插科。古今來同睡一段黃梁枕。今人道古人恰似夢中說夢。

風細自韻簷鈴。花冷閒飄書案。破月欹天。落衡陽之隻影。高河下露發。嶧山之孤音。

座上有琴尊。燕來燕去皆朋友。山中無曆日。花開花落也春秋。(可作隱居聯)

積牙鉞億萬卷。觸手皆新。何異作掌書傭子。記錦囊千百篇。抽聲是舊。不免作慕詩乞兒。書札所以達朋友。籍書札而行攻擊。是曰聯袂之荆軻。章疏所以格君父。藉章疏而騰誠

浪。是曰鳴珂之優孟。

聽瀑布可滌蒙氣。聽松風可豁煩襟。聽簷雨可止勞慮。聽鳴禽可息機營。聽琴絃可消躁念。聽晨鐘可醒滑腸。聽書聲可束遊想。聽梵音可消塵根。

道列三寶。曰慈儉不敢爲先。聖統一宗。曰明新止于至善。(可作堂聯)(以上採倪允昌醒言)
嶽色江聲。富斂胸中丘壑。松陰花影。爭殘局上山河。倦鳥知還。門栽五柳。谷神不死。頂聚

三花。(可作隱居對)

橫挑勁敵。玉塵揮狼。醉擁胡姬。金丸打鴨。

親兄弟析箸。璧合翻作瓜分。士大夫愛錢。書香化爲銅臭。(以上採雙清)

色專逃禪。霜林之丹樹。清中結伴。秋水之白蘋。

千樹碧雲。張翠幔如斯佳鏡。許鳥相窺。一池皓月吐華燈。此際幽襟。與蟲作語。

傲骨最難諧。獨降心于溪雲山月。支言無可採。惟索解于野鳥幽花。

狂之一字。纔從花酒營生。却被詩書磨殺。傲之一字。纔從眉宇露出。却被肝膽收來。

樵子採香。雲送通仙之藥。漁人釣雨。煙開出蚌之珠。使其奔趨熱焰。不獲吐氣揚眉。何如

結約清脣。猶足蔭芳流美。

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三墳爲瑚璉。諸子爲鼓吹。自奉得無太奢。邀客未必來享。

衛玠之看殺。潘安之擲果。張良之如處子。陳平之如冠玉。英傑內不少美人。羅敷之陌上

桑。蘇蕙之璇璣圖。玳好之擣素。木蘭之邊戍。女流中固多才子。

樹影在床。詩成夢後。雲華滿紙。字在筆先。

蘭佩荷衣。蕉衫藤帶。道人之裝束。自織之與寧藻。插香荷雲載月。逋客之囊囊。誠不以富。

(以上採何仙郎別論)

林籟結竽笙之響。鼓吹詩腸。泉聲振鐘籬之音。節宣禪誦。

軒眉洗耳。臥苔茵以納涼。杖策腰鑿。出芝田而問歲。花結子。竹生孫。坐聽節物之遷。魚會琴。鶴識字。行見先王之化。

遷鶉弄槌。春尖何必寢流。幻月穿林。晚朗正堪濯魄。

咏武公之淇竹。不可諠兮。聞晦老之木犀。吾無隱爾。但取縹緗流覽。何勞盼倩承迎。

(以上採黃俞言集)

類曲閣文娛誌

類曲閣文娛

二九五

